



前漢書



伊8  
1795  
24



食貨志第四下

漢書二十四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凡貨金錢布帛之用夏殷目前其詳靡記云太公為周立九府圓

法李奇曰圓即錢也圓一寸而重九兩師古曰此說非也周官天府玉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職內職金職幣皆掌財幣之官故云九府圓謂均而通也黃金方寸

而重一斤錢圓函方孟康曰外圓而內孔方也輕重呂銖師古曰言黃金以斤為名銖則以銖為重也布帛廣二

尺二寸為幅長四丈為匹故貨寶於金利於刀如淳曰名錢為刀者以其利於民也流於

泉如淳曰流行如泉也布於布如淳曰布於民間束於帛李奇曰束聚也太公退又行之于齊至管仲

相桓公通輕重之權曰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師古曰穰音人常反令有緩急

故物有輕重李奇曰上令急於求米則民重米緩於求米則民輕米人君不理則畜賈游於市師古曰畜讀曰

蓄蓄謂賈人之多蓄積者

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矣師古曰給足也故萬乘之國必有萬金

之賈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賈者利有所并也計本量委則足矣

李奇曰委積也然而民有飢餓者穀有所臧也師古曰言富人多臧穀故令貧者食不足也民有餘則輕之



故人君斂之曰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曰重李奇曰民輕之時為斂羅之重之時

凡輕重斂散之曰時則準平使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臧臧繼官為散也

千萬李奇曰繼落也孟康曰六斛四斗為鍾繼錢貫也管子曰凶戾羅金十繼師古曰孟說是也繼音居兩反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

臧臧繼百萬春曰奉耕夏曰奉耘師古曰奉謂供事也耒耜器械種饌糧食必

取澹焉師古曰種五穀之種也饌字與餉同謂餉田之具也故大賈畜家不得豪奪吾民矣師古曰畜讀曰蓄豪

謂輕侮之也字本作勢益通用耳 桓公遂用區區之齊合諸侯顯伯名師古曰伯讀曰霸其後百

餘年周景王時患錢輕將更鑄大錢應劭曰太於舊錢其價重也單穆公曰不可師古

曰單穆公周大夫單旗單音善 古者天降災戾師古曰戾惡氣也一日戾至也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曰救民

應劭曰資財也量資幣多少有無平其輕重也師古曰凡言幣者皆所以通貨物易有無也故金之與錢皆名為幣也 民患輕則為之作重幣

曰行之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應劭曰母重也其大倍故為母也子輕也其輕少半故為子也民患幣之輕而

物貴為重幣以平之權時而行以廢其輕故曰母權子猶言重權輕也民皆得者本末有無皆得其利也孟康曰重為母輕為子若市八十錢物以母當五十以子三十續之 若不堪

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

應劭曰民患幣重則多作輕錢而行之亦不廢去重者言重者行其貴輕者行其賤也 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

乎民若匱王用將有所乏之將厚取於民師古曰厚猶多也重也民不給將有

遠志是離民也師古曰遠志謂去其本居而散忘也且絕民用曰實王府猶塞川原為潢

沔也師古曰原謂水泉之本也潢沔停水也潢音黃沔音一胡反竭亡日矣王其圖之弗聽卒鑄大錢文

曰寶貨肉好皆有周郭韋昭曰肉錢形也好孔也曰勸農澹不足百姓蒙利焉孟康

曰單穆公曰竭無日矣不得復云百姓蒙利焉臣瓚曰但是不聽不鑄大錢耳猶自從其不廢輕此言母子並用故蒙其利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單旗雖有此言王終自鑄錢果有便故百姓蒙其利

也 秦兼天下幣為二等黃金曰溢為名上幣孟康曰二十兩為溢師古曰收周一斤之制更以溢為金之名

數也高祖初賜張良金百溢此尚秦制也 銅錢質如周錢臣瓚曰言錢之形質如周錢唯文異耳文曰半

兩重如其文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器飾寶臧不為幣然各隨

時而輕重無常漢興曰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莢錢如淳曰如榆莢也師古曰莢音

類 黃金一斤師古曰復周之制更以斤名金而不軌逐利之民畜積餘贏曰稽市物痛

騰躍李奇曰稽貯滯也音灼曰痛甚也言計市物賤豫益畜之物貴而出賣故使物甚騰躍也師古曰不軌謂不循軌度者也言曰其贏餘之財蓄積羣貨使物稽滯在已故市價甚騰

貴今書本痛字或作踊者誤耳踊騰一也不當重累言之畜讀曰畜米至石萬錢馬至匹百金天下已平高祖

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稅租呂困辱之師古曰欲令務農孝惠高后時

為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師古曰弛解也然市井子孫亦不得宦為吏孝

文五年為錢益多而輕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為半兩除盜鑄錢令

使民放鑄師古曰恣其私鑄賈誼諫曰法使天下公得顧租鑄銅錫為錢敢

雜呂鉛鐵為它巧者其罪黥師古曰顧租謂顧庸之直或租其本然鑄錢之情非殺雜為

巧則不可得贏師古曰殺謂亂雜也贏餘利也言不雜鉛鐵則無利也殺音又而殺之甚微為利甚厚師古曰微謂精

人操造幣之執師古曰操持也人人皆得鑄錢也操音千高反各隱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

姦雖黥罪日報其執不止鄭氏曰報論迺者民人抵罪多者一縣百數及

吏之所疑榜笞奔走者甚眾夫縣法呂誘民師古曰縣謂開立之使入陷阱孰

積於此師古曰阱穿地以陷獸也積多也阱音才性反曩禁鑄錢死罪積下蘇林曰下報也積累下報論之也張晏曰死罪者多委積於下

也師古曰蘇說是也下音胡亞反次後亦同今公鑄錢黥罪積下為法若此上何賴焉師古曰賴利也一曰

也師古曰蘇說是也下音胡亞反次後亦同又民用錢郡縣不同或用輕錢百加若干應劭曰時錢重四銖法錢百枚當如此箇數耳而胡廣云若順也干求也當順所求而與之矣或用重錢平稱不受應

之若干枚令滿平也師古曰若干且設數之言也干猶箇也謂或用重錢平稱不受應

錢皆當廢而故與四銖並行民呂其見廢故用輕錢則百加若干用重錢雖呂一當一猶復不受

之是呂郡縣不同也師古曰應說是也稱音尺孕反法錢不立師古曰法錢依法之錢也吏急而壹之虐則大為煩

苛而力不能勝縱而弗呵虐則市肆異用錢文大亂師古曰呵責怒也音火何反苟非

其術何鄉而可哉師古曰鄉讀曰嚮今農事棄捐而采銅者日蕃師古曰蕃多也音扶元反其下

亦釋其耒耨冶鎔炊炭應劭曰鎔形容也作錢模也師古曰鎔音容姦錢日多五穀不為多

多也師古曰言皆采銅鑄錢廢其農業故五穀不多也為音干偽反不為多猶言為之不多也善人怵而為姦邪李奇曰怵誘也動心於姦邪也師古曰怵音先律反

又音黜愿民陷而之刑戮師古曰愿謹也刑戮將甚不詳奈何而忽師古曰詳平也忽忽忘也國

知患此吏議必曰禁之禁之不得其術其傷必大令禁鑄錢則錢

必重師古曰謂法令也重則其利深盜鑄如雲而起師古曰言其多棄市之罪又不足

呂禁矣姦數不勝而法禁數潰銅使之然也師古曰數並音所角反故銅布於天

下其為禍博矣師古曰博大也今博禍可除而七福可致也何謂七福上收

銅勿令布則民不鑄錢黥罪不積一矣偽錢不蕃民不相疑二矣

采銅鑄作者反於耕田三矣銅畢歸於上上挾銅積呂御輕重師古曰

器呂假貴臣多少有制用別貴賤五矣如淳曰古者以銅為兵秦銷鋒鋌鑄金人十二是也呂臨萬

貨呂調盈虛呂收奇羨師古曰調平均也奇殘餘也羨饒溢也奇音居宜反羨音弋戰反則官富實而未民

困六矣師古曰末謂工商之業也制吾棄財呂與匈奴逐爭其民則敵必懷七矣

而為福轉敗而為功今久退七福而行博禍臣誠傷之上不聽是

時吳呂諸侯即山鑄錢富埒天子師古曰即就也埒等也後卒叛逆鄧通大夫也

呂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鄧錢布天下武帝因文景之畜忿胡粵之

害師古曰畜讀曰畜即位數年嚴助朱買臣等招徠東甌事兩粵江淮之間

蕭然煩費矣師古曰蕭然猶騷然勞動之貌唐蒙司馬相如始開西南夷鑿山通道千

餘里呂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師古曰罷讀曰疲彭吳穿穢貊朝鮮置滄海

郡師古曰彭吳人姓名也本皆荒梗始開通之也故言穿也則燕齊之間靡然發動及王恢謀馬邑匈

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天下共其勞師古曰共猶同干戈日滋行

者齋居者送師古曰齋謂將衣食之具以自隨也音子奚反中外騷擾相奉百姓抗傲呂巧法師古曰

者除罪選舉陵夷廉恥相冒師古曰冒蒙也武力進用法嚴令具興利之臣

自此而始師古曰謂桑弘羊東郭咸陽孔僅之屬也其後衛青歲呂數萬騎出擊匈奴遂取河

南地築朔方時又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餽餼師古曰餽亦饋

率十餘鍾致一石師古曰言其勞費用功重散幣於邛犍呂輯之應劭曰邛屬臨邛犍屬犍為晉

數歲而道不通蠻夷因呂數攻吏

字饒古餉字今邛州也犍今犍道縣也輯與集同謂安定也

吏發兵誅之悉巴蜀租賦不足呂更之

李奇曰不足用終更其事也韋昭曰更續也師古曰二說並非也悉盡也更償

也雖盡租賦不足償其功費也更音庚

迺募豪民田南夷入粟縣官而內受錢於都內

服虔曰入穀於

外縣而受粟錢於內府也師古曰此說非也都內京師主臧者也百官公卿表大司農屬官有都內令丞也

東置滄海郡人徒之費疑於

南夷

師古曰疑讀曰疑擬謂比也

又興十餘萬人築衛朔方

師古曰既築其城又守衛之

轉漕甚遠自

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鉅萬

師古曰數十萬乃至百萬萬

府庫並虛迺募民能入

奴婢得呂終身復為郎增秩

師古曰庶人入奴婢則復終身先為郎者就增其秩也一日入奴婢少者復終身多者得為郎舊為郎更增秩

也及入羊為郎始於此此後四年衛青比歲十餘萬眾擊胡

師古曰比歲頻

也斬捕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而漢軍士馬死者十餘

萬兵甲轉漕之費不與焉

師古曰與讀曰豫

於是大司農陳臧錢經用賦稅

既竭不足呂奉戰士

師古曰陳謂列奏之經常也既盡也言常用之錢及諸賦稅並竭盡也

有司請令民得買爵

及贖禁錮免臧罪請置賞官名曰武功爵

臣瓚曰茂陵中書有武功爵一級曰造士二級曰閑輿衛三級曰良

士四級曰元戎士五級曰官首六級曰秉鐸七級曰千夫八級曰樂卿九級曰執戎十級曰政戾庶長十一級曰軍衛此武帝所制以寵軍功師古曰此下云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今瓚所

引茂陵中書止於十一級則計數不足與本文乖矣或者茂陵書說之不盡也

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諸買武功

爵官首者試補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

師古曰五大夫舊二十等爵之第九級也至此呂上始免徭役故每先選呂為

吏千夫者武功十一等爵之第七也亦得免役今則先除為吏比於五大夫也

其有罪又減二等爵得至樂卿

師古曰樂卿者武功

爵第八等也言買爵唯得至第八也此文止論武功爵級而作注者乃呂舊二十等爵解之失其本意故刪而不取

呂顯軍功軍功多用超等

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道雜而多端則官職耗廢

師古曰耗亂也音莫報反

孫弘呂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漢相張湯呂峻文決理為廷尉於是

見知之法生而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矣

張晏曰吏見知不舉劾為故縱官有所作廢格沮敗誹謗則窮治之

也如淳曰廢格天子文法使不行也誹謂非上所行若顏異反唇之比也師古曰沮上壞之音材汝反

其明年淮南衡山江都王謀反

迹見

師古曰蹤跡顯見也

而公卿尋端治之竟其黨與坐而死者數萬人吏益

慘急而法令察

師古曰慘毒也察微視也

當是時招尊方正賢良文學之士或至公

卿大夫公孫弘呂宰相布被食不重味為下先然而無益於俗稍

務於功利矣其明年票騎仍再出擊胡大克獲

師古曰仍頻也

渾邪王率數

萬眾來降

師古曰渾音胡昆反

於是漢發車三萬兩迎之

師古曰一兩一乘

既至受賞賜及

有功之士是歲費凡百餘鉅萬先是十餘歲河決灌梁楚地固已

數困而緣河之郡隄塞河輒壞決費不可勝計其後番係欲省底

柱之漕

師古曰番姓係名也番音普安反係音工系反

穿汾河渠已為溉田鄭當時為渭漕回遠

鑿漕直渠自長安至華陰

師古曰回曲繞也音胡內反

而朔方亦穿溉渠作者各數

萬人歷二三期而功未就費亦各巨鉅萬十數

師古曰謂十萬萬也

天子為伐

胡故盛養馬馬之往來食長安者數萬匹

卒掌者關中不

足迺調旁近郡

師古曰謂調選發之也調音徒鈞反

而胡降者數萬人皆得厚賞衣食仰

師古曰食讀曰飢

給縣官

師古曰仰音牛向反次下亦同

縣官不給

師古曰給足也

天子乃損膳解乘輿駟出御府

禁臧已澹之其明年山東被水災民多飢乏於是天子遣使虛郡

國倉廩已振貧猶不足又募豪富人相假貸

師古曰貸音土戴反次下亦同

尚不能相

救迺徙貧民於關已西及充朔方已南新秦中

應劭曰秦始皇遣蒙恬攘卻匈奴得其河南造陽之

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於

縣官數歲貸與產業使者分部護

師古曰分音扶問反

冠蓋相望費已億計縣

官大空而富商賈或帶財役貧

孟康曰帶音滯音扶問反

轉轂百數

李奇曰轂車也

廢居居

邑

服虔曰居穀於邑也如淳曰居賤物於邑中已待貴也師古曰二說皆未盡也此言或有所廢置有所居蓄而居於邑中已乘時射利也

封君皆氏首仰給

焉

晉灼曰氏音抵距之抵服虔曰仰給於商賈言百姓好末作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封君受封邑者謂公主及列侯之屬也氏首猶俯首也時公主列侯雖有國邑而無餘財其朝夕所須皆俯首而取給於富商大賈後

冶鑄鬻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公家之急黎民

重困

師古曰重音直用反

於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造錢幣已澹用

師古曰澹更改也

而摧浮

淫并兼之徒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自孝文更造四銖

錢至是歲四十餘年從建元已來用少縣官往往即多銅山而鑄

錢

師古曰就多銅之山而鑄錢也

民亦盜鑄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

臣瓚曰鑄錢者多故錢輕輕亦賤也

物益

少而貴

如淳曰民但鑄錢不作餘物故也

有司言曰古者皮幣諸侯已聘享金有三等

黃金為上白金為中赤金為下

孟康曰白金銀也赤金丹陽銅也

今半兩錢法重四銖

北千里地甚好於是為築城郭徙民充之名曰新秦

方雜錯奢儉不同今俗名新富貴者為新秦由是名也

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於

縣官數歲貸與產業使者分部護

師古曰分音扶問反

冠蓋相望費已億計縣

官大空而富商賈或帶財役貧

孟康曰帶音滯音扶問反

轉轂百數

李奇曰轂車也

廢居居

邑

服虔曰居穀於邑也如淳曰居賤物於邑中已待貴也師古曰二說皆未盡也此言或有所廢置有所居蓄而居於邑中已乘時射利也

封君皆氏首仰給

焉

晉灼曰氏音抵距之抵服虔曰仰給於商賈言百姓好末作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封君受封邑者謂公主及列侯之屬也氏首猶俯首也時公主列侯雖有國邑而無餘財其朝夕所須皆俯首而取給於富商大賈後

冶鑄鬻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公家之急黎民

重困

師古曰重音直用反

於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造錢幣已澹用

師古曰澹更改也

而摧浮

淫并兼之徒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自孝文更造四銖

錢至是歲四十餘年從建元已來用少縣官往往即多銅山而鑄

錢

師古曰就多銅之山而鑄錢也

民亦盜鑄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

臣瓚曰鑄錢者多故錢輕輕亦賤也

物益

少而貴

如淳曰民但鑄錢不作餘物故也

有司言曰古者皮幣諸侯已聘享金有三等

黃金為上白金為中赤金為下

孟康曰白金銀也赤金丹陽銅也

今半兩錢法重四銖

北千里地甚好於是為築城郭徙民充之名曰新秦

方雜錯奢儉不同今俗名新富貴者為新秦由是名也

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於

縣官數歲貸與產業使者分部護

師古曰分音扶問反

冠蓋相望費已億計縣

官大空而富商賈或帶財役貧

孟康曰帶音滯音扶問反

轉轂百數

李奇曰轂車也

廢居居

邑

服虔曰居穀於邑也如淳曰居賤物於邑中已待貴也師古曰二說皆未盡也此言或有所廢置有所居蓄而居於邑中已乘時射利也

封君皆氏首仰給

焉

晉灼曰氏音抵距之抵服虔曰仰給於商賈言百姓好末作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封君受封邑者謂公主及列侯之屬也氏首猶俯首也時公主列侯雖有國邑而無餘財其朝夕所須皆俯首而取給於富商大賈後

冶鑄鬻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公家之急黎民

重困

師古曰重音直用反

於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造錢幣已澹用

師古曰澹更改也

而摧浮

淫并兼之徒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自孝文更造四銖

錢至是歲四十餘年從建元已來用少縣官往往即多銅山而鑄

錢

師古曰就多銅之山而鑄錢也

民亦盜鑄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

臣瓚曰鑄錢者多故錢輕輕亦賤也

物益

少而貴

如淳曰民但鑄錢不作餘物故也

有司言曰古者皮幣諸侯已聘享金有三等

黃金為上白金為中赤金為下

孟康曰白金銀也赤金丹陽銅也

今半兩錢法重四銖

鄭氏曰其文為半兩實為四銖也而姦或盜摩錢質而取銖如淳曰錢一面有文一面幕幕為質民盜摩漫面而取其銖呂更鑄作錢也臣

瓚曰許慎云銖銅屑也摩錢漫面呂取其屑更呂鑄錢西京黃圖敘曰民摩錢取屑是也師古曰銖音浴瓚說也

錢益輕薄而物貴則遠方師古曰績繡也繪五絲而為之用幣煩費不省乃呂白鹿皮方尺緣呂績師古曰績繡也繪五絲而為之為皮幣直四

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呂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白

金如淳曰雜鑄銀錫為白金呂為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

品其一曰重八兩圜之其文龍名白撰直三千二曰呂重差小方

之其文馬直五百晉灼曰呂半斤之重差為三品此重六兩則下品重四兩也三曰復小楮之其文龜直

三百師古曰楮圓而長也音佗果反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重如其文盜鑄諸

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犯者不可勝數於是呂東郭咸陽孔僅為

大農丞師古曰二人也姓東郭名咸陽姓孔名僅僅音鉅刃反領鹽鐵事而桑弘羊貴幸咸陽齊之大

鸞鹽孔僅南陽大冶皆致產累千金故鄭當時進言之弘羊洛陽

賈人之子呂心計師古曰不用籌算年十三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豪矣

法既益嚴吏多廢免兵革數動民多買復師古曰入財於官呂取優復復音方日反及五大夫

千夫徵發之士益鮮師古曰鮮少也音先淺反於是除千夫五大夫為吏不欲者出

馬如淳曰千夫五大夫不欲為吏者令之出馬也故吏皆適令伐棘上林作昆明池師古曰適讀曰謫謫責罰也呂其久

為姦利其明年大將軍票騎大出擊胡賞賜五十萬金軍馬死者十餘

萬匹轉漕車甲之費不與焉師古曰與讀曰豫是時財匱師古曰匱空也戰士頗不得

祿矣有司言三銖錢輕輕錢易作姦詐迺更請郡國鑄五銖錢周

郭其質令不可得摩取鉛孟康曰周市為郭文漫皆有大農上鹽鐵丞孔僅咸陽言

師古曰奏上其言也山海天地之臧宜屬少府陛下弗私呂屬大農佐賦願募

民自給費因官器作鸞鹽官與牢盆蘇林曰牢價直也今世人言願手牢如淳曰牢廩食也古者各廩為牢盆鸞鹽盆也

師古曰牢蘇說是也齋古煮字也

浮食奇民欲擅幹山海之貨師古曰幹謂主領也讀與管同呂致富羨役

利細民師古曰羨饒也音弋戰反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敢私鑄鐵器鸞鹽者鈇左

趾師古曰鈇足針也音徒計反沒入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鄧展曰鑄故鐵使屬在所



縣使僅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師古曰舉皆也普天之作官府師古曰主

納之處也除故鹽鐵家富者為吏吏益多賈人矣商賈已幣之變多積貨

逐利於是公卿言郡國頗被災害貧民無產業者募徙廣饒之地

陛下損膳省用出禁錢已振元元寬貸而民不齊出南畝師古曰言

不皆務耕種也商賈滋眾貧者畜積無有皆仰縣官師古曰畜讀曰異時算軺車

賈人之緡錢皆有差師古曰異時言往時也軺小車也緡謂錢買也軺音弋昭反緡音武巾反請算如故諸賈人末

作賈貸賣買居邑貯積諸物師古曰賈賒也貸假與也及商已取利者雖

無市籍各已其物自占師古曰占隱度也各隱度其財物多少而為各簿送之於官也占音之瞻反率緡錢二千而

算一師古曰率計有二千錢者則出一算諸作有租及鑄如淳曰已手力所作而賣之者率緡錢四千算一非

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軺車一算師古曰比例也身非為吏之例非為三老非為北邊騎士而有軺車皆令出一算比音必寐反

商賈人軺車二算如淳曰商賈人有軺車又使多出一算重其賦船五丈已上一算匿不自占占

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師古曰悉盡也有能告者已其半畀之師古曰畀與也音必寐反賈

人有市籍及家屬皆無得名田師古曰一人有市籍則身及家內皆不得有田也已便農敢犯令

沒入田貨是時豪富皆爭匿財唯卜式數求入財已助縣官天子

迺超拜式為中郎賜爵左庶長田十頃布告天下已風百姓師古曰

諷初式不願為官上強拜之稍遷至齊相語自在其傳孔僅使天

下鑄作器三年中至大司農列於九卿而桑弘羊為大司農中丞

管諸會計事稍稍置均輸已通貨物始令吏得入穀補官郎至六

百石師古曰吏更遷補高官郎又就增其秩得至六百石也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而赦吏民之坐

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赦自出者

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氏無慮皆鑄金錢矣師古曰氏讀曰

猶言大凡也無慮亦謂大率無小計慮耳犯法者眾吏不能盡誅於是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分

行郡國師古曰行音下更反舉并兼之徒守相為利者師古曰守郡守也相諸侯相而御史大夫

張湯方貴用事減宣杜周等為中丞師古曰減姓也音減省之減義縱尹齊王温舒

等用急刻為九卿直指夏蘭之屬始出蘇林曰夏蘭人姓名而大農顏異誅矣

初異為濟南亭長呂廉直稍遷至九卿上與湯既造白鹿皮幣問

異異曰今王侯朝賀已倉壁直數千而其皮薦反四十萬本末不

相稱天子不說師古曰說讀曰悅湯又與異有隙及人有告異呂它議事下

湯治異與客語客語初令下有不便者李奇曰異與客語道詔令初下有不便處異不應徵反

屑師古曰蓋非之湯奏當異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非師古曰當謂處斷其罪論死自

是後有腹非之法比師古曰比則例也讀如字又音必寐反而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天下

既下緡錢令而尊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告緡錢縱矣

師古曰縱放也放令相告言也郡國鑄錢民多姦鑄師古曰謂巧鑄之雜鉛錫錢多輕而公卿請令京師

鑄官赤仄應劭曰所謂子紺錢也如淳曰呂赤銅為其一當五賦官用非赤仄不

得行師古曰充賦及給官用皆令呂赤仄白金稍賤民弗寶用縣官已令禁之無益歲餘

終廢不行是歲湯死而民不思其後二歲赤仄錢賤民巧法用之

不便又廢於是悉禁郡國毋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既多而令

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前所鑄錢皆廢銷之輸入其銅三

官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師古曰言無利唯真工大姦迺盜為

之師古曰其術巧妙故得利楊可告緡徧天下如淳曰告緡令楊可所告言也師古曰此說非也楊可據令而發動之故天下皆被告中家已

上大氏皆遇告杜周治之獄少反者如淳曰治匿緡之罪其獄少有反者蘇林曰反音幡師古曰幡謂從輕而出迺

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服虔曰分曹職案行也師古曰服說非也曹輩也分輩而出為使也往往即治郡國

緡錢師古曰就其所在而治也得民財物已億計奴婢已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

縣百餘頃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已上大氏破民媮甘食好衣

不事畜臧之業師古曰媮苟且也而縣官已鹽鐵緡錢之故用少饒矣益廣

開置左右輔初大農幹鹽鐵官布多置水衡欲已王鹽鐵及楊可

告緡上林財物眾迺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充滿益廣是時粵欲

與漢用船戰逐孟康曰水戰相逐也迺大修昆明池列館環之師古曰環繞也治樓船高

十餘丈旗織加其上師古曰織讀曰熾音昌志反甚壯於是天子感之迺作柏梁臺

高數十丈宮室之修繇此日麗迺分緡錢諸官而水衡少府太僕

大農各置農官往往即郡縣比沒入田田之師古曰即就也此謂比者所沒入也其沒入

奴婢分諸苑養狗馬禽獸及與諸官官益雜置多如淳曰水衡少府太僕司農皆有農官是為多

足師古曰度計也音大各反所忠言世家子弟富人或鬪雞走狗馬弋獵博戲亂齊

民如淳曰世家謂世有祿秩家也齊等也無有貴賤謂之齊民若今言平民矣晉灼曰中國被教齊整之民也師古曰所姓也忠名也武帝之近臣郊祀志云公孫卿因所忠言寶鼎石慶傳云欲請詔近臣所忠廣川王傳云言漢公卿及幸臣所忠司馬相如傳云所忠往取書考其蹤迹此並一人也而說者或曰為所忠信之人此釋大謬齊等之義如說是也迺徵諸

犯令相引數千人名曰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郎選衰矣應劭曰株根本也送

致也如淳曰株帶也諸坐博戲事決為徒者能入錢得補郎李奇曰先至者為魁株也師古曰言被牽引者為其根株所送當充徒役而能入財者即當補郎

是時山東被

河災及歲不登數年人或相食方二三千里天子憐之令飢民得

流就食江淮間欲畱畱處師古曰流謂恣其行移若水之流至所在有欲住者亦畱而處之使者冠蓋相屬

於道護之師古曰屬聯續也音之欲反下巴蜀粟呂振焉明年天子始出巡郡國東

度河河東守不意行至不辯自殺行西踰隴卒孟康曰踰度也卒倉卒也從官不得

食隴西守自殺於是上北出蕭關從數萬騎行獵新秦中呂勒邊

兵而歸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徼晉灼曰徼塞也臣瓚曰既無亭候又不徼循無禦邊之備故誅北地太守師古曰晉說是也於

是誅北地太守呂下而令民得畜邊縣孟康曰令得畜牧於邊縣官假馬母三歲而

歸及息什一呂除告緡用充入新秦中李奇曰邊有官馬今令民能畜官母馬者滿三歲歸之十母馬還官一駒此為

息什一也師古曰官得母馬之息呂給用度得充實秦中人故除告緡之令也

既得寶鼎立后土泰一祠公卿白議封

禪事而郡國皆豫治道修繕故宮及當馳道縣縣治宮儲設共具

而望幸明年南粵反西羌侵邊天子為山東不澹赦天下

囚因南方樓船士二十餘萬人擊粵發三河呂西騎擊羌又數萬

人度河築令居師古曰初置張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

田官斥塞卒六十萬人戍田之師古曰開田始開屯田也斥塞廣塞令卻初置二郡故塞更廣也呂開田之官廣塞之卒戍而田也

中國繕道餽糧遠者三千近者千餘里皆仰給大農師古曰仰音牛邊

兵不足廼發武庫工官兵器已澹之車騎馬乏縣官錢少買馬難

得廼著令令封君已下至三百石吏已上差出牡馬天下亭亭有

畜字馬歲課息齊相上式上書願父子死南粵天子下詔褒揚賜

爵關內侯黃金四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天下莫應列侯已百數

皆莫求從軍至飲耐少府省金李奇曰省視也至嘗耐飲而列侯坐耐金

失侯者百餘人廼拜上式為御史大夫式既在位見郡國多不便

縣官作鹽鐵器苦惡如淳曰苦或作鹽鹽不攻嚴也臣瓚曰謂作鐵器民患苦其不賈

貴師古曰鹽鐵並或彊令民買之而船有算商者少物貴廼因孔僅言

船算事上不說師古曰說音悅漢連出兵三歲誅羌滅兩粵番禺已西至蜀

南者置初郡十七晉灼曰元鼎六年定越地已為南海蒼梧鬱林台浦交趾九真日南珠

夷傳所置犍為零陵益州郡凡十七且已其故俗治無賦稅南陽漢中已往各已地比給

初郡吏卒奉食幣物傳車馬被具師古曰地比謂依其次第自近及遠也而初

郡又時時小反殺吏漢發南方吏卒往誅之間歲萬餘人師古曰間

費皆仰太農太農已均輸調鹽鐵助賦故能澹之然兵所過縣縣

已為訾給毋之而已不敢言輕賦法矣其明年元封元年上式貶

為太子太傅而桑弘羊為治粟都尉領太農盡代僅幹天下鹽鐵

師古曰代孔僅弘羊已諸官各自市相爭物已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

其儻費師古曰儻顧也言所輸賦物不足償其餘顧庸之費也儻音子就反廼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

郡國各往往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已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

貶者為賦而相灌輸置平準於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召工官治車

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則賣之賤則買

之如此富商大賈亡所牟大利如淳曰牟取也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躍故

抑天下之物名曰平準天子已為然而許之於是天子北至朔方

東封太山巡海上旁北邊師古曰旁音步浪反歸師古曰旁音步浪反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

錢金師古曰錢音步浪反呂鉅萬計皆取足大農弘羊又請令民得入粟補吏及罪師古曰復音方目反已贖令民入粟甘泉各有差師古曰復音方目反已復終身不復告緡它郡各輸

急處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

倉滿邊餘穀諸均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弘

羊賜爵左庶長師古曰第十等爵黃金者再百焉師古曰凡再賜百金是歲小旱上令百

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師古曰衣音於既反今弘羊令吏坐

市列販物求利師古曰市列謂列肆亨弘羊天乃雨師古曰亨音普庚反久之武帝疾病拜

弘羊為御史大夫昭帝即位六年詔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問師古曰難呂

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皆對願罷鹽鐵酒權均輸官毋與天下爭利

視師古曰視讀曰示呂儉節然後教化可興師古曰難呂為此國家大

業所師古曰難呂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不可廢也迺與丞相千秋共奏罷

酒酤弘羊自師古曰難呂為國興大利伐其功欲為子弟得官怨望大將軍

霍光遂與上官桀等謀反誅滅宣元成哀平五世亡所變改元帝

時嘗罷鹽鐵官三年而復之貢禹言鑄錢采銅一歲十萬人不耕

民坐盜鑄陷刑者多富人臧錢滿室猶無厭足民心動搖棄本逐

末耕者不能半姦邪不可禁原起於錢疾其末者絕其本宜罷采

珠玉金銀鑄錢之官毋復師古曰租銖謂計其所賣物價呂為幣除其販賣租銖之律

易待錢布帛不可尺寸分裂禹議亦寢自孝武元狩五年三官初

鑄五銖錢至平帝元始中成錢二百八十億萬餘云王莽居攝變

漢制師古曰銖謂計其所賣物價呂周錢有子母相權於是更造大錢徑寸二分重十二銖文

曰大錢五十又造契刀錯刀契刀其環如大錢身形如刀長二寸

文曰契刀五百錯刀張晏曰案今所見契刀錯刀形質如呂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

前漢二十四  
大錢而肉好輪厚異於此大錢形如大刀環矣契刀身形負不長二寸也其文左曰契右曰刀無  
五百字也錯刀則刻之作字也呂黃金填其文上曰一下曰刀二刀泉甚不與志相應也似扎單  
差錯文字磨滅故耳師古曰張說非也王莽錢與五銖錢凡四品並行莽即真呂  
刀今並尚在形質及文與志相合無差錯也

為書劉字有金刀迺罷錯刀契刀及五銖錢而更作金銀龜貝錢

布之品名曰寶貨小錢徑六分重一銖文曰小錢直一次七分三

銖曰么錢一十師古曰么小也音一堯反次八分五銖曰幼錢二十次九分七銖曰

中錢三十次一寸九銖曰壯錢四十因前大錢五十是為錢貨六

品直各如其文黃金重一斤直錢萬朱提銀重八兩為一流直一

千五百八十師古曰朱提縣名屬犍為出善銀朱音殊提音上支反它銀一流直千是為銀貨二品元

龜距冉長尺二寸孟康曰冉龜甲緣也距至也度背兩邊緣尺二寸也臣瓚曰元大也直二千一百六十為大

貝十朋蘇林曰兩貝為朋朋直二百一十六元龜十朋故二千一百六十也公龜九寸直五百為壯貝十朋侯

龜七寸直三百為么貝十朋子龜五寸直百為小貝十朋是為龜寶四品大貝四寸八分直上二枚為一朋直二百一十

六壯貝三寸六分直上二枚為一朋直五十么貝二寸四分直上

二枚為一朋直三十小貝寸二分直上二枚為一朋直十不盈寸

二分漏度不得為朋率枚直錢三是為貝貨五品大布次布弟布

壯布中布差布厚布幼布么布小布小布長寸五分重十五銖文

曰小布一百自小布直上各相長一分相重一銖文各為其布名

直各加一百上至大布長一寸四分重一兩而直千錢矣是為布

貨十品師古曰布亦錢耳謂之布者言其分布流行也凡寶貨五物六名二十八品鑄作錢布皆

用銅殺呂連錫孟康曰連錫之別名也李奇曰鉛錫璞名曰連應劭曰連以銅師古曰孟錫並知連非錫矣文質周郭放漢五銖錢云師古曰放依也音甫往反其金銀與它物雜

色不純好龜不盈五寸貝不盈六分皆不得為寶貨元龜為蔡非

四民所得居如淳曰臧文仲居蔡謂此也說謂蔡國出大龜也臣瓚曰蔡是大龜之名也書曰九江納錫大龜大龜又不出蔡國也若龜出楚不可名龜為楚也師古曰瓚說非也本呂蔡出善龜有者入大卜受直百姓憤亂其貨不行民私呂五

故因名大龜為蔡耳

銖錢市買莽患之下詔敢非井田挾五銖錢者為惑眾投諸四裔  
呂御魑魅於是農商失業食貨俱廢民涕泣於市道坐賣買田宅  
奴婢鑄錢抵罪者自公卿大夫至庶人不可稱數莽知民愁迺但  
行小錢直一與大錢五十二品並行龜貝布屬且寢莽性躁擾不  
能無為每有所興造必欲依古得經文國師公劉歆言周有泉府  
之官收不讐與欲得師古曰讐讀曰售言賣不售者官收取之無而欲得者官出與之即易所謂理財正辭  
禁民為非者也師古曰易下繫辭曰理財正辭禁人為非曰義言財貨辭訟正乃得人不得人為非合事宜莽乃下詔曰夫周禮  
有賒貸師古曰周禮泉府之職曰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凡人之貸者與其有之其從官貸物者呂共其所屬吏定價而後與之各呂其國服事之稅樂語有五均鄧展曰元語河間獻王所傳道五均事臣瓚曰其文云天子取諸侯之士呂立五均則市無二賈四民常均彊者不得困弱富者不得要貧則公家有餘恩及小民矣傳記各有幹  
焉今開賒貸張五均設諸幹者所呂齊眾庶抑并兼也遂於長安  
及五都立五均官更名長安東西市令及洛陽邯鄲臨淄宛成都

市長皆為五均司市稱師東市稱京西市稱畿洛陽稱中餘四都  
各用東西南北為稱皆置交易丞五人錢府丞一人工商能采金  
銀銅連錫登龜取貝者如淳曰登進也龜有靈故言登皆自占司市錢府順時氣而取  
之師古曰各呂其所采取之物自隱實於司市錢府也占音之漸反其下並同又呂周官稅民凡田不耕為不殖出  
三夫之稅城郭中宅不樹藝者為不毛師古曰樹藝謂種樹果木及菜蔬出三夫之布  
民浮游無事出夫布一匹其不能出布者宀作縣官衣食之師古曰宀散也  
音人勇反衣音於既反食讀曰飲諸取眾物鳥獸魚鼈百蟲於山林水澤及畜牧者嬪  
婦桑蠶織紵紡績補縫師古曰機縷曰紅音人禁反工匠醫巫卜祝及它方技商販  
賈人坐肆列里區謁舍如淳曰居處所在為區謁舍今之客舍也皆各自占所為於其在所之  
縣官除其本計其利十一分之一而呂其一為貢敢不自占自占不  
呂實者盡沒入所采取而作縣官一歲諸司市常呂四時中月實  
定所掌師古曰中讀曰仲為物上中下之賈師古曰賈讀曰價其下並同各自用為其市平毋

拘它所眾民賣買五穀布帛絲繇之物周於民用而不讐者師古曰

售下亦類此也均官有呂考檢厥實用其本賈取之毋令折錢師古曰折音上列反萬物

印貴過平一錢則呂平賈賣與民師古曰印物價起音五剛反亦讀曰仰其賈氏賤減平者

聽民自相與市師古曰貴既為印賤則為氏音丁奚反呂防貴庾者師古曰庾積也呂防民積物待貴也民欲祭祀

喪紀而無用者錢府呂所入工商之貢但賒之師古曰但空也徒也言空賒與之不取息利也祭

祀無過旬日喪紀毋過三月民或乏絕欲貸呂治產業者均授之

除其費計所得受息毋過歲什一師古曰均謂各依先後之次除其費謂衣食之費已用者也義和魯匡

言名山大澤鹽鐵錢布帛五均賒貸幹在縣官師古曰幹謂主領也唯酒酤獨

未幹酒者天之美祿帝王所呂頤養天下享祀祈福扶衰養疾百

禮之會非酒不行故詩曰無酒酤我師古曰小雅伐木之詩也酤買也言王於族人恩厚要在燕飲無酒則買而飲之

而論語曰酤酒不食師古曰鄉黨所說孔子齊之時也二者非相反也夫詩據承平之

世酒酤在官和旨便人可呂相御也師古曰旨美也御進論語孔子當周衰亂

酒酤在民薄惡不誠是呂疑而弗食今絕天下之酒則無呂行禮

相養放而亡限則費財傷民請法古令官作酒呂二千五百石為

一均率開一盧呂賣如淳曰酒家開肆待客設酒壚故呂壚名肆臣瓚曰盧酒瓮也言酒之區也呂其一邊高形如鍛家盧故取名耳非即謂火盧及酒瓮也此言雙五十釀為準豈一瓮乎廣漢所破盧及器盧亦謂所居器瓮之處耳雙五十釀為準

一釀用麤米二斛麴一斛得成酒六斛六斗各呂其市月朔米麴

三斛并計其賈而參分之師古曰參三也呂其一為酒一斛之平除米麴本

賈計其利而什分之呂其七入官其三及醋截灰炭師古曰截酢漿也音才代反給

工器薪樵之費義和置命士督五均六幹郡有數人皆用富賈洛

陽薛子仲張長叔臨菑姓偉等如淳曰姓姓名偉也乘傳求利交錯天下師古曰傳音張

總反因與郡縣通姦多張空簿師古曰簿計簿也音步戶反府臧不實百姓俞病莽知

民苦之復下詔曰夫鹽食肴之將師古曰將大也一說為食肴之將帥酒百藥之長嘉會

之好鐵曰農之本名山大澤饒衍之臧五均賒貸百姓所取平印



呂給澹師古曰叩音牛鐵布銅冶通行有無備民用也此六者非編戶

齊民所能家作師古曰家謂家家自作也必叩於市雖貴數倍不得不買豪民富賈

即要貧弱先聖知其然也故幹之每一幹為設科條防禁犯者臯

至死姦吏猾民並侵眾庶各不安生後五歲天鳳元年復申下金

銀龜貝之貨頗增減其賈直而罷大小錢改作貨布長二寸五分

廣一吋首長八分有奇師古曰奇音居宜反謂有餘也廣八分其圓好徑二分半師古曰好孔也

足枝長八分間廣二分其文右曰貨左曰布重二十五銖直貨泉

二十五貨泉徑一寸重五銖文右曰貨左曰泉枚直一與貨布二

品並行又呂大錢行久罷之恐民挾不止迺令民且獨行大錢與

新貨泉俱枚直一並行盡六年毋得復挾大錢矣每壹易錢民用

破業而大陷刑莽呂私鑄錢死及非沮寶貨投四裔犯法者多不

可勝行迺更輕其法私鑄作泉布者與妻子沒入為官奴婢吏及

比伍知而不舉告與同罪師古曰比音頻寐反非沮寶貨民罰作一歲吏免官犯

者俞眾及五人相坐皆沒入郡國檻車鐵鎖傳送長安鍾官師古曰鍾官主

鑄錢者愁苦死者什六七作貨布後六年匈奴侵寇甚莽大募天下囚

徒人奴名曰豬突豨勇服虔曰豬性觸突人故取呂喻師古曰東方名豕曰豨一曰豨豕走也音許豈反壹切稅吏民

訾三十而取一又令公卿呂下至郡縣黃綬吏皆保養軍馬師古曰保養者不

許其死傷吏盡復呂與民師古曰轉令百姓養之民搖手觸禁不得耕桑繇役煩劇師古曰繇讀曰

也而枯旱蝗蟲相因又用制作未定上自公侯下至小吏皆不得

奉祿而私賦斂貨賂上流獄訟不決吏用苛暴立威劾緣莽禁侵

刻小民師古曰勿依也音步浪反富者不得自保貧者無呂自存起為盜賊依阻山

澤吏不能禽而覆蔽之浸淫日廣師古曰浸淫猶漸染也它皆類此於是青徐荆楚之

地往往萬數戰鬪死亡緣邊四夷所係虜陷罪飢疫人相食及莽

未誅而天下戶口減半矣自發豬突豨勇後四年而漢兵誅莽後

二年世祖受命盪滌煩苛復五銖錢與天下更始

贊曰易稱哀多益寡稱物平施師古曰謙卦象辭哀取也言取於多者曰益少者故萬物皆稱而施與平也哀音薄侯反書云

楸遷有無應劭曰楸勉也遷徙也言天下食貨有無相通足也師古曰楸勉天下遷徙有無使相通也周有泉府之官師古曰司徒之屬官也掌市之征布斂市貨之不便貨之滯於人用者曰其價買之而孟子亦非狗彘食人之食不知斂應劭曰養狗彘者使食人之食而不知曰法度斂之也師古曰孟子野有餓莩而弗知發鄭氏曰發

孟軻之書言歲豐孰菽粟饒多狗彘食人之食此時可斂之也故管氏之輕重服虔曰作輕重音葉有悔之葉零落也人有餓死零落者不知發倉廩故管氏之輕重貨在管子書

李悝之平糴弘羊均輸壽昌常平亦有從徠師古曰言所從徠久矣顧古為之有

數吏良而令行師古曰顧思念故民賴其利萬國作乂師古曰及孝武時國用

饒給而民不益賦其次也至于王莽制度失中姦軌弄權官民俱

竭亡次矣

食貨志第四下

食貨志第四下

漢書二十四

漢書二十四

郊祀志第五上

漢書二十五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洪範八政三曰祀師古曰祀謂祭祀也祀者所曰昭孝事祖通神明也旁及四

夷莫不修之下至禽獸豺獾有祭師古曰禮記月令季秋之月豺祭獸孟春之月獾祭魚豺擊搏之獸形似狗獾水居而食魚祭

者神或降之師古曰爽明也齊讀曰齋齋肅莊敬也是曰聖王為之典禮民之精爽不貳齊肅聰明

神之處位為之牲器使先聖之後能知山川敬於禮儀明神之事

者曰為祝能知四時犧牲壇場上下氏姓所出者曰為宗應劭曰上下謂天地

之屬神也氏姓王族之別也宗大宗也臣瓚曰宗宗伯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祝謂主祭之贊詞者積土為壇平地為場氏姓謂神本所出及見所當為主者也宗宗人主神之列位尊卑者也春秋左氏傳曰號公使祝應宗區享神也又云祝宗用馬于四墉並非宗伯及大宗也故有神民之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

民神異業敬而不黷師古曰黷汗故神降之嘉生應劭曰嘉穀也師古曰嘉生謂眾瑞民曰物

序孟康曰各有分敘也災禍不至所求不匱師古曰匱乏也及少昊之衰九黎亂德孟康曰少昊時

序孟康曰各有分敘也災禍不至所求不匱師古曰匱乏也及少昊之衰九黎亂德孟康曰少昊時

諸侯作亂者也章昭曰黎氏九人也

民神雜擾不可放物師古曰放依也物事也放音甫往反家為巫史享祀無度

續齊明而神弗蠲師古曰齊讀曰齋蠲絜也嘉生不降禍災荐臻莫盡其氣師古曰言不究其性

命顓頊受之廼命南正重司天呂屬神命火正黎司地呂屬民應劭曰黎

陰官也火數二二地數也故火正司地呂屬萬民師古曰屬委也呂其事委之也屬音之欲反使復舊常亡相侵黷自共工氏霸

九州其子曰句龍能平水土死為社祠師古曰共工氏在太昊炎帝之間無祿而王故謂之霸句讀曰鈞有

烈山氏王天下其子曰柱能殖百穀死為稷祠師古曰烈山氏炎帝故郊祀社

稷所從來尚矣師古曰尚上也謂起於上古虞書曰舜在璿璣玉衡呂齊七政師古曰

典也在察也璿美玉也璣轉而衡平以玉為璣衡謂渾天儀也七政日月五星也言舜觀察璣衡以齊同日月五星之政度合天意遂類于上帝禋于六

宗孟康曰六宗星辰風伯雨師司中司命一說云乾埤六子又一說天宗三日月星辰地宗三泰山河海或曰天地間游神也師古曰類以類祭也上帝天也繫精以祀謂之禋六宗之義說者

多矣乾坤六子其最通乎望秩于山川徧于羣神師古曰望謂在遠者望而祭之秩次也羣神丘陵墳衍之屬揖五瑞師古

與輯同揖合也五瑞公侯伯子男之瑞玉擇吉月日見四嶽諸牧班瑞師古曰四嶽諸牧謂四方諸侯也班布也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師古曰狩守也諸侯為天子守土故巡行岱宗泰山也柴望秩于山川師古曰柴

積柴而燔遂見東后東后者諸侯也師古曰后君也東方諸侯故謂之東后也合時月正日同律度

量衡師古曰時四時也月十二月也日三百六十日律六律也度尺丈也量斛斗也衡斤兩也修五禮五樂師古曰五禮吉凶賓軍嘉也五樂謂春則琴瑟夏則

笙竿季夏則鼓秋則鐘冬則磬也五樂尚書作五玉今志亦有作五玉者五玉即五瑞師古曰三帛玄纁黃也贊者所執以爲禮也

五月巡狩至南嶽南嶽者衡山也八月巡狩至西嶽西嶽者華山也十一月巡狩至北嶽北嶽者恒山也皆如岱宗之禮中

嶽嵩高也五載一巡狩師古曰此以上皆舜典所載禹遵之後十三世至帝孔甲淫

德好神神黷二龍去之應劭曰夏帝孔甲天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其後媿黷媿神故龍去之其後十三世湯伐

桀欲褻夏社不可作夏社應劭曰遭大旱七年明德以薦而旱不止故遷社以棄代為稷欲遷句龍德莫能繼故作夏社說不可遷之義也師

古曰遷古遷字夏社尚書篇名今則序在而書亡逸廼遷烈山子柱而呂周棄代為稷祠後八世帝

太戊有桑穀生於廷一暮大拱師古曰穀即今之楮樹也其字從木合兩手曰拱懼伊陟曰祗不

勝德師古曰伊陟太戊臣伊尹之子太戊修德桑穀死伊陟贊巫咸孟康曰巫咸殷賢臣贊說也謂伊陟說其意也師古

曰因此作咸又四篇事見商書序其篇亦亡逸也後十三世帝武丁得傳說為相師古曰說讀曰悅殷復興

焉稱高宗有雉登鼎耳而雉師古曰雉鳴音工豆反武丁懼祖已曰修德武丁從

之位曰永寧師古曰事見商書說命及高宗彤日祖已殷之賢臣後五世帝乙嫚神而震死師古曰帝乙武乙也為韋

囊盛血仰而射之號曰射天後遇雷震而死後三世帝紂淫亂武王伐之由是觀之始未嘗不

肅祇後稍怠嫚也周公相成王王道大洽制禮作樂天子曰明堂

辟雍師古曰明堂辟雍解在平紀諸侯曰泮宮師古曰泮之言半也制度半於天子之辟雍也泮音普半反郊祀后稷曰配

天宗祀文王於明堂曰配上帝師古曰郊祀祀於郊也后稷周之始祖也宗尊也文王周始受命之王上帝太微五帝也四海

之內各曰其職來助祭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懷柔百神咸秩無

文師古曰懷來也柔安也言招來百神而安處之也稱百者言其多也秩序也舊無禮文者皆以次序而祭之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

師古曰江河淮濟為四瀆瀆者發源而注海者也視謂其禮物之數也而諸侯祭其疆內名山大川師古曰疆境也大夫祭

門戶井竈中雷五祀韋昭曰古者穴居故各室中為中雷士庶人祖考而已各有典禮而

淫祀有禁後十三世世益衰禮樂廢幽王無道為犬戎所敗平王

東徙維音丁秦襄公攻戎救周列為諸侯而居西自曰為主少昊之

神作西時祠白帝其牲用騊駼黃牛羝羊各一云師古曰騊赤馬黑驢尾也羝牡羊也騊音雷羝

其後十四年秦文公東獵汧渭之間師古曰汧渭二水名汧音牽卜居之而古文

公薨黃虵自天下屬地師古曰屬著也音之欲反其口止於鄜郿李奇曰鄜音孚三輔謂山阪間為衍晉灼曰左馮翊

之於是作鄜時用三牲郊祭白帝焉自未作鄜時而雍旁故有吳

陽武時李奇曰於旁有吳陽地也雍東有好時皆廢無祀或曰自古曰雍州積高神

明之隩師古曰土之可居者曰隩音於六反故立時郊上帝諸神祠皆聚云蓋黃帝時嘗

用事雖晚周亦郊焉師古曰晚謂末時也其語不經見縉紳者弗道李奇曰縉插也插笏於紳紳大

帶也臣瓚曰縉赤白色也紳大帶也左氏傳有縉雲氏師古曰李云縉插是也字本作摺

插笏於大帶與革帶之間耳非插於大帶也或作薦紳者亦謂薦笏於紳帶之間其義同

作鄜時後九年文公獲若石云于陳倉北阪城祠之蘇林曰質如石似肝師古曰陳倉之北阪上城中也云語

也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也常曰夜光輝若流星從東方來集

于祠城若雉雉其聲殷殷云野雞夜鳴師古曰殷殷聲也云傳聲之亂也野雞亦雉也避呂后諱故曰野雞言陳寶若

也

也

也

來而有聲則野雞皆鳴以應之也上臣瓚曰陳倉縣有寶夫人祠或一歲二歲與葉君合言雄雉下言野雞史駁文也殷音隱 巨一牢祠之名曰陳寶

子孫飲馬於河遂都雍雍之諸祠自此興用三百牢於鄜時作伏師古曰即

祠孟康曰六月伏日也周時無至此乃有之師古曰伏者謂陰氣將起迫於殘陽而未得升故為臧伏因名伏日也立秋之後以金代火金畏於火故至庚日必伏庚金也 磔狗

邑四門曰御蠱災後四年秦宣公作密時於渭南祭青帝後十三

年秦穆公立病臥五日不寤師古曰寤覺也寤迺言夢見上帝師古曰上

上帝命穆公平晉亂史書而藏之府師古曰府而後世皆曰上天穆

公立九年齊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師古曰葵丘會在僖九

東封禪者封土於山而禪祭於年葵丘在陳留外黃縣地也禪音上戰反解在武紀 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師古

音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昔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鄭氏曰無懷氏

義前見莊子服虔曰云云在梁父東山名也晉古之王者在伏灼曰云云山在蒙陰縣故城東北下有云云亭 處義封泰山禪云云師古曰處

氏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李奇曰炎黃帝封泰山禪亭帝神農後

亭服虔曰亭亭山在牟陰晉灼曰地理顯項封泰山禪云云帝嚳封泰山禪云

云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

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於社首應劭曰山名在博縣晉灼曰在鉅皆受

命然後得封禪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應劭曰伯夷國也在遼西

支音神 祗之祗 西伐東馬縣車上甲耳之山韋昭曰將上山纏束其馬縣鈞南伐至召

陵師古曰召陵楚地也登熊耳山曰望江漢師古曰熊耳山在順陽北益陽縣東非禹

若熊耳因 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師古曰兵車之

以為名也 年會於北杏以平宋亂僖四年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六年伐鄭圍新城也乘車之會六謂莊

十四年會于鄆十五年又會于鄆十六年同盟于幽僖五年會于首止八年盟于洮九年會于葵

丘也匡正也一匡天下謂定襄王為天子之位也一說謂陽穀之會 諸侯莫違我昔三代

受命亦何曰異乎於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窮曰辭因設之曰事曰

古之封禪鄆上黍北里禾所曰為盛應劭曰鄆音隳蘇林曰鄆上北里江淮

間一茅三脊所曰為藉也服虔曰茅草有三脊也張晏曰謂靈東海致比目之

茅也師古曰藉以藉地也音才夜反

魚師古曰爾雅云東方有比目魚焉西海致比翼之鳥師古曰山海經云崇吾之山有鳥狀如鳧而一翼一目相得乃

焉飛其名曰鸛爾雅曰南方有比翼鳥焉不比不飛其名謂之鸛鸛而管仲乃云西海其說異也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

焉穢惡之草梟不祥之鳥也鴟蓋今所謂角鴟也梟土梟也而欲封禪無乃不可乎於是桓公乃止是歲秦

穆公納晉君夷吾其後三置晉國之君平其亂師古曰三立其君謂惠公懷公文公穆公

立三十九年而卒後五十年周靈王即位時諸侯莫朝周襄弘廼

明鬼神事師古曰襄弘周大夫設射不來不來者諸侯之不來朝者也依物怪

欲召致諸侯諸侯弗從而周室愈微後二世至敬王時晉人殺襄

弘李奇曰周為晉殺之也師古曰春秋左氏傳哀公三年傳稱劉氏范氏世為婚姻襄弘事劉文公故周與范氏趙鞅以為討周人殺襄弘也是時季氏專魯

旅於泰山仲尼譏之師古曰旅陳也陳禮物而祭之也陪臣祭泰山僭諸侯之禮孔子非之曰嗚乎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事見論語自秦

宣公作密時後二百五十年而秦靈公於吳陽作上時祭黃帝作

下時祭炎帝後四十八年周太史儋見秦獻公孟康曰太史儋謂老子也師古曰此亦周之太史名

非必老聃老聃非秦獻公時儋音丁甘反又吐甘反曰周始與秦國合而別別五百載當復合應劭曰秦伯翳

之後也始周孝王封非子為附庸邑諸秦平王東遷洛邑襄公以兵衛之嘉其勳力列為侯伯與

周別五百載矣昭王時西周君自歸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城此復合也孟康曰謂周封秦為別

秦并周為合此襄王為霸始皇為王也韋昭曰周封秦為始別謂秦仲也五百歲謂從秦仲至孝

公疆大顯王致伯與之親合也師古曰諸家之說皆非也自非子至西周獻邑凡六百五十三歲

自仲至顯王二十六年孝公稱伯止有四百二十六歲皆不合五百之數也案史記秦本紀及年

表並云周平王封襄公始列為諸侯於是始與諸侯通又周本紀及吳齊晉楚諸系家皆言幽王

為犬戎所殺秦始列為諸侯正與此志符會是乃為別至昭襄王五十二年西周君自歸獻邑凡五百一十六年是為合也言五百者舉其成數也

王出焉韋昭曰武王昭王皆伯至始皇而王天下師古曰七十當為十七今史記舊本皆作十年誅嫪毐止十七年本紀年表其義顯而韋儋見後七年櫟陽雨金獻公自呂為

得金瑞故作畦時櫟陽而祀白帝師古曰畦時者如種韭畦之形而時於畦中各為一土封也畦音下圭反後百一

十歲周赧王卒九鼎入于秦或曰周顯王之四十二年宋大丘社

亡師古曰爾雅云左陵秦丘謂丘左有陵者其名秦丘也郭璞云宋有秦丘蓋以丘名此地也而鼎淪沒於泗水彭城下自赧

王卒後七年秦莊襄王滅東周周祀絕後二十八年秦并天下稱

皇帝秦始皇帝既即位或曰黃帝得土德黃龍地螾見應劭曰螾丘蚓也黃帝土德故

地見其神蚘大五六圍長十餘丈如淳曰呂氏春秋云黃帝之時天先見夏得木德青龍

止於郊草木鬯茂師古曰鬯與暢同殷得金德銀自山溢蘇林曰流出也周得火德有

赤鳥之符師古曰謂武王伐紂師渡孟津之時也尚書中候曰有火自天止于王屋流為赤鳥五至以穀俱來今秦變周水德之時

昔文公出臘獲黑龍此其水德之瑞於是秦更名河曰德水呂冬

十月為年首色尚黑度呂六為名張晏曰水北方黑終數六故以方六寸為符六尺為步音上大呂師古

律之始也曰大呂陰事統上法服虔曰政尚法令也臣瓚曰水陰陰主刑殺故上法即帝位三年東巡狩郡縣祠騶

嶧山蘇林曰騶魯縣也臣瓚曰嶧山在北師古曰嶧音亦頌功業師古曰謂刻石自著功業於是從齊魯之儒生博士

七十人至于泰山下諸儒生或議曰古者封禪為蒲車惡傷山之

土石草木師古曰蒲車以蒲裹輪掃地而祠席用苴稽應劭曰稽菴本也去皮以為席如淳曰苴讀如租稽讀如夏晉灼曰苴藉也師

生師古曰苴藉也苴字本作苴假借用言其易遵也始皇聞此議各乖異難施用由此黜儒

陰道下師古曰山南曰陽山北曰陰禪於梁父其禮頗采泰祝之祀雍上帝所用而

封臧皆祕之世不得而記也始皇之上泰山中阪遇暴風雨休於

大樹下諸儒既黜不得與封禪師古曰與讀曰豫也聞始皇遇風雨即譏之於

是始皇遂東遊海上行禮祠名山川及八神來僊人羨門之屬應劭曰羨門名子高古仙人也師古曰古亦以僊為仙字下皆類此八神將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呂來作之齊

所曰為齊呂天齊也蘇林曰當天中央齊也師古曰謂其眾神異如天之腹齊也其祀絕莫知起時八神

一曰天主祠天齊天齊淵水居臨菑南郊山下下者師古曰下下謂最下者臨菑城南有

時命曰時師古曰名其祭處曰時也地貴陽祭之必於澤中園丘云三曰兵主祠蚩

尤蚩尤在東平陸監鄉齊之西竟也師古曰東平陸縣名也監其縣之鄉名也四曰陰主祠三

山師古曰三山即下所謂三神山五曰陽主祠之罘山韋昭曰之罘山在東萊縣六曰月主祠

之萊山韋昭曰在東萊長廣也皆在齊北竝勃海師古曰竝音步浪反七曰日主祠盛山盛山

斗入海韋昭曰盛山在東萊不夜縣斗入海也師古曰斗絕也盛音成最居齊東北陽呂迎日出云八曰四

天齊水五泉竝出蓋謂此也

二曰地主祠泰山梁父蓋天好陰祠之必於高山之下

四曰陰主祠三

六曰月主祠

七曰日主祠

八曰四

時主祠琅邪琅邪在齊東北蓋歲之所始師古曰山海經云琅邪臺在勃海間謂臨海有山形如臺也皆

各用牢具祠而巫祝所損益圭幣雜異焉師古曰言八神姓牢皆同而圭幣各異也自齊威宣

時騶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如淳曰今其書有五德終始五德各以所勝為行秦謂周為火德滅火者水故自謂水德師古

及秦帝而齊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而宋毋忌正伯僑元尚

羨門高最後皆燕人為方僂道韋昭曰皆慕古人之名效為神仙者也師古曰自宋毋忌至最後皆其人姓名也凡五人形解

銷化服虔曰尸解也張晏曰人老而解去故骨如變化也今山中有龍骨世人謂之龍解骨化去應劭曰列仙傳曰崔文子學仙於王子喬化為白蜺文子驚引戈擊之俯而見之王子

不能通然則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不可勝數也師古曰迂謂回遠也音于

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勃海

中服虔曰其傳書云爾臣瓚曰世人相傳云爾師古曰瓚說是也去人不遠蓋嘗有至者諸僂人及不死之

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為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到

三神山反居水下水臨之患且至則風輒引船而去終莫能至云

世主莫不甘心焉師古曰甘心言貪嗜之心不能已也及秦始皇至海上則方士爭言之

始皇如恐弗及使人齎童男女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曰風為解

恒山從上黨歸後三年游碣石考入海方士師古曰考校其虛實也從上郡歸後

五年始皇南至湘山遂登會稽竝海上師古曰附海而上也竝音步浪反上音時掌反幾遇海中

三神山之奇藥師古曰幾讀曰冀不得還到沙丘崩臣瓚曰沙丘在鉅鹿縣東北也二世元年東

立石書旁曰章始皇之功德師古曰今此諸山皆有始皇所刻石及胡亥重刻其文竝具存焉其秋諸侯叛

秦三年而二世弑死始皇封禪之後十二年而秦亡諸儒生疾秦

焚詩書誅滅文學百姓怨其法天下叛之皆說曰始皇上泰山為

風雨所擊不得封禪云此豈所謂無其德而用其事者邪昔三代

前漢二十一卷



之居皆河洛之間師古曰謂夏都安邑殷都朝歌周都洛陽故嵩高為中嶽而四嶽各如其方

四瀆咸在山東至秦稱帝都咸陽則五嶽四瀆皆并在東方自五

帝呂至秦迭興迭衰師古曰迭五也音大結反名山大川或在諸侯或在天子其禮

損益世殊不可勝記師古曰代代殊異故不可盡記及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天地

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於是自嶠呂東名山五大川祠二師古曰嶠

即今之陝州二嶠也曰太室太室嵩高也恒山泰山會稽湘山水曰涕曰淮師古曰涕

音子禮反此本濟水之字春呂脯酒為歲禱因泮凍服虔曰解凍也師古曰泮音普半反秋涸凍師古曰涸讀與

下故反春則解之秋則凝之春秋左氏傳曰固陰沍寒禮記月令曰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冬塞禱祠師古曰塞謂報其所祈也音先代反下並同也其牲用

牛犢各一牢具圭幣各異自華呂西名山七名川四曰華山薄山

薄山者襄山也師古曰說者云薄山在河東一曰在潼關北十餘里而此志云自華以西者則今閩鄉之南山連延西出並得華山之名岳山岐

山吳山鴻冢瀆山瀆山蜀之岷山也師古曰周禮職方氏雍州其山曰岳爾雅亦云河西曰岳說者咸云岳即吳岳也今

志有岳又有吳山則吳岳非一山之名但未詳岳之所在耳徐廣云岳山在武功據地理志武功但有垂山無岳山也岐山即在今之岐山縣其山兩岐俗呼為箭括嶺吳山在今隴州吳山縣瀆

冢釋在下岷山在瀆氏道水曰河祠臨晉師古曰即今之同州朝邑縣界沔祠漢中師古曰沔漢水之上名也漢中今梁州是也沔音彌善反

湫淵祠朝那蘇林曰湫淵在安定朝那縣方四十里停水不流冬夏不增不減不生草木湫音將蓼反師古曰此水今在涇州界清徹可愛不容穢濁或誼汚輒興雲雨土

俗亢旱每於此求之相傳云龍之所居也而天下山川隈曲亦往往有之湫音子由反江水祠蜀亦春秋泮涸禱塞如東方

山川而牲亦牛犢牢具圭幣各異而四大冢鴻岐吳嶽皆有嘗禾

孟康曰以新穀祭之陳寶節來祠服虔曰陳寶神應節來也其河加有嘗醪此皆雍州之域近天

子都故加車一乘駟駒四霸產豐滂涇渭長水皆不在大山川數

師古曰霸產出藍田豐滂出鄠長水者言其源流長也滂音勞呂近咸陽盡得比山川祠而無諸加師古曰加謂車及駟

屬汧洛二淵鳴澤蒲山嶽壻山之屬蘇林曰壻音育韋昭曰音蘇計反師古曰韋說是也為小山川

亦皆禱塞泮涸祠禮不必同而雍有日月參辰南北斗熒惑太白

歲星填星辰星二十八宿風伯雨師四海九臣十四臣諸布諸嚴

諸逐之屬百有餘廟師古曰風伯飛廉也雨師屏翳也一曰屏號而說者乃謂風伯箕星也雨師畢星也此志既言二十八宿又有風伯雨師則知非箕

畢也九臣十四臣不見名數所出諸布諸嚴諸逐未聞其義逐字或作速音求屏並音步丁反西亦有數十祠於湖有周天子祠

於下邳有天神豐鎬有昭明天子辟池於杜亳有五杜主之祠壽

星祠韋昭曰亳音薄湯所都也臣瓚曰濟陰薄縣是也師古曰杜即京兆杜縣也此亳非湯都也不在濟陰徐廣云京兆杜縣有薄亭斯近之矣而雍管廟祠

亦有杜主李奇曰管茅也師古曰管音姦杜主故周之右將軍師古曰墨子云周宣王殺杜伯不以罪後宣王田於圃田見杜伯執

各師古曰其鬼雖小而有神靈也各師古曰其鬼雖小而有神靈也各師古曰其鬼雖小而有神靈也

歲時奉祠唯雍四時上帝為尊其光景動人民唯陳寶故雍四時

春呂為歲祠禱因泮凍秋涸凍冬賽祠五月嘗駒及四中之月月

祠師古曰中讀曰仲謂四時之仲月皆祠之若陳寶節來一祠春夏用駢秋冬用駢師古曰駢純赤色也音先管反

時駒四匹師古曰每時用駒四匹而春秋異色木寓龍一駒李奇曰寓寄也寄生龍形於木也師古曰一駒亦四龍也木寓車馬

一駒各如其帝色黃犢羔各四圭幣各有數皆生瘞埋無俎豆之

具三年一郊秦呂十月為歲首故常呂十月上宿郊見李奇曰宿通上齋戒也

權火張晏曰權火燧火也狀若井挈旱矣其法類稱故謂之權火欲令光明遠照通於祀所也漢祀五時於雍五十里一逢火如淳曰權舉也師古曰凡祭祀通舉火者或以天子不親至祠所而望拜或以眾祠各處欲其一時薦饗宜知早晏故以火為之節度也它皆類此拜於咸陽之旁而衣上白其用如經

祠云服虔曰經常也西時畦時祠如其故上不親往諸此祠皆太祝常主呂

歲時奉祠之至如它名山川諸神及八神之屬上過則祠去則已

郡縣遠方祠者民各自奉祠不領於天子之祝官祝官有祕祝即

有災祥輒祝祠移過於下漢興高祖初起殺大蛇有物曰蛇白帝

子而殺者赤帝子也師古曰物謂鬼神也及高祖禱豐粉榆社鄭氏曰粉榆鄉名也社在粉榆晉灼曰粉白榆也社在豐東北十五里師古曰以此樹為社神因立名也粉音符云反徇沛為沛公則祀蚩尤釁鼓旗遂呂十月

至霸上立為漢王因呂十月為年首色上赤二年冬東擊項籍而

還入關問故秦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四帝有白青黃赤帝之祠

高祖曰吾聞天有五帝而四何也莫知其說於是高祖曰吾知之

矣迺待我而具五也迺立黑帝祠名曰北時有司進祠上不親往

悉召故秦祀官復置太祝太宰如其故儀禮因令縣為公社李奇曰猶官社

下詔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諸神當祠者各呂

下詔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諸神當祠者各呂

下詔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諸神當祠者各呂

下詔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諸神當祠者各呂

其時禮祠之如故後四歲天下已定詔御史令豐治粉榆社常呂

時春呂羊彘祠之令祝立蚩尤之祠於長安長安置祠祀官女巫

其梁巫祠天地天社天水房中當上之屬晉巫祠五帝東君雲中

君巫社巫祠族人炊之屬服虔曰東君以下皆神名也師古曰東君日也雲中君謂雲神也巫社巫祠皆古巫之神也族人炊古主炊母之神也炊謂

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之屬師古曰堂下在堂之下巫先巫之最先者也司命說者云文昌第四星也施糜其先常施設糜鬻者也荆巫祠

天巫祠九天師古曰九天者謂中央鈞天東方蒼天東北旻天北方玄天西北幽天西方浩天南方赤天西南朱天西方成天西北幽天北方玄天東北旻天中央鈞天也皆呂歲時祠宮中其河巫祠河於臨晉

而南山巫祠南山秦中秦中者二世皇帝也張晏曰以其殭死魂魄為厲故祠之成帝時匡衡奏罷之各

有時日其後二歲或言曰周興而邑立后稷之祠師古曰以其有播種之功故令天下諸邑皆祠

至今血食天下師古曰祭有牲牢故言血食偏天下也於是高祖制詔御史其令天下立

靈星祠張晏曰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晨見而祭之常呂歲時祠呂牛高祖十年春有司請

令縣常呂春二月及臘祠稷呂羊彘民里社各自裁呂祠師古曰隨其祠具之

取其除之始名山大川在諸侯諸侯祝各自奉祠天子官不領及

齊淮南國廢令太祝盡呂歲時致禮如故明年呂歲比登師古曰年穀頻孰也

詔有司增雍五時路車各一乘駕被具師古曰駕車被馬之飾皆具也西時畦

時寓車各一乘寓馬四匹駕被具河湫漢水玉加各二及諸祀皆

廣壇場圭幣俎豆呂差加之魯人公孫臣上書曰始秦得水德及

漢受之推終始傳鄭氏曰音亭傳師古曰音張戀反謂轉次之則漢當土德土德之應黃龍見

宜改正朔服色上黃時丞相張蒼好律歷呂為漢迺水德之時河

決金隄其符也年始冬十月色外黑內赤服虔曰十月陰氣在外故外黑陽氣尚伏在地故內赤也或曰十月

文帝召公孫臣拜為博士與諸生申明土德草改歷服色事師古曰草謂創

與德相應公孫臣言非是罷之明年黃龍見成紀師古曰天水之縣也

百草外黑內赤也

師古曰隨其祠具之

師古曰以其有播種之功故令天下諸邑皆祠

師古曰駕車被馬之飾皆具也

師古曰天

造之後例 其夏下詔曰有異物之神見于成紀毋害於民歲呂有年

皆同也 朕幾郊祀上帝諸神師古曰幾讀曰冀禮官議毋諱呂朕勞師古曰無諱以朕為勞自言不以為勞也晉灼

難也 有司皆曰古者天子夏親郊祀上帝於郊故曰郊師古曰邑外謂之郊於

是夏四月文帝始幸雍郊見五時祠衣皆上赤趙人新垣平呂望

氣見上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若人冠冕焉或曰東北神明

之舍西方神明之墓也張晏曰神明日也日出東北舍謂陽谷日沒於西故曰墓墓濛濛於渭陽者也天瑞下宜立祠上帝呂合符應於是作渭陽五帝廟同

宇師古曰宇謂屋之覆也言同一屋之下而別為五廟各立門室也廟記云五帝廟在長安東北也帝一殿面五門各如其帝色

祠所用及儀亦如雍五時明年夏四月文帝親拜霸渭之會如淳曰二水之

也 呂郊見渭陽五帝五帝廟臨渭其北穿蒲池溝水師古曰蒲池為池而種蒲蒲字或作

賜累千金而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師古曰刺採取也音千賜反謀議巡狩

封禪事文帝出長門如淳曰亭名也若見五人於道北遂因其直立五帝壇

之平言上曰闕下有寶玉氣來者已視之果有獻玉杯者刻曰人

主延壽平又言臣候日再中居頃之日卻復中於是始更呂十七

年為元年令天下大酺平言曰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決通於泗

臣望東北汾陰直有金寶氣師古曰汾陰直謂正當汾陰也意周鼎其出乎兆見不迎

則不至於是上使使治廟汾陰南臨河欲祠出周鼎人有上書告

平所言皆詐也下吏治誅夷平師古曰夷者平也謂盡平除其家室宗族是後文帝怠於改正

服鬼神之事師古曰正朔也服服色也正音之成反而渭陽長門五帝使祠官領呂時致禮

不往焉明年匈奴數入邊師古曰數音所角反興兵守御後歲少不登數歲而

孝景即位十六年祠官各呂歲時祠如故無有所興武帝初即位

尤敬鬼神之祀漢興已六十餘歲矣天下艾安師古曰艾讀曰艾又治也漢書皆以艾為艾其義類此也

前漢二十一

鄭氏曰因其所立處呂立祠也師古曰直猶當也當其處

也 師古曰直猶當也當其處

也 師古曰直猶當也當其處

也 師古曰直猶當也當其處

也 師古曰直猶當也當其處

縉紳之屬皆望天子封禪改正度也師古曰正亦正朔度量也服色度量互言之耳而上鄉儒

術師古曰鄉讀曰嚮招賢良趙綰王臧等呂文學為公卿欲議古立明堂城

南呂朝諸侯草巡狩封禪改歷服色事未就師古曰就成也竇太后不好儒

術使人微伺趙綰等姦利事按綰臧綰臧自殺諸所興為皆廢六

年竇太后崩其明年徵文學之士明年上初至雍郊見五時後常

三歲一郊是時上求神君舍之上林中礪氏館如淳曰礪音蹄鄭氏曰音斯師古曰鄭音是也其字從石

從古曰先音蘇見反後音胡構反古謂之娣姁今神君者長陵女子呂乳死見神於先後宛若孟康曰產乳而死也兄弟妻相謂先後宛若字也師

亦往祠其後子孫呂尊顯應劭曰平原君武帝外祖母也及上即位則厚禮置祠之內

中聞其言不見其人云是時李少君亦呂祠竈穀道卻老方見上

年及所生長師古曰生長謂其郡縣所屬及居止處常自謂七十能使物卻老如淳曰侯家人主方藥也匿其

如淳曰竈穀不食之道也

呂方徧諸侯無妻子人聞其能使物及不死更餽遺之師古曰更常音工衡反

餘金錢衣食人皆呂為不治產業而饒給師古曰給足也又不知其何所人

愈信爭事之少君資好方善為巧發奇中如淳曰時時發言有所中師古曰中音竹仲反常從武

安侯宴坐中有年九十餘老人少君迺言與其大父游歟處老人

為兒從其大父識其處師古曰識記也音式志反一坐盡驚少君見上上有故銅器

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於柏寢臣瓚曰晏子書柏寢臺名也師古曰以栢木為寢室於臺之上

已而按其刻果齊桓公器師古曰刻謂器上所銘記一宮盡駭呂為少君神數百歲

人也少君言上祠竈皆可致物師古曰物亦謂鬼物致物而丹沙可化為黃金

黃金成呂為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僊者迺可見之呂

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臣嘗游海上見安期生服虔曰古之真人也師古曰列仙傳云安期生琅邪人賣

藥東海邊時人皆言千歲也安期生食臣棗大如瓜師古曰食讀曰飮安期生僊者通蓬萊中

合則見人不合則隱師古曰合謂道相合於是天子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

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沙諸藥齊為黃金矣師古曰齊藥之分齊也音才計反久

之少君病死天子呂為化去不死也使黃鍾史寬舒受其方孟康曰二人皆

方士也師古曰而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更來言神事矣師古曰更音工衡反毫

人謬忌奏祠泰一方如淳曰毫亦薄也下所謂薄也晉灼曰濟陰薄縣人也曰天神貴者泰一泰一佐

曰五帝師古曰謂青帝靈威仰赤帝赤熛怒白帝白招矩黑帝叶光紀黃帝含樞紐也一說蒼帝名靈符赤帝名文祖白帝名顯紀黑帝名玄矩黃帝名神斗古者天

子呂春秋祭泰一東南郊日一太牢七日師古曰每日以一太牢凡七日祭也為壇開八

通之鬼道於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長安城東南郊常奉祠如忌

方其後人上書言古者天子三年一用太牢祠三天一地一泰

一天子許之令太祝領祠之於忌泰一壇上如其方後人復有言

古天子常呂春解祠祠黃帝用一梟破鏡張晏曰黃帝五帝之首也歲之始也梟惡逆之鳥方士虛誕云以歲

始破除凶災令神仙之帝食惡逆之物使天下為逆者破滅訖竟無有遺育也孟康曰梟鳥名食

母破鏡獸名食父黃帝欲絕其類使百吏祠皆用之破鏡如龜而虎眼如淳曰漢使東郡送梟五

月五日作梟羹呂賜百官呂其惡鳥故食之也師古曰解祠者謂祠祭呂解罪求福冥羊用羊祠馬行用一青牡馬泰一

臯山山君用牛武夷君用乾魚陰陽使者呂一牛孟康曰陰陽之神也令祠官

領之如其方而祠泰一於忌泰一壇旁後二年郊雍獲一角獸若

麋然師古曰鹿鹿屬也形似麋牛尾一角音蒲交反有司曰陛下肅祗郊祀上帝報享錫一角獸

蓋麟云於是呂薦五時時加一牛呂燎賜諸侯白金呂風符應合

于天也晉灼曰符瑞也臣瓚曰風示諸侯呂此符瑞之應也於是濟北王呂為天子且封禪上書獻

泰山及其旁邑天子呂它縣償之常山王有罪舉師古曰舉與遷同也天子封

其弟真定呂續先王祀而呂常山為郡然後五嶽皆在天子之郡

明年齊人少翁呂方見上有所幸李夫人夫人卒少翁呂方蓋

夜致夫人及竈鬼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見焉迺拜少翁為文成

將軍賞賜甚多呂客禮禮之文成言上即欲與神通宮室被服非

象神神物不至迺作畫雲氣車及各呂勝日服虔曰甲乙五行相克之日如淳曰如火勝金用丙丁日不用

也庚辛駕車辟惡鬼又作甘泉宮中為臺室畫天地泰一諸鬼神而置

祭具呂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迺為帛書呂飯牛師古曰謂雜草

呂飯牛也音扶晚反陽不知言此牛腹中有奇書殺視得書書言甚怪天子識

其手師古曰手謂所書手跡問之果為書於是誅文成將軍隱之其後又作柏梁

銅柱承露僊人掌之屬矣蘇林曰仙人以手掌擎盤承甘露師古曰三輔故事云建

露和玉屑飲之蓋張衡西京賦所云立修葺之仙掌承雲表之清露屑瓊漿以朝餐必性命之可度也文成死明年天子病鼎湖甚晉

曰黃圖宮名在京北地理志湖本在京北後分屬弘農也巫醫無所不致游水發根言上郡有巫病而鬼

下之服虔曰游水縣名發根人姓名晉灼曰地理志游水水名在臨淮淮浦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游水姓也發根名也蓋因水為姓也本嘗遇病而鬼下之故為巫也上召

置祠之甘泉及病使人問神君神君言曰天子無憂病病少瘳強

與我命甘泉於是上病瘳遂起幸甘泉病良已孟康曰良已善已謂瘳也大赦置壽

宮神君孟康曰更立此宮也臣瓚曰壽宮奉神之宮也楚辭曰蹇將澹兮壽宮也神君最貴者曰太一其佐曰太禁

司命之屬皆從之非可得見聞其言言與人音等時去時來則

風肅然居室帷中時晝言然常呂夜天子祓然後入孟康曰崇黎自除祓然後入也師古

曰祓音發勿反因巫為主人關飲食所欲言行下李奇曰神所欲言上輒為下之也晉灼曰神君所言行下於巫師古曰晉灼是也

又置壽宮北宮張羽旗設共具師古曰共讀曰供音居用反呂禮神君神君所言

上使受書其名曰晝法孟康曰策晝之法也其所言世俗之所知也無絕殊者

而天子心獨意其事祕世莫知也師古曰意讀曰喜喜好也音許吏反後三年有司言元

宜呂天瑞不宜呂一二數蘇林曰得諸瑞呂名年一元曰建蘇林曰建元元年是二元呂長星

曰光蘇林曰呂有長星之光故曰元光元年今郊得一角獸曰狩云如淳曰改元狩元年其明年天子郊

雍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祀則禮不答也師古曰答對也郊天而不祀地失對偶之義一曰闕

地祇之祀故不為神所答應也有司與太史令談祠官寬舒議師古曰談即司馬談也天地牲角繭栗

師古曰牛角之形或如繭或如栗言其小今陛下親祠后土后土宜於澤中園丘為五壇壇一

黃犢牢具已祠盡瘞而從祠衣上黃師古曰侍祠之人皆著黃衣也於是天子東幸汾

陰汾陰男子公孫滂洋等見汾旁有光如絳師古曰滂音普郎反洋音羊也上遂立后

土祠於汾陰睢上師古曰睢音誰解在武紀如寬舒等議上親望拜如上帝禮禮畢

天子遂至榮陽還過雒陽下詔封周後令奉其祀語在武紀上始

鄭玄曰尋用也晉灼曰尋遂往之意也

巡幸郡縣寢尋於泰山矣師古曰一說皆非也寢漸也尋就也其春樂成侯

登上書言樂大樂大膠東宮人服虔曰王家人故嘗與文成將軍同師已而

為膠東王尚方師古曰主方藥而樂成侯姊為康王后孟康曰膠東王后也無子王死它

姬子立為王而康后有淫行與王不相中相危師古曰不相可也相危以法謂以罪呂法

法相欲傾危也中音竹仲反康后聞文成死而欲自媚於上乃遣樂大入因樂成侯

求見言方師古曰言神仙之方天子既誅文成後悔其方不盡及見樂大大說

言曰臣常往來海中見安期羨門之屬顧師古曰顧念也臣為賤不信臣

又曰為康王諸侯耳不足與方臣數師古曰數言康王康王又不用臣臣言康王康王又不用臣臣

之師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僊人可致也然臣

恐効文成則方士皆掩口惡敢言方哉師古曰惡音鳥謂於何也上曰文成食馬肝

死耳子誠能修其方我何愛乎大曰臣師非有求人人者求之陛

下必欲致之則貴其使者令為親屬師古曰親屬呂客禮待之勿卑使各佩其

信印迺可使通言於神人神人尚肯邪不邪尊其使然後可致也

於是上使驗小方鬪碁碁自相觸擊是時上方憂河決而黃金不

就師古曰鑄黃金不成迺拜大為五利將軍居月餘得四印得天士將軍地士

將軍大通將軍印制詔御史昔禹疏九河決四瀆聞者河溢臯陸

隄繇不息師古曰臯水旁地廣平曰陸言水汎溢自臯及陸而築作隄防僭役甚多不暇休息朕臨天下二十有八年天

若遺朕士而大通焉乾稱飛龍鴻漸于般孟康曰般水涯堆也漸進也武帝云得樂大如鴻進於般一舉千里

千戶封地士將軍大為樂通侯賜列侯甲第童千人乘輿斥車馬

帷帳器物師古曰斥不用者也呂充其家師古曰斥不用者也又呂衛長公主妻之孟康曰衛太子妹如淳曰衛太子姊也師古曰外戚

齋金十萬斤更名其邑曰當利公主天子

傳云子夫生三女元朔三年生男據是則太子之姊也孟說非也



親如五利之弟使者存問共給相屬於道師古曰共讀曰供屬及也音之欲反自大主將

相且下皆置酒其家韋昭曰大主武帝姑寶太后之女也獻遺之天子又刻玉印曰天道

將軍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將軍亦衣羽衣立白茅上受

印且視不臣也師古曰羽衣鳥羽為衣取其神仙飛翔之意也視讀曰示而佩天道者且為天子道天

神也師古曰為音于偽反道天神道讀曰導於是五利常夜祠其家欲且下神後裝治行東

入海求其師云大見數月佩六印貴震天下而海上燕齊之間莫

不搯擊師古曰搯捉持也擊古手腕之字也搯音尼而自言有禁方能神僊矣其夏六月汾陰

巫錦應劭曰錦巫名為民祠魏雎后土營旁應劭曰魏故魏國也師古曰汾陰本魏地之境故云魏雎也營謂祠之兆域也見地

如鉤狀培視得鼎師古曰培謂手把土也音蒲溝反把音蒲巴反其字從木鼎大異於眾鼎文鏤無款

識韋昭曰款刻也師古曰識記也音式志反其下美陽鼎亦同也怪之言吏告河東太守勝勝且聞天子

使驗問巫得鼎無姦詐迺且禮祠迎鼎至甘泉從上行薦之如淳曰甘泉將薦之於天師古曰上音時掌反至中山晏溫如淳曰三輔謂日出清濟為晏晏而溫乃有黃雲故為異也師古曰中讀曰仲即今雲陽之中山也下云合茲

中山亦同也有黃雲焉有鹿過上自射之因之且祭云至長安公卿大夫

皆議尊寶鼎天子曰間者河溢歲數不登故巡祭后土祈為百姓

育穀今年豐稊未報鼎曷為出哉師古曰稊美也言稼穡美也未報者獲年豐而未報賽也一日雖祈穀而未獲年豐之穀也其下張敞引此詔文云穀未報者少也有司皆言聞昔泰帝興神鼎一師古曰泰帝者即一者一泰吳伏羲氏也

統天地萬物所繫象也黃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

師古曰九牧九州之牧也鑄九鼎象九州皆嘗鬲享上帝鬼神服虔曰以享祀上帝也師古曰鬲亨一也鬲亨煮而祀也韓詩

采蘋曰可以鬲之唯籥及金亨音普庚反其空足曰鬲蘇林曰鬲音歷足中空不實者名曰鬲也且象三德如淳曰鼎有三足故也三德三正之德師

古曰如說非也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事見周書洪範饗承天祐師古曰祐福也音佑夏德衰鼎遷于殷殷德衰

鼎遷于周周德衰鼎遷于秦秦德衰宋之社亡鼎迺淪伏而不見

周頌曰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鬲鼎及鼐不吳不敖胡考之休師古曰衣之詩也基門塾之基也鼎絕大者謂之鼐鬲圓弁上謂之鼐吳謹謹也敖慢也考壽也休美也言執祭事者或升堂室或之門塾視羊牛之牲及舉大小之鼎告其致絜神降之福故獲壽考之美也

曰何壽之美何壽之美者歎之之言也鼐音乃代反鼐音茲故讀曰微今鼎至甘泉且光潤龍變承休無疆合茲

也鼐音乃代反鼐音茲故讀曰微

中山有黃白雲降師古曰言鼎至甘泉之後光潤變見若龍之神能幽能明能小能大蓋

若獸為符服虔曰雲若獸在車蓋也晉灼曰蓋辭也符謂鹿也師古曰路弓乘矢集

獲壇下李奇曰宜言盧弓韋昭曰路大也四矢曰乘報祠大亨唯受命而帝者心

知其意而合德焉服虔曰高祖受命知之宜見鼎於鼎宜視宗禰廣臧於帝

庭呂合明應師古曰視讀曰示宗謂先帝有德可尊制曰可入海求蓬萊者言

蓬萊不遠而不能至者殆不見其氣上迺遣望氣佐候其氣云其

秋上雍且郊師古曰雍地形高故或曰五帝泰一之佐也宜立泰一而上

親郊之上疑未定齊人公孫卿曰今年得寶鼎其冬辛巳朔旦冬

至與黃帝時等師古曰卿有札書師古曰札木簡曰黃帝得寶鼎冕候問

於鬼臾區師古曰鬼臾區黃帝臣也魏文志云鬼容區而此志作鬼臾區對曰黃帝

得寶鼎神策是歲巳酉朔日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於是黃帝

迎日推策晉灼曰迎數之也臣瓚曰日月後率二十歲復朔旦冬至凡二十

推三百八十年黃帝僊登于天卿因所忠欲奏之師古曰所忠人姓名也解在食貨志

忠視其書不經師古曰不疑其妄言謝曰寶鼎事已決矣尚何言為

公申公已死上曰申公何人也卿曰齊人與安期生通受黃帝言

無書獨有此鼎書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曰漢之聖者在高祖之

孫且曾孫也寶鼎出而與神通封禪封禪七十二王唯黃帝得上

泰山封申公曰漢帝亦當上封禪封禪則能僊登天矣黃帝萬諸

侯而神靈之封君七千應劭曰黃帝時諸侯會封禪者七千人也李奇曰說仙道得封

也山川之守謂尊山川之神令至祭祀也即國語所云茫茫之君守封禪之山也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蠻夷五在中國

中國華山首山太室山泰山東萊山此五山黃帝之所常游與神

會黃帝且戰且學僊患百姓非其道迺斷斬非鬼神者百餘歲然

後得與神通黃帝郊雍上帝宿三月鬼臾區號大鴻死葬雍故鴻

冢是也蘇林曰今雍有鴻冢其後黃帝接萬靈明庭明庭者甘泉也所謂寒門

者谷口也服虔曰黃帝升仙之處也師古曰谷口仲山之谷口也漢時為縣今呼之治谷是也呂仲山之北寒涼故謂此谷為寒門也黃帝采首山

銅鑄鼎於荆山下晉灼曰地理志首山屬河東蒲坂荆山在馮翊懷德縣也鼎既成有龍垂胡頰下迎黃

帝師古曰胡謂頸下垂肉也頰其毛也音人占反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龍七十餘人龍迺去

餘小臣不得上迺悉持龍頰龍頰拔墮墮黃帝之弓百姓叩望師古曰叩讀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龍頰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

其弓曰烏號於是天子曰嗟乎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

耳師古曰屣小履脫屣者言其便易無所顧也屣音山爾反拜卿為郎使東候神於太室上遂郊雍至隴

西登空桐幸甘泉令祠官寬舒等具泰一祠壇祠壇放亳忌泰一

壇三咳師古曰咳重也三咳三重壇也音該五帝壇環居其下各如其方黃帝西南除八

通鬼道服虔曰坤位在未黃帝從土位泰一所用如雍一時物而加醴棗脯之屬殺一

鶩牛李奇曰音狸師古曰西南夷長尾髦之牛也一音茅呂為俎豆牢具而五帝獨有俎豆醴進師古曰具

俎豆酒醴而進之一曰進謂雜物之具所以加禮也其下四方地為服食羣神從者及北斗云師古曰服字與餽同

謂聯續而祭也音竹丙反食讀曰飲已祠昨餘皆燎之師古曰昨謂祭餘酒肉也其牛色白白鹿居其中羣

在鹿中鹿中水而酒之服虔曰水玄酒酒真酒也晉灼曰此言合牲物而燎之也師古曰言呂白鹿內牛中呂羣內鹿中又呂水及酒合內鹿中祭

日呂牛祭月呂羊彘特師古曰若牛若羊若彘止一牲也泰一祝宰則衣紫及繡五帝

各如其色日赤月白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物爽師古曰物爽謂日尚冥蓋未明之時也物音忽

天子始郊拜泰一朝朝日夕夕月師古曰呂朝旦拜日為朝下朝音支昭反則揖而見泰一如

雍郊禮其贊饗曰天始呂寶鼎神策授皇帝朔而又朔終而復始

皇帝敬拜見焉師古曰贊饗謂祝辭而衣上黃其祠列火滿壇壇旁亨炊具有

司云祠上有光公卿言皇帝始郊見泰一雲陽有司奉瑄玉孟康曰璧大六

嘉牲薦饗師古曰漢舊儀云祭天之瑄養牛五歲至三千斤也是夜有美光及晝黃氣上屬天師古曰屬

太史令談祠官寬舒等曰神靈之休祐福兆祥宜因此地光域音之立泰時壇呂明應師古曰明著美光及黃氣之祥應令太祝領秋及臘間祠二歲天子

音之

音之

音之

音之

音之

壹郊見其秋為伐南越告禱泰一呂牡荆畫幡日月北斗登龍呂

象大一三星為泰一李奇曰牡荆作幡柄也如淳曰牡荆荆之無子者皆繫齋之道晉灼曰牡節間不相當也月暈刻之為券呂與病者

兵禱則太史奉呂指所伐國而五利將軍使不敢入海之泰山祠天文志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也旁三星三公也畫一星在後三星在前為泰一鋒旗也師古曰李晉二說是也呂牡荆為幡竿而畫幡為日月龍及星命曰靈旗為

上使人隨驗實無所見五利妄言見其師其方盡多不讎師古曰讎應當也不

物如雉往來城上天于親幸緱氏視迹問卿得毋效文成五利乎讎無驗也

卿曰僊者非有求人主人主者求之其道非少寬暇神不來言神

事如迂誕師古曰迂回遠也誕大言也積呂歲迺可致於是郡國各除道繕治宮館

名山神祠所呂望幸矣其春既滅南越嬖臣李延年呂好音見上

善之下公卿議曰民間祠有鼓舞樂今郊祀而無樂豈稱乎公卿

曰古者祠天地皆有樂而神祇可得而禮或曰泰帝使素女鼓五

十絃瑟瑟帝禁不止師古曰泰帝亦謂秦昊也故破其瑟為二十五絃於是

塞南越禱祠泰一后土始用樂舞益召歌兒師古曰益多也作二十五絃及

空侯瑟自此起蘇林曰作空侯與瑟其來年冬上議曰古者先振兵釋旅然後

封禪迺遂北巡朔方勒兵十餘萬騎還祭黃帝冢橋山釋兵涼如

葬其衣冠既至甘泉為且用事泰山先類祠泰一師古曰且猶將也類祠謂呂事類而祭之自

得寶鼎上與公卿諸生議封禪封禪用希曠絕莫知其儀體而羣

儒采封禪尚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師古曰天子有事宗廟必自射牲蓋示親殺也事見國語也齊

人丁公年九十餘曰封禪者古不死之名也秦皇帝不得上封陞

下必欲上稍上師古曰稍漸也即無風雨遂上封矣上於是迺令諸儒習射

牛草封禪儀數年至且行天子既聞公孫卿及方士之言黃帝呂

上封禪皆致怪物與神通欲放黃帝師古曰放依也音甫往反呂接神人蓬萊高世

李奇曰地名也

比德於九皇

張晏曰三皇之前有人皇九首章昭曰上古有人皇者九人師古曰章說是也

而頗采儒術呂文之羣儒

既已不能辯明封禪事又拘於詩書古文而不敢騁上為封祠器

視羣儒

師古曰視讀曰示

羣儒或曰不與古同徐偃又曰太常諸生行禮不

如魯善

師古曰徐偃博士姓名

周霸屬圖封事

服虔曰屬會也會諸儒圖封事也師古曰周霸亦人姓名也屬音之欲反

於是上

黜偃霸而盡罷諸儒弗用三月迺東幸緱氏禮登中嶽太室從官

在山上聞若有言萬歲云問上上不言問下下不言迺令祠官加

增太室祠禁毋伐其山木呂山下戶凡三百封密高為之奉邑

師古曰從山下轉石而上也

上遂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齊人之上疏言神怪奇

師古曰復音方目反與讀曰豫

上因東上

泰山

如淳曰言易上也泰山從南面直上步道三十里車道百里

泰山草木未生迺令人上石立之泰山

方者呂萬數迺益發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數千人求蓬萊神人公

孫卿持節常先行候名山至東萊言夜見大人長數丈就之則不

見見其迹甚大類禽獸云羣臣有言見一老父牽狗言吾欲見鉅

公

鄭氏曰天子也張晏曰天子為天下父故曰鉅公也師古曰鉅大也

已忽不見上既見大迹未信及羣臣又

言老父則大呂為僊人也宿留海上

師古曰宿留謂有所須待也宿音先欲反留音力就反它皆類此

與方

士傳車

師古曰傳音張戀反

及閒使求神僊人呂千數

師古曰閒微也隨閒隙而行也

四月還至奉

高上念諸儒及方士言封禪人殊不經難施行

天子至梁父禮祠地主至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縉紳射牛行事封泰

山下東方如郊祠泰一之禮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則有玉牒

書書祕禮畢天子獨與侍中奉車子侯上泰山

服虔曰子侯霍去病子也

亦有封其

事皆禁明日下陰道丙辰禪泰山下趾東北肅然山

祭后土禮天子皆親拜見衣上黃而盡用樂焉江淮間一茅三脊

為神藉五色土益雜封縱遠方奇獸飛禽及白雉諸物頗呂加祠

兕牛象犀之屬不用皆至泰山然後去封禪祠其夜若有光晝有

白雲出封中

師古曰雲出於所封之中

天子從禪還坐明堂羣臣更上壽

師古曰更互也音工衡反

下

詔改元為元封語在武紀又曰古者天子五載一巡狩用事泰山

諸侯有朝宿地其令諸侯各治邸泰山下天子既已封泰山無風

雨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

師古曰更音工衡反

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

之復東至海上望焉奉車子侯暴病一日死上迺遂去竝海上

師古曰竝

音步浪反上音時掌反

北至碣石巡自遼西歷北邊至九原五月迺至甘泉周萬

八千里云其秋有星孛于東井後十餘日有星孛于三能

師古曰能讀曰台

望氣王朔言候獨見填星出如瓜食頃復入有司皆曰陛下建漢

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

師古曰德星即填星也言天曰德星報於帝

其來年冬郊雍五帝還拜

祝祠泰一

師古曰拜而祠之加祝辭

贊饗曰德星昭衍厥維休祥

師古曰昭明衍大休美也

壽星仍出

淵耀光明信星昭見皇帝敬拜泰祝之享其春公孫卿言見神人

東萊山若云欲見天子天子於是幸緱氏城拜卿為中大夫遂至

東萊宿留之數日毋所見見大人迹云復遣方士求神人采藥巨

千數是歲旱天子既出亡名迺禱萬里沙

應劭曰萬里沙神祠也在東萊曲城如淳曰故禱萬里沙曰為名也

過祠泰山

鄭氏曰泰山東自復有小泰山臣瓚曰即今之泰山也師古曰瓚說是也

還至瓠子自臨塞決河留二日

湛祠而去

師古曰湛讀曰沈謂沈祭具於水中也爾雅曰祭川曰浮沈

郊祀志第五上

漢書二十一

漢書二十一

郊祀志第五下

漢書二十五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是時既滅兩粵粵人勇之乃言粵人俗鬼師古曰勇之越人名也俗鬼言其土俗尚鬼神之事而其

祠皆見鬼數有效昔東甌王敬鬼壽百六十歲後世怠嫚故衰耗

而曰雞卜師古曰耗減也音火到反李奇曰持雞骨卜如鼠卜師古曰耗減也音火到反上信之粵祠雞卜自此始用師古曰言國家始用公孫卿曰

僊人可見上往常遽曰故不見師古曰遽速也音其庶反今陛下可為館如緱氏城

飛廉桂館師古曰飛廉館及桂館二名也甘泉則作益壽延壽館師古曰益壽延壽亦二館名使卿持節

設具而候神人迺作通天臺師古曰漢舊儀云臺高三十丈望見長安城置祠具其下將招來

神僊之屬於是甘泉更置前殿始廣諸宮室夏有芝生甘泉殿房

內中天子為塞河與通天若有光云師古曰為塞河及造通天臺而有神光之應故赦天下也迺下詔赦

及古蜀

漢書二十一

天下其明年伐朝鮮夏旱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乾封三年

師古曰三歲不雨暴所封之土令乾也

上廼下詔天旱意乾封乎

鄭氏曰言適新封則致旱天欲乾我所封乎

其令天下

尊祠靈星焉明年上郊雍五時通回中道遂北出蕭關歷獨鹿鳴

師古曰解並在武紀

澤自西河歸幸河東祠后土明年冬上巡南郡至江陵而

東登禮濤之天柱山號曰南嶽

師古曰濤廬江縣也天柱山在焉武帝以天柱山為南嶽濤音濤

浮江自濤

陽出縱陽師古曰縱音千庸反過彭蠡禮其名山川北至琅邪竝海上

師古曰竝音步浪反

堂處處險不敞師古曰言其阻阨不顯敞上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曉其制度濟南人

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

師古曰公玉姓也帶名也呂氏春秋齊有公玉丹此蓋其舊族而說者讀公玉為宿非也單姓玉者後漢司徒玉況

上有樓從西南入師古曰復讀曰複也名曰昆侖天子從之入曰拜祀上帝焉

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帶圖師古曰汶水名也出琅邪朱虛作明堂於汶水之上也帶圖公玉帶所上明堂圖汶音問

及是歲修封則祠泰一五帝於明堂上坐師古曰坐音才臥反合高皇帝祠坐

對之服虔曰漢是時未以高祖配天故言對光武以來乃配之祠后土於下房曰二十太牢天子從昆侖

道入始拜明堂如郊禮畢祭堂下而上師古曰祭古燎字又上泰山自有祕

祠其顛而泰山下祠五帝各如其方黃帝并赤帝所師古曰與赤帝同處有司

侍祠焉山上舉火下悉應之還幸甘泉郊泰時春幸汾陰祠后土

明年幸泰山曰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祀上帝於明堂後每修

封其贊饗曰天增授皇帝泰元神策周而復始皇帝敬拜泰一師古曰自

此曰上贊祝者辭東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驗然益遣幾遇之師古曰益

多也幾讀曰冀言更遣人求之冀必遇也乙酉柏梁災十二月甲午朔上親禪高里師古曰高里山各解在武紀

祠后土臨勃海將曰望祀蓬萊之屬幾至殊庭焉師古曰殊庭蓬萊中仙人庭也幾讀曰冀

上還曰柏梁災故受計甘泉公孫卿曰黃帝就青靈臺十二日燒

師古曰就成也造臺適成經十二日即遇火燒黃帝乃治明庭明庭甘泉也方士多言古帝王有

成經十二日即遇火燒



都甘泉者其後天子又朝諸侯甘泉甘泉作諸侯邸勇之廼曰粵俗有火災復起屋必曰大用勝服之於是作建章宮度為千門萬

戶前殿度高未央師古曰度音大各反其東則鳳闕高二十餘丈師古曰三輔故事云其闕園上有銅鳳凰

其西則商中數十里虎圈如淳曰商中商庭也師古曰商金也於亭在秋故謂西方之庭為商庭言廣數十里於苑亦西方之獸故於此置其

也其北治大池漸臺高二十餘丈名曰泰液師古曰漸浸也臺在池中為水所浸故曰漸臺一音子廉反三

輔黃圖或為濊池中有蓬萊方丈瀛州壺梁象海中神山龜魚之屬師古曰三輔故事云池北岸有石龜長二丈高五尺西岸有石鼈三枚長六尺立神

明臺井幹樓高五十丈輦道相屬焉師古曰漢宮閣疏云神明臺高五十丈上

有九室恒置九天道士百人然則神明井師古曰解因為太初

歷曰正月為歲首而色上黃官更印章曰五字師古曰解因為太初

元年是歲西伐大宛蝗大起丁夫人雒陽虞初等應劭曰丁夫人其先丁

昭曰丁姓夫人名也人其後以詛軍為功章曰方祠詛匈奴大宛焉明年有司言雍五時無牢

孰具芬芳不備廼令祠官進時犢牢具色食所勝孟康曰若大勝金則而祠赤帝以白牲也

呂木寓馬代駒云及諸名山川用駒者悉曰木寓馬代獨行過親

祠廼用駒它禮如故明年東巡海上考神僊之屬未有驗者方士

有言黃帝時為五城十二樓應劭曰昆侖玄圃五城十二樓仙人之所常居曰候神人於執期鄭

名曰迎年師古曰迎年若云祈年上許作之如方名曰明年師古曰言明其得延年也上親禮

祠上犢黃焉公玉帶曰黃帝時雖封泰山然風后封鉅岐伯令黃

帝封東泰山韋昭曰風后封鉅岐伯皆黃帝臣也臣贊禪凡山師古曰凡山在朱合

符然後不死天子既令設祠具至東泰山東泰山卑小不稱其聲

廼令祠官禮之而不封焉其後令帶奉祠候神物復還泰山修五

年之禮如前而加禪祠石閭石閭者在泰山下陞南方師古曰下基之南面方

士言僊人間也故上親禪焉其後五年復至泰山修封還過祭恒

山自封泰山後十三歲而周徧於五嶽四瀆矣後五年復至泰山

山自封泰山後十三歲而周徧於五嶽四瀆矣後五年復至泰山

山自封泰山後十三歲而周徧於五嶽四瀆矣後五年復至泰山

山自封泰山後十三歲而周徧於五嶽四瀆矣後五年復至泰山

修封東幸琅邪禮日成山登之罘浮大海用事八神延年

師古曰解

延年即上所

又祠神人於交門宮若有鄉坐拜者云

師古曰如有神人景象嚮

謂迎年者

後五年上復修封于泰山東游東萊臨大海是歲雍縣無雲

鄉讀與

如靄者三

師古曰靄古雷字也空有雷聲也或如虹氣蒼黃若飛鳥集械陽宮南

聲聞四百里隕石二黑如鷲有司曰為美祥曰薦宗廟而方士之

候神入海求蓬萊者終無驗公孫卿猶曰大人之迹為解

師古曰言

天子猶羈縻不絕

師古曰羈縻繫聯之意馬絡頭曰羈也牛鞞曰縻

幾遇其真

師古曰幾諸所

與如薄忌泰一及三一冥羊馬行赤星五牀寬舒之祠宮

歲時致禮凡六祠皆大祝領之至如八神諸明年凡山它名祠行

過則祠去則已方士所興祠各自主其人終則已祠官不主它祠

皆如故甘泉泰一汾陰后土三年親郊祠而泰山五年一修封武

帝凡五修封昭帝即位富於春秋未嘗親巡祭云宣帝即位由武

帝正統興故立三年尊孝武廟為世宗行所巡狩郡國皆立廟告

祠世宗廟日有白鶴集後庭曰立世宗廟告祠孝昭寢有鷹五色

集殿前西河築世宗廟神光興于殿旁有鳥如白鶴前赤後青神

光又興于房中如燭狀廣川國世宗廟殿上有鍾音門戶大開夜

有光殿上盡明上廼下詔赦天下時大將軍霍光輔政上共已正

南面

師古曰共

非宗廟之祀不出十二年廼下詔曰蓋聞天子尊事

天地修祀山川古今通禮也間者上帝之祠闕而不親十有餘年

朕甚懼焉朕親飭躬齊戒親奉祀為百姓蒙嘉氣獲豐年焉明年

正月上始幸甘泉郊見泰畤數有美祥修武帝故事盛車服敬齊

祠之禮頗作詩歌其三月幸河東祠后土有神爵集改元為神爵

制詔太常夫江海百川之大者也今闕焉無祠其令祠官曰禮為

歲事

師古曰言每歲常祠之

曰四時祠江海雒水祈為天下豐年焉自是五嶽四

瀆皆有常禮東嶽泰山於博中嶽泰室於嵩高南嶽瀟山於瀟師古曰瀟山於瀟

日瀟與西嶽華山於華陰北嶽常山於上曲陽師古曰上曲陽常山郡之縣也河於臨晉師古曰臨晉

師古曰馮翊之江於江都師古曰廣淮於平氏師古曰南濟於臨邑界中師古曰臨邑

日東郡皆使者持節侍祠唯泰山與河歲五祠江水四餘皆一禱而

三祠云時南郡獲白虎獻其皮牙爪上為立祠又召方士言為隨

侯劔寶玉寶璧周康寶鼎立四祠於未央宮中又祠太室山於即

墨三戶山於下密師古曰即墨下密祠天封苑火井於鴻門如淳曰地理志

天封苑火井祠又立歲星辰星太白熒惑南斗祠於長安城旁又祠參

山八神於曲城師古曰東蓬山石社石鼓於臨胸師古曰臨胸齊郡縣也胸

也之栗山於腫成山於不夜萊山於黃應劭曰腫音甄晉灼曰腫不夜黃成山

祠日萊山祠月又祠四時於琅邪蚩尤於壽良師古曰東京師近縣

鄆則有勞谷五牀山日月五帝僊人玉女祠雲陽有徑路神祠

休屠王也師古曰休屠匈奴王號也徑路神本又立五龍山僊人祠及黃帝天

神帝原水凡四祠於膚施師古曰膚施或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如

曰金形似馬可醮祭而致於是遣諫大夫王褒使持節而求之大夫劉

更生獻淮南枕中洪寶苑祕之方師古曰洪大也苑祕令尚方鑄作事不

驗更生坐論京兆尹張敞上疏諫曰願明主時忘車馬之好斥遠

方士之虛語師古曰遠游心帝王之術太平庶幾可興也後尚方待

詔皆罷是時美陽得鼎獻之師古曰美陽下有司議多召為宜薦見

宗廟如元鼎時故事張敞好古文字按鼎銘勒而上議曰臣聞周

祖始乎后稷后稷封于棨師古曰棨讀與部公劉發迹於豳師古曰今大

王建國於邽梁師古曰梁山在岐山之東九嶷之文武興於豐鎬師古曰豐今長

也鎬在昆由此言之則邽梁豐鎬之間周舊居也固宜有宗廟壇場

祭祀之臧今鼎出于邽東中有刻書曰王命尸臣官此邽邑師古曰

明池北

事之臣也也賜爾旂鸞黼珣戈師古曰交龍為旂鸞謂有鸞之車也黼黻冕服也珣戈刻鏤之戈也珣與凋同尸臣

拜手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丕顯休命師古曰拜手首至於手也臣愚不足曰迹古文

銘其先功臧之于宮廟也昔寶鼎之出于汾睢也河東太守呂聞

詔曰朕巡祭后土祈為百姓蒙豐年師古曰為音于為反今穀嗛未報師古曰嗛少意也言

欲考得事實也有司驗睢上非舊臧處鼎大八尺一寸高三尺六

寸殊異於眾鼎今此鼎細小又有款識師古曰款刻也識記也音式志反不宜薦見於

宗廟制曰京兆尹議是上自幸河東之明年正月鳳皇集殺羽師古曰殺羽馮翊之縣也殺音丁活反又丁外反羽音况矩反

間歲鳳皇神爵甘露降集京師師古曰間歲隔一歲也赦天下其冬鳳皇集上林

廼作鳳皇殿曰答嘉瑞師古曰答嘉瑞師古曰明年正月復幸甘泉郊泰時改元曰

五鳳明年幸雍祠五時其明年春幸河東祠后土赦天下後間歲

改元為甘露正月上幸甘泉郊泰時其夏黃龍見新豐建章未央

長樂宮鍾虞銅人皆生毛長一寸所師古曰虞神獸名也縣鍾之木刻飾為之因名曰虞也時曰為美

祥後間歲正月上郊泰時因朝單于於甘泉宮後間歲改元為黃

龍正月復幸甘泉郊泰時又朝單于於甘泉宮至冬而崩鳳皇下

郡國凡五十餘所元帝即位遵舊儀間歲正月一幸甘泉郊泰時

又東至河東祠后土西至雍祠五時凡五奉泰時后土之祠亦施

恩澤時所過毋出田租賜百戶牛酒師古曰言有時如此不常然也或賜爵赦罪人元

帝好儒貢禹韋玄成匡衡等相繼為公卿禹建言漢家宗廟祭祀

多不應古禮上是其言後韋玄成為丞相議罷郡國廟自太上皇

孝惠帝諸園寢廟皆罷後元帝寢疾夢神靈譴罷諸廟祠上遂復

焉後或罷或復至哀平不定語在韋玄成傳成帝初即位丞相衡

焉後或罷或復至哀平不定語在韋玄成傳成帝初即位丞相衡

焉後或罷或復至哀平不定語在韋玄成傳成帝初即位丞相衡

焉後或罷或復至哀平不定語在韋玄成傳成帝初即位丞相衡

焉後或罷或復至哀平不定語在韋玄成傳成帝初即位丞相衡

焉後或罷或復至哀平不定語在韋玄成傳成帝初即位丞相衡

焉後或罷或復至哀平不定語在韋玄成傳成帝初即位丞相衡

焉後或罷或復至哀平不定語在韋玄成傳成帝初即位丞相衡

焉後或罷或復至哀平不定語在韋玄成傳成帝初即位丞相衡

焉後或罷或復至哀平不定語在韋玄成傳成帝初即位丞相衡

焉後或罷或復至哀平不定語在韋玄成傳成帝初即位丞相衡

焉後或罷或復至哀平不定語在韋玄成傳成帝初即位丞相衡

御史大夫譚師古曰衡匡奏言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

莫重於郊祀故聖王盡心極慮已建其制祭天於南郊就陽之義

也瘞地於北郊即陰之象也師古曰祭地曰瘞種天之於天子也因其所

都而各饗焉往者孝武皇帝居甘泉宮即於雲陽立泰時祭於宮

南今行常幸長安郊見皇天反北之泰陰祠后土反東之少陽事

與古制殊又至雲陽行谿谷中阨陝且百里汾陰則渡大川有風

波舟楫之危師古曰楫音皆非聖主所宜數乘郡縣治道共張吏民困

苦師古曰共讀曰供音居用百官煩費勞所保之民行危險之地師古曰難

已奉神靈而祈福祐始未合於承天子民之意昔者周文武郊於

豐鄠成王郊於雒邑由此觀之天隨王者所居而饗之可見也甘

泉泰時河東后土之祠宜可徙置長安合於古帝王願與羣臣議

定奏可大司馬車騎將軍許嘉等八人已為所從來久遠宜如故

右將軍王商博士師丹議郎翟方進等五十人已為禮記曰燔柴

於太壇祭天也瘞種於大折祭地也韋昭曰大折謂為壇於昭晰地也師兆於

南郊所已定天位也鄧展曰除地為祭地於大折在北郊就陰位也郊

處各在聖王所都之南北書曰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師古曰

辭之周公加牲告徙新邑定郊禮於雒明王聖主事天明事地祭天

地明察神明章矣天地已王者為主故聖王制祭天地之禮必於

國郊長安聖主之居皇天所觀視也甘泉河東之祠非神靈所饗

宜徙就正陽大陰之處違俗復古循聖制定天位如禮便於是衡

譚奏議曰陛下聖德忽明上通師古曰忽承天之大典覽羣下使各

悉心盡慮議郊祀之處天下幸甚臣聞廣謀從眾則合於天心故

洪範曰三人占則從二人言師古曰洪言少從多之義也論當往古

宜於萬民則依而從之師古曰論議違道寡與則廢而不行今議者五

前漢書卷之五十五

十八人其五十人言當徙之義皆著於經傳同於上世便於吏民  
八人不按經藝考古制而曰為不宜無法之議難曰定吉凶太誓

曰正稽古立功立事可曰永年丕天之大理師古曰今文泰誓周書也稽考也永長也丕奉也律法也言正

考有道而立事則可長年亨有天下是則奉天之大法也詩曰母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師古曰詩周頌

敬之詩也陟升也士事也言無謂天之高而又高遠在上而不加敬天乃上下升降日日監觀於此視人之所為者耳言天之日監王者之處

也又曰迺眷西顧此維予宅師古曰大雅皇矣之詩也宅居也言天眷然西顧曰周國為居也商紂在東故謂周為西也言天

曰文王之都為居也宜於長安定南北郊為萬世基天子從之既

定衡言甘泉泰時紫壇八觚宣通象八方服虔曰八觚如今社壇也師古曰觚角也五帝壇周

環其下又有羣神之壇曰尚書禮六宗望山川徧羣神之義紫壇

有文章采鏤黼黻之飾及玉女樂師古曰漢舊儀云祭天用六綵綺席六重用玉几玉飾器凡七十女樂即禮樂志所云使童男童女俱石壇僊人祠瘞鸞路駢駒寓龍馬不能得其象於古臣聞郊

紫壇饗帝之義埽地而祭上質也歌大呂舞雲門曰埃天神歌太

族舞咸池曰埃地祇師古曰此周禮也大呂合於黃鍾黃鍾陽聲之首也其牲用犢

其席橐稽其器陶匏師古曰陶瓦器匏瓠也稽音真皆因天地之性貴誠上質不敢修

其文也曰為神祇功德至大雖修精微而備庶物猶不足曰報功

唯至誠為可致上質不飾曰章天德紫壇偽飾女樂鸞路駢駒龍

馬石壇之屬宜皆勿修衡又言王者各曰其禮制事天地非因異

世所立而繼之師古曰異世謂前代今雍鄜密上下時晉灼曰秦文公宣公所立時也本秦侯各曰

其意所立非禮之所載術也漢興之初儀制未及定即且因秦故

祠復立北時今既稽古建定天地之大禮郊見上帝青赤白黃黑

五方之帝皆畢陳各有位饌祭祀備具諸侯所妄造王者不當長

遵及北時未定時所立師古曰謂高祖之初禮儀未定不宜復修天子皆從焉及陳寶

祠由是皆罷明年上始祀南郊赦奉郊之縣及中都官耐罪囚徒

師古曰中都官京師諸官府也是歲衡譚復條奏長安廚官縣官給祠郡國候神方士

師古曰中都官京師諸官府也

使者所祠凡六百八十三所其二百八所應禮及疑無明文可奉  
祠如故其餘四百七十五所不應禮或復重師古曰復音扶目反重音大庸反請皆罷  
奏可本雍舊祠二百三所唯山川諸星十五所為應禮云若諸布  
諸嚴諸逐皆罷杜主有五祠置其一又罷高祖所立梁晉秦荆巫  
九天南山萊中之屬及孝文渭陽孝武薄忌泰一三一黃帝冥羊  
馬行泰一臯山山君武夷夏后啓母石萬里沙八神延年之屬及  
孝宣參山蓬山之眾成山萊山四時蚩尤勞谷五牀僊人玉女徑  
路黃帝天神原水之屬皆罷候神方士使者副佐本草待詔七十  
餘人皆歸家師古曰本草待詔謂召方藥本草而待詔者明年匡衡坐事免官爵眾庶多言不  
當變動祭祀者又初罷甘泉泰畤作南郊日大風壞甘泉竹宮折  
拔時中樹木十圍已上師古曰家人謂庶人之家百餘天子異之已問劉向對曰家人尚不  
欲絕種祠師古曰家人謂庶人之家也種祠繼祠所傳祠也況於國之神寶舊畤且甘泉汾陰及

雍五畤始立皆有神祇感應然後營之非苟而已也武宣之世  
此三神禮敬敕備師古曰敕整也神光尤著祖宗所立神祇舊位誠未易動  
及陳寶祠自秦文公至今七百餘歲矣漢興與世世常來光色赤黃  
長四五丈直祠而息音聲砰隱野雞皆雊師古曰直當也息止也當祠處而止也砰音普萌反每見  
雍太祝祠已太牢遣候者乘一乘傳馳詣行在所師古曰報神之來也傳音張戀反已  
為福祥高祖時五來文帝二十六來武帝七十五來宣帝二十五  
來初元元年已來亦二十來此陽氣舊祠也及漢宗廟之禮不得  
擅議皆祖宗之君與賢臣所共定古今異制經無明文至尊至重  
難已疑說正也前始納貢禹之議後人相因多所動搖易大傳曰  
誣神者殃及三世恐其咎不獨止禹等上意恨之師古曰恨悔也後上已無  
繼嗣故令皇太后詔有司曰蓋聞王者承事天地交接泰一尊莫  
著於祭祀孝武皇帝大聖通明始建上下之祀師古曰上下謂天地營泰畤于

甘泉定后土于汾陰而神祇安之饗國長久子孫蕃滋師古曰蕃音扶元反累

世遵業福流于今今皇帝寬仁孝順奉循聖緒靡有大愆而久無

繼嗣思其咎職殆在徙南北郊師古曰職主也咎過主於此也違先帝之制改神祇舊

位失天地之心已妨繼嗣之福春秋六十未見皇孫師古曰皇太后自謂食不

甘味寢不安席朕甚悼焉春秋大復古善順祀師古曰已復古為大旨順祀為善也其復

甘泉泰時汾陰后土如故及雍五時陳寶祠在陳倉者天子復親

郊禮如前又復長安雍及郡國祠著明者且半成帝末年頗好鬼

神亦已無繼嗣故多上書言祭祀方術者皆得待詔祠祭上林苑

中長安城旁費用甚多然無大貴盛者谷永說上曰臣聞明於天

地之性不可或已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已非類師古曰罔猶蔽諸背仁

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

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僊人服食不終之藥造與輕舉如淳曰造遠也舉舉也師古曰

造古造字也興起也謂起而遠去也登遐倒景如淳曰在日月之上反從下照覽觀縣圃浮游蓬萊

李奇曰昆侖九成上有縣圃縣圃之上即閭闔天門耕耘五德朝種暮獲晉灼曰翼氏風角五德東方甲南方丙西方庚北方壬中央戊種五色禾於北

地而耕與山石無極師古曰言獲長壽比於山石無窮也黃冶變化晉灼曰黃者鑄黃金也道家言治丹沙令變化可鑄作黃金也堅

冰淖溺晉灼曰方士詐以藥石若陷冰丸投之冰上冰即消液因假為神仙道使然也或曰謂治金令可餌也師古曰或說非也淖濡甚也音女教反化色五倉

之術者李奇曰思身中有五色腹中有五倉神五色存則不死五倉存則不飢皆姦人或衆挾左道懷詐偽已欺

罔世主師古曰左道邪僻之道非正義也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師古曰洋洋美盛之貌也洋音羊又音祥求

之盪盪如係風捕景終不可得師古曰盪盪空曠之貌也盪音蕩是已明王距而不聽

聖人絕而不語師古曰謂孔子不語怪神昔周史萇弘欲已鬼神之術輔尊靈王會

朝諸侯而周室愈微諸侯愈叛楚懷王隆祭祀事鬼神欲已獲福

助卻秦師師古曰卻退音丘略反而兵挫地削身辱國危秦始皇初并天下甘心

於神僊之道遣徐福韓終之屬多齋童男童女入海求神采藥因

逃不還天下怨恨漢興新垣平齊人少翁公孫卿樂大等皆已僊



人黃治祭祠事鬼使物入海求神采藥貴幸賞賜累千金大尤尊  
盛至妻公主爵位重案震動海內師古曰案古累字元鼎元封之際燕齊之

間方士瞋目扼擊言有神僊祭祀致福之術者已萬數其後平等  
皆已術窮詐得誅夷伏辜師古曰詐得謂主上得其詐偽之情至初元中有天淵玉女鉅

鹿神人轅陽侯師張宗之姦紛紛復起師古曰轅陽侯江仁也元帝時坐使家丞上印綬隨宗學仙免官轅音遠夫

周秦之末三五之隆師古曰三五謂三皇五謂五帝也已嘗專意散財厚爵祿竦精神舉  
天下已求之矣曠日經年靡有毫釐之驗足已揆今經曰享多儀

儀不及物惟曰不享師古曰周書洛誥之辭也言祭享之道唯以潔誠若多其容儀而不及禮物則不為神所享也論語說曰子

不語怪神師古曰說謂論語之說也唯陛下距絕此類毋令姦人有已窺朝者上善  
其言後成都侯王商為大司馬衛將軍輔政杜鄴說商曰東鄰殺  
牛不如西鄰之滌祭師古曰此易既濟九五爻辭也東鄰謂商紂也西鄰周文王也滌祭謂滌煮新菜以祭言祭祀之道莫盛修德故紂之牛牲不如文王之蘋藻也滌音籛言奉天之道貴已誠質大得民心也行穢祀豐猶不蒙祐

德修薦薄吉必大來古者壇場有常處祭禮有常用師古曰祭贊見古燎字

有常禮犧牲玉帛雖備而財不賈車輿臣役雖動而用不勞是故  
每奉其禮助者歡說師古曰助謂助祭也說讀曰悅大路所歷黎元不知師古曰大路天子祭天所乘之車也黎元不知言無偽費不勞於下也今甘泉河東天地郊祀咸失方位違陰陽之宜及雍

五時皆曠遠奉尊之役休而復起繕治共張無解已時皇天著象  
殆可略知前上甘泉先殿失道師古曰殿與驅字同禮月之夕奉引復迷韋昭曰奉引前

垣廼三月甲子震電災林光宮門孟康曰甘泉一名林光師古曰林光秦離宮名也漢又於其旁起甘泉宮非一名也祥

瑞未著咎徵仍臻迹三郡所奏皆有變故師古曰迹謂觀其事迹也不荅不饗何已  
甚此師古曰不荅不當天意不饗不為天所饗也詩曰率由舊章師古曰大雅假樂之詩也率循也舊章先

王法度文王已之交神于祀子孫千億宜如異時公卿之議復還  
長安南北郊後數年成帝崩皇太后詔有司曰皇帝即位思順天

心遵經義定郊禮天下說憲師古曰說讀曰悅懼未有皇孫故復甘泉泰時汾陰后土庶幾獲福皇帝恨難之卒未得其祐其復南北郊長安如故呂順皇帝之意也哀帝即位寢疾博徵方術士京師諸縣皆有侍祠使者盡復前世所常與諸神祠官凡七百餘所一歲三萬七千祠云明年復令太皇太后詔有司曰皇帝孝順奉承聖業靡有解怠師古曰解讀曰懈而久疾未瘳夙夜唯思殆繼體之君不宜改作其復甘泉泰時汾陰后土祠如故上亦不能親至遣有司行事而禮祠焉後三年哀帝崩平帝元始五年大司馬王莽奏言王者父事天故爵稱天子孔子曰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師古曰孝經載孔子之言王者尊其考欲呂配天緣考之意欲尊祖推而上之遂及始祖是呂周公郊祀后稷呂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呂配上帝禮記天子祭天地及山川歲徧春秋穀梁傳呂十二月下

辛卜正月上辛郊師古曰豫上郊之日高皇帝受命因雍四時起北時而備五帝未共天地之祀師古曰共讀曰恭孝文十六年用新垣平初起渭陽五帝廟祭泰一地祇呂太祖高皇帝配日冬至祠泰一夏至祠地祇皆并祠五帝而共一牲上親郊拜後平伏誅迺不復自親而使有司行事孝武皇帝祠雍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祠則禮不答也於是元鼎四年十一月甲子始立后土祠於汾陰或曰五帝泰一之佐宜立泰一五年十一月癸未始立泰一祠於甘泉二歲一郊與雍更祠師古曰更音工衡反亦呂高祖配不歲事天皆未應古制建始元年徙甘泉泰時河東后土於長安南北郊永始元年三月呂未有皇孫復甘泉河東祠綏和二年呂卒不獲祐復長安南北郊建平三年懼孝哀皇帝之疾未瘳復甘泉汾陰祠竟復無福臣謹與太師孔光長樂少府平晏大司農左咸中壘校尉劉歆太中大夫朱陽

博士薛順議郎國由等六十七人議皆曰宜如建始時丞相衡等  
議復長安南北郊如故莽又頗改其祭禮曰周官天墜之祀師古曰  
字也下樂有別有合其合樂曰呂六律六鐘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

祀天神祭墜祇祀四望祭山川享先妣先祖師古曰此周禮春官大司樂之  
律六鐘之均也五聲宮商角徵羽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六舞雲雨咸池凡六樂奏六歌

而天墜神祇之物皆至師古曰謂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祇再變而致羸物及山林  
五變而致介物及地祇四望蓋謂日月星海也三光高而不可得親海廣

大無界限故其樂同祀天則天文從祭墜則墜理從三光天文也

山川地理也天地合祭先祖配天先妣配墜其誼一也天墜合精

夫婦判合祭天南郊則呂墜配一體之誼也天墜位皆南鄉同席師

其下並同曰鄉讀曰嚮墜在東共牢而食高帝高后配于壇上西鄉后在北亦同

席共牢牲用繭栗師古曰謂牛角如繭玄酒陶匏禮記曰天子籍田千畝

呂事天墜師古曰晦絲是言之宜有黍稷師古曰絲天地用牲一燔祭

瘞用牲一高帝高后用牲一天用牲左及黍稷燔祭南郊墜用

牲右及黍稷瘞于北郊其旦東鄉再拜朝日其夕西鄉再拜夕月

然後孝弟之道備而神祇嘉享萬福降輯師古曰輯此天墜合祀呂

祖妣配者也其別樂曰冬日至於墜上之園丘奏樂六變則天神

皆降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樂八變則墜祇皆出師古曰此亦春官

神之樂圖鍾為宮黃鍾為角太簇為徵姑洗為羽雷鼓雷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地

祇之樂函鐘為宮太簇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先

奏是樂以致其神禮之天墜有常位不得常合此其各特祀者也陰陽之

別於日冬夏至其會也呂孟春正月上辛若丁天子親合祀天墜

于南郊呂高帝高后配陰陽有離合易曰分陰分陽迭用柔剛師

曰易說卦之辭也陽為剛陰為柔陰陽呂日冬至使有司奉祠南郊高帝配而

望羣陽日夏至使有司奉祭北郊高后配而望羣陰皆呂助致微

氣通道幽弱

師古曰道讀曰導

當此之時后不省方

師古曰謂冬夏日至之時后君也方常也不視常務

故天

子不親而遣有司所已正承天順地復聖王之制顯太祖之功也

渭陽祠勿復修羣望未悉定定復奏奏可三十餘年間天地之祠

五徙焉後莽又奏言書曰類於上帝禋于六宗

師古曰虞書舜典也並已解於上

歐陽

大小夏侯三家說六宗皆曰上不及天下不及陸旁不及四方在

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實一而名六名實不相應禮記祀典功施

於民則祀之天文日月星辰所昭仰也地理山川海澤所生殖也

易有八卦乾坤六子水火不相逮雷風不相諄山澤通氣然後能

變化既成萬物也

師古曰乾為父坤為母震為長男巽為長女坎為中男離為中女艮為少男兌為少女故云六子也水火坎離也雷風震巽也山澤艮兌也逮及諄亂也既盡也雷古雷字也諄音布內反

臣前奏徙甘泉泰畤汾陰后土皆復于南北郊謹

師古曰春官小宗伯之職也兆謂為壇之營域也五帝於四郊謂青帝於東郊

按周官兆五帝于四郊山川各因其方

赤帝及黃帝于南郊白帝於西郊黑帝於北郊也各因其方謂順其所在也

今五帝兆居在雍五時不合於古又曰

月雷風山澤易卦六子之尊氣所謂六宗也星辰水火溝瀆皆六

宗之屬也今或未特祀或無兆居謹與太師光大司徒宮義和歆

等八十九人議皆曰天子父事天母事陸今稱天神曰皇天上帝

泰一兆曰泰畤而稱地祇曰后土與中央黃靈同又兆北郊未有

尊稱宜令地祇稱皇陸后祇兆曰廣畤易曰方呂類聚物呂羣分

師古曰易上繫之辭也方謂所向之地分羣神呂類相從為五部兆天陸之別神中央帝黃

靈后土時及日廟北辰北斗填星中宿中宮于長安城之未陸兆

東方帝太昊青靈句芒時及雷公風伯廟歲星東宿東宮于東郊

兆南方炎帝赤靈祝融時及熒惑星南宿南宮于南郊兆西方帝

少皞白靈蓐收時及太白星西宿西宮于西郊兆北方帝顓頊黑

靈玄冥時及月廟雨師廟辰星北宿北宮于北郊兆奏可於是長

安旁諸廟兆時甚盛矣莽又言帝王建立社稷百王不易社者土

也宗廟王者所居稷者百穀之主所曰奉宗廟共粢盛師古曰共人讀與供同

所食曰生活也王者莫不尊重親祭自為之主禮如宗廟詩曰乃

立冢土師古曰大雅縣之詩也冢大也土土神謂太社也又曰曰御田祖曰祈甘雨師古曰小雅甫田之詩也田祖稷神也言設樂也田祖稷神也言設樂

禮記曰唯祭宗廟社稷為越紼而行事李奇曰引棺車謂之紼當祭天地五祀則越紼

而行事不以私喪廢公祀師古曰紼引車索也音弗聖漢興禮儀稍定已有官社未立官稷臣瓚曰高帝除秦社稷立

呂夏禹配食官社后稷配食官稷種穀樹師古曰穀樹楮樹也其子類穀故於稷種徐州牧

歲貢五色土各一斗莽篡位二年興神僊事曰方士蘇樂言起八

風臺於宮中臺成萬金師古曰費直萬金也作樂其上順風作液湯如淳曰藝文志有液湯經其義未聞

也又種五梁禾於殿中師古曰王色禾也谷禾所謂耕耘五德也各順色置其方面先鸞鶴體

毒冒犀玉二十餘物漬種師古曰齋古煮字也體古髓字也謂齋取汁以漬穀子也毒音代冒音莫內反計粟斛成一

金言此黃帝穀僊之術也曰樂為黃門郎令主之莽遂密鬼神淫

祀師古曰密古崇字至其末年自天地六宗曰下至諸小鬼神凡千七百所

用三牲鳥獸三千餘種後不能備迺曰雞當鶩鴈犬當麋鹿數下

詔自己當僊語在其傳

贊曰漢興之初庶事草創唯一叔孫生略定朝廷之儀若迺正朔

服色郊望之事數世猶未章焉至于孝文始曰夏郊而張倉據水

德公孫臣賈誼更曰為土德卒不能明孝武之世文章為盛太初

改制而兒寬司馬遷等猶從臣誼之言李奇曰公孫臣賈誼服色數度遂順黃

德彼曰五德之傳從所不勝服虔曰音亭傳之傳五帝相承代常以金木水火相勝之法若火滅金便以火代金師古曰傳音張戀反秦

在水德故謂漢據土而克之劉向父子曰為帝出于震故包羲氏

始受木德師古曰包讀曰庖其後曰母傳子終而復始自神農黃帝下歷唐

虞三代而漢得火焉故高祖始起神母夜號著赤帝之符旗章遂

赤自得天統矣鄧展曰向父子雖有此議時不施行至光武建武二年乃用火德色尚赤耳昔共工氏曰水德間于

光武建武二年乃用火德色尚赤耳

木火師古曰共讀曰與秦同運非其次序故皆不永由是言之祖宗之制蓋有自然之應順時宜矣究觀方士祠官之變谷永之言不亦正乎不亦正乎

郊祀志第五下

再川屯鳥

漢書二十五下

天文志第六

漢書二十六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凡天文在圖籍昭昭可知者經星常宿中外官凡百一十八名積數七百八十三星皆有州國官宮物類之象其伏見蚤晚邪正存

亡虛實闕陔孟康曰伏見早晚謂五星也日月五星下道為邪存謂列宿不虧也亡謂恒星不見虛實若天半星實則囚多虛則開出之屬也闕陔若三台星相去遠近也及五星所行合散犯守陵歷鬪食孟康曰合同舍也散五星有變則其精散為祇星也犯七寸以內光芒相及也凌相冒過也食

星月相凌不見者則所蝕也章昭曰自下往觸之曰彗孛飛流日月薄食張晏曰彗所犯居其宿曰守經之為歷突掩為凌星相擊為鬪也彗孛飛流日月薄食張晏曰彗所犯居其宿曰守經之為歷突掩為凌星相擊為鬪也

背穴抱珥蚤蜺孟康曰皆日旁氣也適日之將食先有黑之變也背形如背字也穴多作蝨讀曰蠶蟬謂之垂表云雄為蚤雌為蜺凡氣食日上為冠為戴在旁直對為珥在旁如半環向日為抱向外為背有氣刺日為鏹鏹扶傷也迅雷風祆怪雲

變氣此皆陰陽之精其本在地而上發于天者也政失於此則變見於彼猶景之象形鄉之應聲師古曰鄉讀曰響是曰明君覩之而寤飭身

正事思其咎謝則禍除而福至自然之符也中宮天極星其一明

者泰一之常居也旁三星三公或曰子屬後句四星末大星正妃

餘三星後官之屬也環之匡衛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前列直斗

口三星隨北端銳若見若不見曰陰德或曰天一紫宮左三星曰

天槍右四星曰天棊蘇林曰音棊打之棊師古曰棊音白講反後十七星絕漢抵營室曰閣道

北斗七星所謂璇璣玉衡呂齊七政杓攜龍角孟康曰杓斗柄也龍角東方宿也攜連也衡殷

南斗魁枕參首晉灼曰衡斗之中央殷中也用昏建者杓杓自華呂西南孟康曰傳曰斗第七星法太白

主杓斗之尾也尾為陰又其用昏昏陰位在西方故主西南夜半建者衡衡殷中州河濟之間孟康曰假令杓昏建寅衡夜半

亦建寅也平旦建者魁魁海岱呂東北也孟康曰傳曰斗魁第一星法為日主齊魁斗之首首陽也又其用在明陽與明德在東方

故主東北方斗為帝車運于中央臨制四海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

度定諸紀皆繫於斗斗魁戴筐六星曰文昌宮晉灼曰似筐故曰戴筐一曰上將

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祿六曰司災在魁中貴人

之牢孟康曰傳曰天理四星在斗魁中貴人牢各曰天理也魁下六星兩兩而比者曰三能蘇林曰能音台三能

色參君臣和不參為垂戾柄輔星孟康曰在北斗第六星旁明近輔臣親彊斥小疏

弱蘇林曰斥遠也杓端有兩星一內為矛招搖孟康曰近北斗者招搖招搖為天矛晉灼曰梗河三星天矛鋒招搖一星耳一

外為盾天蠡晉灼曰外遠北斗也有句圓十五星屬杓曰賤人之牢牢中

星實則囚多虛則開出天一槍棊矛盾動搖角大兵起李奇曰角芒角

東宮蒼龍房心心為明堂大星天王前後星子屬不欲直直王失

計房為天府曰天駟其陰右驂旁有兩星曰衿衿北一星曰牽晉灼曰牽古轄字

東北曲十二星曰旗旗中四星曰天市天市中星眾者實其

中虛則耗房南眾星曰騎官左角理右角將大角者天王帝坐廷

其兩旁各有三星鼎足句之曰攝提晉灼曰如鼎足之句曲也攝提者直斗杓所指

呂建時節故曰攝提格亢為宗廟主疾其南北兩大星曰南門氏

為天根主疫尾為九子曰君臣斥絕不和箕為敖客后妃之府曰

口舌火犯守角則有戟房心王者惡之

南宮朱鳥權衡孟康曰軒轅為權太微為衡也衡太微三光之廷筐衛十二星藩臣西

將東相南四星執法中端門左右掖門掖門內六星諸侯其內五

星五帝坐後聚十五星曰哀鳥郎位旁一大星將位也月五星順

入軌道司其出所守天子所誅也其逆入若不軌道日所犯各之

中坐成形晉灼曰中坐犯帝坐也成形禍福之形見皆羣下不從謀也金火尤甚廷藩西有隨

星四名曰少微士大夫 權軒轅黃龍體孟康曰形如騰龍前大星女主象

旁小星御者後宮屬月五星守犯者如衡占東井為水事火入之

一星居其左右天子且日火為敗東井西曲星曰戊北北河南南

河兩河天闕間為關梁輿鬼鬼祠事中白者為質晉灼曰輿鬼五星其中白者為質火

守南北河兵起穀不登故德成衡觀成潢晉灼曰日月五星不軌道也衡大微廷也觀占也潢五潢五帝車舍傷成戊晉灼曰賊傷之也禍成井晉灼曰東井主水事火入一星居其旁天子且日火敗故曰禍也誅成質晉灼曰

輿鬼天質占曰大臣有誅柳為鳥喙主木草七星頸為員宮主急事張嗥為厨主觴

客翼為羽翮主遠客軫為車主風其旁有一小星曰長沙星星不

欲明明與四星等若五星入軫中兵大起軫南眾星曰天庫庫有

五車車星角若益眾及不具亡處車馬

西宮咸池曰天五潢五潢五帝車舍火入旱金兵水水中有三柱

柱不具兵起奎曰封豨為溝瀆婁為聚眾胃為天倉其南眾星曰

詹積如淳曰芻藁積為詹也昂曰旄頭胡星也為白衣會畢曰罕車為邊兵主弋

獵其大星旁小星為附耳附耳搖動有讒亂臣在側昂畢間為天

街其陰陰國陽陽國孟康曰陰西南象坤維河山已北國也陽河山已南國也參為白虎三星直者是為

衡石孟康曰參三星者白虎宿中東西直似稱衡也下有三星銳曰罰孟康曰在參間上下大故曰銳為

斬艾事其外四星左右肩股也小三星隅置曰觜觶為虎首主葆

旅事如淳曰關中俗謂桑榆葉生為葆晉灼曰禾野生曰旅今之飢民采旅也宋均曰葆守也旅軍旅也言佐參伐斬艾除凶也其南有四星曰天

旅事如淳曰關中俗謂桑榆葉生為葆晉灼曰禾野生曰旅今之飢民采旅也宋均曰葆守也旅軍旅也言佐參伐斬艾除凶也其南有四星曰天



廁天廁下一星曰天矢黃則吉青白黑凶其西有句曲九星三處羅列一曰天旗二曰天苑三曰九旂其東有大星曰狼狼角變色多盜賊下有四星曰弧直狼比地有大星曰南極老人晉灼曰此地近地也老人見治安不見兵起常曰秋分時候之南郊

北宮玄武虛危危為蓋屋宋均曰危上一星高旁兩星下似蓋屋也虛為哭泣之事宋均曰蓋屋之下中無人

但空虛似乎殯宮故主哭泣也其南有眾星曰羽林天軍宋均曰虛危營室陰陽終始之處際會之間恒多姦邪故設羽林為軍衛軍西

為壘或曰戌旁一大星北落北落若微亡軍星動角益稀及五星犯北落入軍軍起火金水尤甚火入軍憂水水患木土軍吉孟康曰木星上

星入北落軍則吉也危東六星兩兩而比曰司寇營室為清廟曰離宮閣道漢

中四星曰天駟旁一星曰王梁王梁策馬車騎滿野旁有八星絕

漢曰天橫天橫旁江星江星動曰人涉水杵曰四星在危南匏瓜

有青黑星守之魚鹽貴南斗為廟其北建星建星者旗也牽牛為

犧牲其北河鼓河鼓大星上將左左將右右將婺女其北織女織女天女孫也

歲星晉灼曰太歲在四仲則歲行三宿太歲在四孟四季則歲行二宿二十八宿三十四宿二十八宿十二歲而周天曰東方春木於人五

常仁也五事貌也仁虧貌失逆春令傷木氣罰見歲星歲星所在

國不可伐可已伐人超舍而前為羸退舍為縮羸其國有兵不復

縮其國有憂其將死國傾敗所去失地所之得地一曰當居不居

國亡所之國昌已居之又東西去之國凶不可舉事用兵安靜中

度吉出入不當其次必有天祇見其舍也歲星羸而東南孟康曰五星東行天西轉

歲星晨見東方行疾則不見不見則變為祇星石氏見彗星甘氏不出三月廼生彗本類星末類

彗長二丈羸東北石氏見覺星甘氏不出二月廼生天棊本類星末銳長四尺縮西南孟康曰歲星當伏西方行遲早沒變為祇星也石氏見欃雲如牛韋昭曰欃音參差之參甘

氏不出三月廼生天槍左右銳長數丈縮西北石氏見槍雲如馬

甘氏不出三月乃生天欒本類星末銳長數丈石氏槍欒倍彗異狀其殃一也必有破國亂君伏死其辜餘殃不盡為旱凶飢暴疾至日行一尺出二十餘日廼入甘氏其國凶不可舉事用兵出而易所當之國是受其殃又曰祆星不出三年其下有軍及失地若國君喪

熒惑

晉灼曰常言十月入太微受制而出行列宿司無道出入無常也

曰南方夏火禮也視也禮虧視失逆夏

令傷火氣罰見熒惑逆行一舍二舍為不祥居之三月國有殃五月受兵七月國半亡地九月地太半亡因與俱出入國絕祀熒惑為亂為成為疾為喪為飢為兵所居之宿國受殃殃還至者雖大當小居之久殃乃至者當小反大已去復還居之若居之而角者若動者繞環之及乍前乍後乍左乍右殃愈甚一曰熒惑出則有大兵入則兵散周還止息廼為其死喪寇亂在其野者亡地曰戰

不勝東行疾則兵聚于東方西行疾則兵聚于西方其南為丈夫喪北為女子喪熒惑天子理也故曰雖有明天子必視熒惑所在

太白

晉灼曰常言正月甲寅與熒惑晨出東方二百四十日而入入四十日又出西方二百四十日而入入三十五日而復出東方出言寅戌入言丑未也

曰西方秋

金義也言也義虧言失逆秋令傷金氣罰見太白日方南太白居其南日方北太白居其北為羸侯王不寧用兵進吉退凶日方南太白居其北日方北太白居其南為縮侯王有憂用兵退吉進凶當出不出當入不入為失舍不有破軍必有死王之墓有亡國一曰天下偃兵壅有兵者所當之國大凶當出不出未當入而入天下偃兵兵在外入未當出而出當入而不入天下起兵有至破國未當出而出未當入而入天下舉兵所當之國亡當期而出其國昌出東為東方入為北方出西為西方入為南方所居久其國利易其鄉凶

蘇林曰疾過也一說易鄉而出入也晉灼曰上言出而易言疾過是也

入七日復出將軍戰死入十日

復出相死之入又復出人君惡之已出三日而復微入三日迺復盛出是為奕而伏

晉灼曰奕退也不進而伏伏不見也

其下國有軍其眾敗將北已入三日又復微出三日迺復盛入其下國有憂帥師雖眾敵食其糧用其兵虜其帥出西方失其行夷狄敗出東方失其行中國敗一曰

出蚤為月食晚為天祚及彗星將發於亡道之國太白出而留桑榆間病其下國

晉灼曰行遲而下也正出舉目平正出桑榆上餘二千里也

上而疾未盡期日過參天病其對國

晉灼曰三分天過其一此戌酉之間也太白經天天下革民更王

孟康曰謂出東入西出西入東也太白陰星出東當

國弱小國疆女主昌太白兵象也出而高用兵深吉淺凶卑淺吉深凶行疾用兵疾吉遲凶行遲用兵遲吉疾凶角敢戰吉不敢戰凶擊角所指吉逆之凶進退左右用兵進退左右吉靜凶園曰靜用兵靜吉趨凶出則兵出入則兵入象太白吉反之凶赤角戰太

白者猶軍也而熒惑憂也故熒惑從太白軍憂離之軍舒出太白

之陰有分軍出其陽有偏將之戰當其行太白還之破軍殺將辰

星殺伐之氣戰鬪之象也與太白俱出東方皆赤而角夷狄敗中

國勝與太白俱出西方皆赤而角中國敗夷狄勝五星分天之中

積于東方中國大利積于西方夷狄用兵者利辰星不出太白為

客辰星出太白為主人辰星與太白不相從雖有軍不戰辰星出

東方太白出西方若辰星出西方太白出東方為格野雖有兵不

戰辰星入太白中五日乃出及入而上出破軍殺將客勝下出客

亡地辰星來抵太白不去將死正其上出破軍殺將客勝下出客

亡地視其所指曰名破軍辰星繞環太白若鬪大戰客勝主人吏

死辰星過太白間可械劔小戰客勝

蘇林曰械音函函容也其間可容一劔也

居太白前旬三日軍罷出太白左小戰歷太白右數萬人戰主人吏死出太白右

去三尺軍急約戰凡太白所出所直之辰其國為得位得位者戰

勝所直之辰順其色而角者勝其色害者敗晉灼曰鄭色黃而赤倉小敗宋色黃而赤黑小敗楚色赤黑小

太白比狼赤比心黃比參右肩青比參左肩黑比奎敗燕色黑黃小

大星色勝位晉灼曰有也行勝色晉灼曰太白行得度勝有色也行得盡勝之晉灼曰行應天度雖有也得位行盡勝之

辰星晉灼曰常以二月春分見奎婁五月夏至見東井八月秋分見角九十一月冬至見牽牛出以辰戌入以丑未二旬而入辰候之東方亥候之西方也曰北方冬

水知也聽也知虧聽失逆冬令傷水氣罰見辰星出蚤為月食晚

為彗星及天妖一時不出其時不和四時不出天下大饑失其時

而出為當寒反温當温反寒當出不出是謂擊卒兵大起與它星

遇而鬪天下大亂晉灼曰祇星彗字之屬也一曰五星出於房心間地動

填星晉灼曰常以甲辰元始建斗之歲填行一宿二十八歲而周天也曰中央季夏土信也思心也仁義禮

智曰信為主貌言視聽曰心為正故四星皆失填星廼為之動填

星所居國吉未當居而居之若已去而復還居之國得土不廼得

女子當居不居既已居之又東西去之國失土不廼失女不有土

事若女之憂居宿久國福厚易福薄當居不居為失填其下國可

伐得者不可伐其贏為王不寧縮有軍不復一曰既已居之又東

西去之其國凶不可舉事用兵失次而上一舍三舍有王命不成

不廼大水失次而下二舍有后感其歲不復不廼天裂若地動凡

五星歲與填合則為內亂與辰合則為變謀而更事與熒惑合則

為飢為旱與太白合則為白衣之會為水太白在南歲在北名曰

牡牡晉灼曰歲陽也太白陰也故曰牡牡年穀大孰太白在北歲在南年或有或亡熒惑

與太白合則為喪不可舉事用兵與填合則為憂主孽卿與辰合

則為北軍用兵舉事大敗填與辰合則將有覆軍下師與太白合

則為疾為內兵辰與太白合則為變謀為兵憂凡歲熒惑填太白

四星與辰鬪皆為戰兵不在外皆為內亂一曰火與水合為淬晉灼曰火

人水故曰淬也與金合為鑠不可舉事用兵土與金合國亡地與木合則國

饑與水合為雍沮晉灼曰沮音沮澀之沮水性雍而潛土故曰雍沮一曰雍填也不可舉事用兵木與金合

鬪國有內亂同舍為合相陵為鬪二星相近者其殃大二星相遠

者殃無傷也從七寸呂內必之韋昭曰必有禍也凡月食五星其國必亡李奇曰謂

其分野之國歲呂飢熒惑呂亂填呂殺太白彊國呂戰辰呂女亂月食大

角王者惡之凡五星所聚宿其國王天下從歲呂義從熒惑呂禮

從填呂重韋昭曰謂以威重得從太白呂兵從辰呂法呂法者呂法致天下也

三星若合是謂驚立絕行晉灼曰有兵喪故驚改王故曰絕也其國外內有兵與喪民人

乏飢改立王公四星若合是謂大湯晉灼曰湯猶盪滌也其國兵喪並起君子

憂小人流五星若合是謂易行有德受慶改立王者掩有四方子

孫蕃昌亡德受罰離其國家滅其宗廟晉灼曰宗祖廟也百姓離去被滿四

方五星皆大其事亦大皆小其事亦小也凡五星色皆圓白為喪

為旱赤中不平為兵青為憂為水黑為疾為多死黃吉皆角赤犯

我城黃地之爭白哭泣之聲青有兵憂黑水五星同色天下戛兵

百姓安寧歌舞呂行不見災疾五穀蕃昌

凡五星

歲緩則不行急則過分逆則占

熒惑緩則不出急則不入違道則占

填緩則不建急則過舍逆則占

太白緩則不出急則不入逆則占

辰緩則不出急則不入非時則占

五星不失行則年穀豐昌

凡呂宿星通下之變者維星散句星信則地動孟康曰散在尾北有星守

三淵天下大水地動海魚出紀星散者山崩不即有喪龜鼈星不居漢中川有易者辰星入五車大水熒惑入積水水兵起入積薪早兵起守之亦然極後有四星名曰句星斗杓後有三星名曰維星散者不相從也孟康曰散不復行列而聚也三淵蓋五車之三柱也晉灼曰柱音注解之注天紀屬貫索積薪在北戌西北積水在北戌東北

角亢氏沅州房心豫州尾箕幽州斗江湖牽牛婺女揚州虛危青州營室東壁并州奎婁胃徐州昴畢冀州觜觶參益州東井輿鬼雍州柳七星張三河翼軫荊州甲乙海外日月不占晉灼曰海外遠甲乙日時不以占之丙丁江淮海岱戊巳中州河濟庚辛華山呂西壬癸常山呂北一曰甲齊乙東夷丙楚丁南夷戊魏巳韓庚秦辛西夷壬燕趙癸北夷子周丑翟寅趙卯鄭辰邯鄲巳衛午秦未中山申齊酉魯戌吳越亥燕代秦之疆候太白占狼弧吳楚之疆候熒惑占烏衡燕齊之

疆候辰星占虛危宋鄭之疆候歲星占房心晉之疆亦候辰星占參罰及秦并吞三晉燕代自河山呂南者中國中國於四海內則在東南為陽陽則日歲星熒惑填星占於街南畢主之其西北則胡貉月氏旃裘引弓之民為陰陰則月太白辰星占於街北昴主之故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沒於勃海碣石是以秦晉好用兵孟康曰秦晉西南維之北為陰與胡貉引弓之民同故好用兵復占太白太自主中國而胡貉數侵掠獨占辰星辰星出入趨疾常主夷狄其大經也凡五星早出為羸羸為客晚出為縮縮為主人五星羸縮必有天應見杓

太歲在寅曰攝提格歲星正月晨出東方石氏曰名監惠在斗牽牛失次杓早水晚早甘氏在建星婺女太初歷在營室東壁在卯曰單闕二月出石氏曰名降入在婺女虛危甘氏在虛危失

次杓有水災太初在奎婁

在辰曰執徐三月出石氏曰名青章在營室東壁失次杓早早晚  
水甘氏同太初在胃昴

在巳曰大荒落四月出石氏曰名路踵在奎婁甘氏同太初在參  
罰

在午曰敦牂五月出石氏曰名啓明在胃昴畢失次杓早早晚水  
甘氏同太初在東井輿鬼

在未曰協洽六月出石氏曰名長烈在觜觶參甘氏在參罰太初  
在注張七星

在申曰涇灘七月出石氏曰名天晉在東井輿鬼甘氏在弧太初  
在翼軫

在酉曰作爾雅作詬作詬八月出石氏曰名長壬在柳七星張失次杓有

女喪民疾甘氏在注張失次杓有火太初在角亢

在戌曰掩茂九月出石氏曰名天睢在翼軫失次杓水甘氏在七  
星翼太初在氏房心

在亥曰大淵獻十月出石氏曰名天皇在角亢始甘氏在軫角亢  
太初在尾箕

在子曰困敦十一月出石氏曰名天宗在氏房始甘氏同太初在  
建星牽牛

在丑曰赤奮若十二月出石氏曰名天昊在尾箕甘氏在心尾太  
初在婺女虛危甘氏太初歷所呂不同者呂星羸縮在前各錄後

所見也其四星亦略如此  
古歷五星之推亡逆行者至甘氏石氏經呂熒惑太白為有逆行

夫歷者正行也古人有言曰天下太平五星循度亡有逆行日不

食朔月不食望夏氏日月傳曰日月食盡主位也不盡臣位也星傳曰日者德也月者刑也故曰日食修德月食修刑然而歷紀推月食與二星之逆亡異熒惑主內亂太白金兵月主刑自周室衰亂臣賊子師旅數起刑罰夫中雖其亡亂臣賊子師旅之變內臣猶不治四夷猶不服兵革猶不寢刑罰猶不錯故二星與月為之失度三變常見及有亂臣賊子伏尸流血之兵大變乃出甘石氏見其常然因曰為紀皆非正行也詩云彼月而食則惟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詩傳曰月食非常也比之日食猶常也日食則不臧矣謂之小變可也謂之正行非也故熒惑必行十六舍去日遠而顯恣太白出西方進在日前氣盛乃逆行及月必食於望亦誅盛也

國皇星大而赤狀類南極所出其下起兵兵彊其衝不利孟康曰歲星之精散

所為也五星之精散為六十四變志記不盡也

昭明星大而白無角乍上乍下所出國起兵多變孟康曰形如三星几几上有九彗上向熒惑之

五殘星出正東東方之星其狀類辰去地可六丈大而黃孟康曰星表有青氣如暈有毛填星之精

六賊星出正南南方之星去地可六丈大而赤數動有光孟康曰形如彗芒九角太白之精

司詭星出正西西方之星去地可六丈大而白類太白孟康曰星大而

咸漢星出正北北方之星去地可六丈大而赤數動察之中青孟

四填星出四隅去地可四丈地維臧光亦出四隅去地可二丈若

曰一名獄漢星青中赤表下有二彗從橫亦填星之精也



月始出所見下有亂者亡有德者昌

燭星狀如太白其出也不行見則滅所燭城邑亂孟康曰星上有三彗上出亦填星之精也如

星非星如雲非雲名曰歸邪李奇曰邪音蛇孟康曰星有雨赤彗上向上有蓋狀氣下連星歸邪出必有歸

國者星者金之散氣其本曰人孟康曰星石也金石相生人與星氣相應也星眾國吉少則凶

漢者亦金散氣其本曰水星多多水少則旱孟康曰漢河漢也水生於金多少謂漢中星也其大

經也

天鼓有音如雷非雷音在地而下及地其所住者兵發其下

天狗狀如大流星孟康曰星有尾旁有彗下有如狗形者亦太白之精有聲其下止地類狗所墜及

望之如火光炎炎中天其下圜如數頃田處上銳見則有黃色千

里破軍殺將

格澤者如炎火之狀黃白起地而上下大上銳其見也不種而獲

不有土功必有大客

蚩尤之旗類彗而後曲象旗孟康曰熒惑之精也晉灼曰呂氏春秋云其色黃上白下也見則王者征伐四方

旬始出於北斗旁狀如雄雞其怒青黑色象伏鼈李奇曰怒當首奔晉灼曰鼈雌也或曰怒則色

青宋均曰怒謂芒角刺出

枉矢狀類大流星虵行而倉黑望如有毛目然

長庚廣如一匹布著天此星見起兵星碌至地則石也如淳曰碌亦墜也天暉

而見景星孟康曰暉精明也有赤方氣與青方氣相連赤方中有兩黃星青方中有一黃星凡三星合為景星也

景星者德星也其狀無常常出於有道之國日有中道月有九行

中道者黃道一曰光道光道北至東井去北極近南至牽牛去北

極遠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夏至至於東井北近極故晷短立八

尺之表而晷景長尺五寸八分冬至至於牽牛遠極故晷長立八

尺之表而晷景長丈三尺一寸四分春秋分日至婁角去極中而

暑中立八尺之表而暑景長七尺三寸六分此日去極遠近之差  
暑景長短之制也去極遠近難知要曰暑景暑景者所已知日之  
南北也日陽也陽用事則日進而北晝進而長陽勝故為溫暑陰  
用事則日退而南晝退而短陰勝故為涼寒也故日進為暑退為  
寒若日之南北失節暑過而長為常寒退而短為常燠此寒燠之  
表也故曰為寒暑一曰暑長為涼短為早奢為扶鄭氏曰扶當為幡齊魯  
之間聲如幡幡扶聲近  
蟠止不行也蘇林曰景形奢大也晉灼  
曰扶附也小臣佞媚附近君子之側也扶者邪臣進而正臣疎君子不足姦人  
有餘月有九行者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  
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立春春分月東從青道立秋秋分西從  
白道立冬冬至北從黑道立夏夏至南從赤道然用之一決房中  
道青赤出陽道白黑出陰道若月失節度而妄行出陽道則旱風  
出陰道則陰雨凡君行急則日行疾君行緩則日行遲日行不可

指而知也故曰二至二分之星為候日東行星西轉冬至昏奎八  
度中夏至氏十三度中春分柳一度中秋分牽牛三度七分中此  
其正行也日行疾則星西轉疾事執然也故過中則疾君行急之  
感也不及中則遲君行緩之象也至月行則曰晦朔決之日冬則  
南夏則北冬至於牽牛夏至於東井日之所行為中道月五星皆  
隨之也箕星為風東北之星也東北地事天位也孟康曰東北陽日月五  
星起於牽牛故為天位  
坤在西南紐於陽為  
地統故為地事也故易曰東北喪朋及巽在東南為風風陽中之陰大  
臣之象也其星軫也月去中道移而東北入箕若東南入軫則多  
風西方為雨雨少陰之位也月失中道移而西入畢則多雨故詩  
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言多雨也星傳曰月入畢則將相有呂家  
犯罪者言陰盛也書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月之從星則曰風雨  
言失中道而東西也故星傳曰月南入牽牛南戒民間疾疫月北

入太微出坐北若犯坐則下人謀上一日月為風雨日為寒溫冬  
至日南極晷長南不極則溫為害夏至日北極晷短北不極則寒  
為害故書曰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也政治變於下日月運於上  
矣日出房北為雨為陰為亂為兵出房南為旱為天喪水旱至衝  
而應及五星之變必然之効也兩軍相當日暈等力均厚長大有  
勝薄短小亡勝重抱大破亡抱為和背為不和為分離相去直為  
自立立兵破軍若曰殺將抱且戴有喜圍在中中勝在外外勝青  
外赤中白和相去赤外青中白惡相去氣暈先至而後去居軍勝  
先至先去前有利後有病後至後去前病後利後至先去前後皆  
病居軍不勝見而去其後發疾雖勝亡功見半日日上功太白重  
屈短上下銳李奇曰屈或為尾韋昭曰短而直者也或曰短屈之虹有者下大流血日暈制勝近期三  
十日遠期六十日其食食所不利復生生所利不然食盡為主位

曰其直及日所躔加日時用名其國凡望雲氣仰而望之三四百  
里平望在桑榆上千餘里二千里登高而望之下屬地者居三千  
里雲氣有戰居上者勝自華曰南氣下黑上赤嵩高三河之郊氣  
正赤常山曰北氣下黑上青勃碣海岱之間氣皆黑江淮之間氣  
皆白徒氣白土功氣黃車氣乍高乍下往往而聚騎氣卑而布卒  
氣搏如淳曰搏專也搏音徒端反前卑而後高者疾前方而後高者銳後銳而卑者  
卻其氣平者其行徐前高後卑者不止而反氣相遇者卑勝高銳  
勝方氣來卑而循車道者不過三四日去之五六里見氣來高七  
八尺者不過五六日去之十餘二十里見氣來高丈餘二丈者不  
過三四日去之五六十里見捎雲精白者其將悍晉灼曰捎音霄韋昭曰音髻其  
士怯其大根而前絕遠者戰精白其芒低者戰勝其前赤而印者  
戰不勝陳雲如立垣杼雲類杼柚雲搏而端銳杓雲如繩者居前

竟天其半半天蜺雲者類鬪旗故銳鉤雲句曲諸此雲見日五色  
占而澤搏密其見動人迺有占兵必起占鬪其直王朔所候決於  
日旁日旁雲氣人主象皆如其形日占故北夷之氣如羣畜穿閭  
南夷之氣類舟船幡旗大水處敗軍場破國之虛下有積泉金寶  
上皆有氣不可不察海旁蠶氣象樓臺廣塹氣成宮闕然雲氣各  
象其山川人民所聚積故候息耗者入國邑視封畷田疇之整治  
如淳曰蔡邕云麻田曰疇城郭室屋門戶之潤澤次至車服畜產精華實息者吉虛  
耗者凶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困是謂慶雲慶雲  
見喜氣也若霧非霧衣冠不濡見則其城被甲而趨夫雷電赧重  
辟歷夜明者陽氣之動者也春夏則發秋冬則臧故候書者亡不  
司天開縣物孟康曰謂天裂而見物象也天開示縣象地動圻絕山崩及阨川塞谿坑孟康曰坑音羅服謂谿坑崩也蘇林曰坑音伏伏流也如淳曰坑填塞不通也水澹地長澤竭見象城郭門閭潤息彙枯宮廟

廊第人民所次魯俗車服觀民飲食五穀草木觀其所屬倉府廩  
庫四通之路六畜禽獸所產去就魚鼈鳥鼠觀其所處鬼哭若諱  
與人逢還訛言誠然凡候歲美惡謹候歲始歲始或冬至日產氣  
始萌臘明日人衆卒歲壹會飲食發陽氣故曰初歲正月旦王者  
歲首立春四時之始也四始者候之日而漢魏鮮集臘明正月旦  
決八風孟康曰魏鮮人姓各作占候者也風從南大旱西南小旱西方有兵西北戎叔為  
孟康曰戎叔胡豆也為成也小雨趣兵北方為中歲東北為上歲韋昭曰上歲大穰東方大水  
東南民有疾疫歲惡故八風各與其衝對課多者為勝多勝少久  
勝亟疾勝徐旦至食為麥食至日跌為疾跌至晡為黍晡至下晡  
為叔下晡至日入為麻欲終日有雲有風有日當其時深而多實  
亡雲有風日當其時淺而少實有雲風亡日當其時深而少實有  
日亡雲不風當其時者稼有敗如食頃小敗孰五斗米頃大敗風

復起有雲其稼復起各占其時用雲色占種所宜雨雪寒歲惡是

日光明聽都邑人民之聲聲宮則歲美吉商有兵徵旱羽水角歲

惡或從正月旦比數雨率日食一升至七升而極孟康曰正月一日雨而民有一升之食二日雨

民有二升之食如此至七日已來驗也過之不占數至十二日直其月占水旱孟康曰一日雨正月水也為其

環域千里內占即為天下候竟正月孟康曰月三十日周天歷二十八宿然後可占天下月所離列

宿日風雲占其國然必察太歲所在金穰水毀木飢火旱此其大

經也正月上甲風從東方來宜蠶從西方來若且有黃雲惡冬至

短極縣土炭孟康曰先冬至三日縣土炭於衡兩端輕重適均冬至而陽氣至則炭重夏至陰氣至則土重晉灼曰蔡邕歷律記候鍾律權土炭冬至陽氣應黃鍾通土炭輕而衡仰夏至陽氣應蕤賓通土炭重而衡低進退先後五日之中炭動麋鹿解角蘭根出泉水踊略曰知日

至要決暑景夫天運三十歲一小變百年中變五百年大變三大

變一紀三紀而大備此其大數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日食三

十六彗星三見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者各一當是時禍亂

輒應周室微弱上下交怨殺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

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自是之後眾暴寡大并小秦楚吳粵夷

狄也為彊伯田氏篡叁三家分晉並為戰國爭於攻取兵革遞起

城邑數屠因呂飢饉疾疫愁苦臣主共憂患其察禳祥候星氣尤

急如淳曰呂氏春秋荆人鬼越人禳今之巫祝禱祠淫祀之比也晉灼曰禳音珠幾之幾近世十二諸侯七國相王言從橫

者繼踵而占天文者因時務論書傳故其占驗鱗雜米鹽亡可錄

者周卒為秦所滅始皇之時十五年間彗星四見久者八十日長

或竟天後秦遂呂兵內兼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亂麻又熒惑守

心及天市芒角色赤如雞血始皇既死適庶相殺二世即位殘骨

肉戮將相太白再經天因呂張楚並興兵相踰籍蘇林曰踰音臺登躡也或作蹈秦遂

呂亡項羽救鉅鹿枉矢西流枉矢所觸天下之所伐射滅亡象也

物莫直於矢今蛇行不能直而枉者執矢者亦不正呂象項羽執

政亂也羽遂合從阬秦人屠咸陽凡枉矢之流呂亂伐亂也

漢元年十月五星聚於東井呂歷推之從歲星也李奇曰歲星得其正度其四星隨比常正行故

曰從也孟康曰歲星先至先至為主也此高皇帝受命之符也故客謂張耳曰東并秦地漢

王入秦五星從歲星聚當呂義取天下秦王子嬰降於枳道漢王

呂屬吏寶器婦女亡所取閉宮封門還軍次于霸上呂侯諸侯與

秦民約法三章民亡不歸心者可謂能行義矣天之所予也五年

遂定天下即帝位此明歲星之崇義東井為秦之地明効也

三年秋太白出西方有光幾中晉灼曰幾中近踰身乍北乍南過期迺入辰星

出四孟韋昭曰法當出四仲出四孟為易主之象也是時項羽為楚王而漢已定三秦與相距

滎陽太白出西方有光幾中是秦地戰將勝而漢國將興也辰星

出四孟易王之表也後二年漢滅楚

七月月暈圍參畢七重占曰畢昴間天街也街北胡也街南中國

也昴為匈奴參為趙畢為邊兵是歲高皇帝自將兵擊匈奴至平

城為冒頓單于所圍七日廼解

十二年春熒惑守心李奇曰心為天王也四月宮車晏駕應劭曰天子當晨起早作而方崩殞故稱晏駕云韋昭曰凡初崩為

晏駕者臣子之心猶為宮車當駕而出耳

孝惠二年天開東北廣十餘丈長二十餘丈地動陰有餘天裂陽

不足皆下盛彊將害上之變也其後有呂氏之亂

孝文後二年正月壬寅天欖夕出西南孟康曰歲星之精占曰為兵喪亂其

六年十一月匈奴入上郡雲中漢起三軍呂衛京師其四月乙巳

水木火三合於東井占曰外內有兵與喪改立王公東井秦也八

月天狗下梁壑是歲誅反者周殷長安市其七年六月文帝崩其

十一月戊戌土水合於危占曰為雍沮所當之國不可舉事用兵

必受其殃一曰將覆軍危參也其七月火東行行畢陽環畢東北

出而西逆行至昴卽南廼東行占曰爲喪死寇亂畢昴趙也  
孝景元年正月癸酉金水合於婺女占曰爲變謀爲兵憂婺女粵  
也又爲齊其七月乙丑金木水三合於張占曰外內有兵與喪改  
立王公張周地今之河南也又爲楚其二年七月丙子火與水晨  
出東方因守斗占曰其國絕祀至其十二月水火合於斗占曰爲  
淬不可舉事用兵必受其殃一曰爲北軍用兵舉事大敗斗吳也  
又爲粵是歲彗星出西南其三月立六皇子爲王 淮陽汝南河  
間臨江長沙廣川其三年吳楚膠西膠東淄川濟南趙七國反吳  
楚兵先至攻梁膠西膠東淄川三國攻圍齊漢遣大將軍周亞夫  
等戍止河南呂候吳楚之敝遂敗之吳王亡走粵粵攻而殺之平  
陽侯敗三國之師于叁咸伏其辜叁王自殺漢兵呂水攻趙城城  
壞王自殺六月立皇子二人楚元王子一人爲王王膠西中山楚

徙濟北爲淄川王淮陽爲魯王汝南爲江都王七月兵罷天狗下  
占爲破軍殺將狗又守禦類也天狗所降呂戒守禦吳楚攻梁梁  
堅城守遂伏尸流血其下

三年填星在婁幾入還居奎奎魯也占曰其國得地爲得填是歲  
魯爲國

四年七月癸未火入東井行陰又呂九月己未入輿鬼戊寅出占  
曰爲誅罰又爲火災後二年有栗氏事其後未央東闕災

中元年填星當在觜觶參去居東井占曰亡地不廼有女憂其三  
年正月丁亥金木合於觜觶爲白衣之會二月丁酉彗星夜見西  
北色白長丈在觜觶且去益小十五日不見占曰必有破國亂君  
伏死其辜觜觶梁也其五月甲午金木俱在東井戊金去木留守  
之二十日占曰傷成於戊木爲諸侯誅將行於諸侯也其六月壬

戊蓬星見西南在房南去房可二丈大如二斗器色白癸亥在心東北可長丈所甲子在尾北可六丈丁卯在箕北近漢稍小且去時大如桃壬申去凡十日占曰蓬星出必有亂臣房心間天子宮也是時梁王欲爲漢嗣使人殺漢爭臣袁盎漢按誅梁大臣芥戊用梁王恐懼布車入關伏斧戍謝罪然後得免

中三年十一月庚午夕金火合於虛相去一寸占曰爲鑠爲喪虛齊也

四年四月丙申金木合於東井占曰爲白衣之會非秦也其五年四月乙巳水火合於參占曰國不吉參梁也其六年四月梁孝王死五月城陽王濟陰王死六月成陽公主死出入三月天子四衣白臨邸第

後元年五月壬午火金合於輿鬼之東北不至柳出輿鬼北可五寸占曰爲鑠有喪輿鬼秦也丙戌地大動鈴鈴然民大疫死棺貴至秋止

孝武建元三年三月有星孛於注張歷太微于紫宮至於天漢春秋星孛於北斗齊魯晉之君皆將死亂今星孛歷五宿其後濟東膠西江都王皆坐法削黜自殺淮陽衡山謀反而誅

三年四月有星孛於天紀至織女占曰織女有女變天紀爲地震至四年十月而地動其後陳皇后廢六年熒惑守輿鬼占曰爲火變有喪是歲高園有火災竇太后崩

元光元年六月客星見于房占曰爲兵起其二年十一月單于將十萬騎入武州漢遣兵三十餘萬呂待之元光中天星盡捨上呂問候星者對曰星捨者民勞也後伐四夷百姓勞于兵革

元鼎五年太白入于天苑占曰將呂馬起兵也一曰馬將呂軍而



死耗其後曰天馬故誅大宛馬大死於軍

元鼎中熒惑守南斗占曰熒惑所守為亂賊喪兵守之久其國絕祀南斗越分也其後越相呂嘉殺其王及太后漢兵誅之滅其國元封中星孛于河戍占曰南戍為越門北戍為胡門其後漢兵擊拔朝鮮呂為樂浪玄菟郡朝鮮在海中越之象也居北方胡之城也

太初中星孛于招搖傳曰客星守招搖蠻夷有亂民死君其後漢兵擊大宛斬其王招搖遠夷之分也

孝昭始元中漢宦者梁成恢及燕王候星者吳莫如見蓬星出西方天市東門行過河鼓入營室中恢曰蓬星出六十日不出三年下有亂臣戮死於市後太白出西方下行一舍復上行二舍而下去太白山上復下將有戮死者後太白出東方入咸池東下入

東井人臣不忠有謀上者後太白入太微西藩第一星北出東藩

第一星北東下之微者天廷也太白行其中宮門當閉大將被

甲兵邪臣伏誅熒惑在接逆行至奎法曰當有兵後太白入昴莫如曰蓬星出西方當有大臣戮死者太白星入東井太微廷出東

門漢有死將後熒惑出東方守太白兵當起主人不勝後流星下燕萬載宮極東去

李奇曰極屋梁也三輔間名為極或曰極棟也三輔間名棟為極彘棟東去也廷駕謂之堂前閣楯也

法曰國恐有

誅其後左將軍桀票騎將軍安與長公主燕刺王謀作亂咸伏其

辜兵誅焉

元鳳四年九月客星在紫宮中斗樞極間占曰為兵其五年六月發三輔郡國少年詣北軍五年四月燭星見奎婁間占曰有土功胡人死邊城和其六年正月築遼東玄菟城二月度遼將軍范明友擊烏桓還

元平元年正月庚子日出時有黑雲狀如焱風亂鬻音轉出西北東南行轉而西有頃亡占曰有雲如衆風是謂風師法有大兵其後兵起烏孫五將征匈奴

二月甲申晨有大星如月有衆星隨而西行乙酉祥雲如狗赤色長尾三枚夾漢西行大星如月大臣之象衆星隨之衆皆隨從也天文呂東行為順西行為逆此大臣欲行權呂安社稷占曰太白散為天狗為卒起卒起見禍無時臣運柄祥雲為亂君到其四月昌邑王賀行淫辟立二十七日大將軍霍光白皇太后廢賀

三月丙戌流星出翼軫東北于太微入紫宮始出小且入大有光入有頃聲如雷三鳴止占曰流星入紫宮天下大凶其四月癸未宮車晏駕

孝宣本始元年四月壬戌甲夜辰星與參出西方其二年七月辛

亥夕辰星與翼出皆為蚤占曰大臣誅其後熒惑守房之鉤鈴鉤

鈴天子之御也

晉灼曰上言房為天駟其陰右駟旁有二星曰鈴故曰天子御也

占曰不夫僕則奉車不黜

即死也房心天子宮也房為將相心為子屬也其地宋今楚彭城也

四年七月甲辰辰星在翼月犯之占曰兵起上卿死將相也是日熒惑入輿鬼天質占曰大臣有誅者名曰天賊在大人之側

地節元年正月戊午乙夜月食熒惑

孟康曰凡星入月見月中為星食月月奄星星滅為月食星

熒惑在

角亢占曰憂在宮中非賊而盜也有內亂讒臣在旁其辛酉熒惑入氏中氏天子之宮熒惑入之有賊臣其六月戊戌甲夜客星又居左右角間東南指長可二尺色白占曰有姦人在宮廷間其丙寅又有客星見貫索東北南行至七月癸酉夜入天市芒炎東南指其色白占曰有戮卿一曰有戮王期皆一年遠二年是時楚王

延壽謀逆自殺

四年故大將軍霍光夫人顯將軍霍禹范明友奉車霍山及諸昆弟賓婚為侍中諸曹九卿郡守皆謀反咸伏其辜

黃龍元年三月客星居王梁東北可九尺長丈餘西指出閣道間至紫宮其十二月宮車晏駕

元帝初元元年四月客星大如爪色青白在南斗第二星東可四尺占曰為水飢其五月勃海水大溢六月關東大飢民多餓死琅邪郡人相食

二年五月客星見昴分居卷舌東可五尺青白色炎長三寸占曰天下有妄言者共十二月鉅鹿都尉謝君男詐為神人論死父免

官 孟康曰姓謝名君男者兒也不記其名直言旁耳

五年四月彗星出西北赤黃色長八尺所後數日長丈餘東北指

在參分後二歲餘西羌反

孝成建始元年九月戊子有流星出文昌色白光燭地長可四丈大一圍動搖如龍虵形有頃長可五六丈大四圍所訕折委曲貫紫宮西在斗西北子亥間後訕如環北方不合留一合所占曰文昌為上將貴相是時帝舅王鳳為大將軍其後宣帝舅子王商為丞相皆貴重任政鳳妬商譖而罷之商自殺親屬皆廢黜

四年七月熒惑踰歲星居其東北半寸所如連李時歲星在關星西四尺所熒惑初從畢口大星東東北往數日至往疾去遲占曰

熒惑與歲星鬪有病君飢歲至河平元年三月旱傷麥民食榆皮

避其時

二年十二月壬申太皇太后避時昆明東觀

如淳曰食貨志武帝修昆明池列觀環之或曰即病謝君男故

十一月乙卯月食填星星不見時在輿鬼西北八九尺所占日月

食填星流民千里

河平元年三月流民入函谷關

河平二年十月下旬填星在東井軒轅南端大星尺餘歲星在其西北尺所熒惑在其西北二尺所皆從西方來填星貫輿鬼先到歲星次熒惑亦貫輿鬼十一月上旬歲星熒惑西去填星皆西北逆行占曰三星若合是謂驚位是謂絕行外內有兵與喪改立王公其十一月丁巳夜郎王歆大逆不道牂牁太守立捕殺歆

三年九月甲戌東郡莊平男子侯母辟兄弟五人羣黨為盜攻燔官寺縛縣長吏盜取印綬自稱將軍三月辛卯左將軍千秋卒右將軍史丹為左將軍四年四月戊申梁王賀薨

陽朔元年七月壬子月犯心星占曰其國有憂若有大喪房心為宋今楚地十一月辛未楚王友薨

四年閏月庚午飛星大如缶出西南入斗下占曰漢使匈奴明年鴻嘉元年正月匈奴單于雕陶莫臯死五月甲午遣中郎將楊興使弔

永始二年二月癸未夜東方有赤色大三四圍長二三丈索索如樹南方有大四五圍下行十餘丈皆不至地滅占曰東方客之變氣狀如樹木呂此知四方欲動者明年十二月己卯尉氏男子樊並等謀反賊殺陳留太守嚴普及吏民出囚徒取庫兵劫略令丞自稱將軍皆誅死庚子山陽鐵官亡徒蘇令等殺傷吏民篡出囚徒取庫兵聚黨數百人為大賊踰年經歷郡國四十餘一日有兩氣同時起並見而並令等同月俱發也

元延元年四月丁酉日舖時天暝晏殷殷如雷聲有流星頭大如缶長十餘丈皎然赤白色從日下東南去四面或大如盂或如雞

子耀耀如雨下至昏止郡國皆言星隕春秋星隕如雨爲王者失  
執諸侯起伯之異也其後王莽遂顛國柄王氏之興萌於成帝是  
呂有星隕之變後莽遂篡國

綏和元年正月辛未流星從東南入北斗長數十丈二刻所息  
占曰大臣有繫者其年十一月庚子定陵侯淳于長坐執左道下  
獄死

二年春熒惑守心二月乙丑丞相翟方進欲塞災異自殺三月丙  
戌宮車晏駕

哀帝建平元年正月丁未日出時有著天白氣廣如一匹布長十  
餘丈西南行謹如雷西南行一刻而止名曰天狗傳曰言之不從  
則有犬禍詩妖到其四年正月二月三月民相驚動謹譁奔走傳  
行詔籌祠西王母又曰從日人當來

十二月白氣出西南從地上至天出參下貫天廁廣如一匹布長  
十餘丈十餘日去占曰天子有陰病其三年十一月壬子太皇太  
后詔曰皇帝寬仁孝順奉承聖緒靡有解怠而久病未瘳夙夜惟  
思殆繼體之君不宜改作春秋大復古其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  
如故

二年二月彗星出牽牛七十餘日傳曰彗所已除舊布新也牽牛  
日月五星所從起歷數之元三正之始彗而出之改更之象也其  
出久者爲其事大也其六月甲子夏賀良等建言當改元易號增  
漏刻詔書改建平二年爲太初元將元年號曰陳聖劉太平皇帝  
刻漏呂百二十爲度八月丁巳悉復蠲除之賀良及黨與皆伏誅  
流放其後卒有王莽篡國之禍

元壽元年十一月歲星入太微逆行于右執法占曰大臣有憂執

法者誅若有罪二年十月戊寅高安侯董賢免大司馬位歸第自殺

天文志第六

漢書二十八

漢書二十八

五行志第七上

漢書二十七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雒出書聖人則之師古曰上繫之辭也

劉歆曰為處義氏繼天而王師古曰處讀與伏同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師古曰取法雒書而陳洪範也聖

人行其道而寶其真降及于殷箕子在父師位而典之師古曰父師即太師殷之三公也箕子紂之諸父而為太師故曰父師周既克殷呂箕子歸武王親虛已而問焉故經曰惟

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師古曰祀年也商曰祀自此以下皆周書洪範之文王廼言曰烏疇箕子惟

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尋倫迨敘服虔曰隲音陟也應劭曰陰覆也攸所也言天覆下民王者當助天居我不知居天常理所次序也陟升也相助也協和也倫理也師古曰隲音質隲定也協和也天不言而默定下人助合其居箕子廼言曰我聞在

昔鯀陞洪水汨陳其五行應劭曰陞塞也汨亂也水性流行而鯀障塞之失其本性其餘所陳列皆亂故曰亂陳五行也師古曰汨音骨帝

乃震怒弗畀洪範九疇彝倫迨斁師古曰帝謂上帝即天也震動也畀與也疇類也九類即九章也斁敗也音丁故反帝

乃震怒弗畀洪範九疇彝倫迨斁師古曰帝謂上帝即天也震動也畀與也疇類也九類即九章也斁敗也音丁故反帝

則極死禹迺嗣興師古曰極誅也見桀而死極音居力反天迺錫禹洪範九疇彝倫道敘師古曰

曰自此以上此武王問雒書於箕子箕子對禹得雒書之意也初一日

五行師古曰謂之行次二曰羞用五事師古曰羞進也次三曰農用八政張晏曰農食之本食

為八政首故以農為名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農厚也羞用義例皆同非田農之義也

次四曰計用五紀應劭曰計合也合成五行為之條紀也師古曰計讀曰叶和也

次五曰建用皇極應劭曰皇太極中也次六曰艾用三德應劭曰艾治也治大中之道用三德也師古曰艾讀曰艾

次七曰明用稽疑應劭曰疑事明考之於蓍龜次八曰念用庶徵師古曰念思也庶衆也徵應也次九曰嚮

用五福畏用六極應劭曰天所以嚮樂人用五福所以畏懼人用六極凡此六十五字皆雒書本文

所謂天迺錫禹大法九章常事所次者也呂為河圖雒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相為表裏昔殷道弛文王演周易師古曰演廣也更廣其文也演音弋善反周道

敝孔子述春秋則乾坤之陰陽效洪範之咎徵天人之道粲然著矣漢興承秦滅學之後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

為儒者宗宣元之後劉向治穀梁春秋數其畎福傳以洪範師古曰畎古文

禍字以洪範義傳而說之傳字或作傳讀曰附謂附著與仲舒錯師古曰錯互不同也至向子歆治左氏傳其春秋

意亦已乖矣言五行傳又頗不同是呂搯仲舒別向歆師古曰搯字與擊同謂引取之

搯音來敢反傳載眭孟夏侯勝京房谷永李尋之徒所陳行事師古曰眭音息規反說在眭孟傳

訖于王莽舉十二世呂傳春秋著于篇師古曰傳讀曰附謂比附其事

經曰初一日五行五行一日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

曰潤下火曰炎上師古曰皆水火自然之性也木曰曲直師古曰言可揉而曲可矯而直金曰從革張晏曰革更也

土爰稼穡師古曰爰亦曰也一說爰於也可於稼穡也種之曰稼收聚曰穡傳曰田獵不宿李奇曰其時也或曰賦履畝之事也臣贊曰姦謂邪謀也師古曰即下所謂作爲姦詐以奪農時李說是

則木不曲直說曰木東方也於易地上之木為觀師古曰坤下巽上觀巽為木故云地上之木也其於王事威儀容貌亦可觀者也故

行步有佩玉之度師古曰玉佩上有雙璜瑀瑁以雜之衡牙玼珠以納其間右徵角而左宮羽進則掩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焉是為行步之節度

登車有和鸞之節師古曰和鈴也以金為之施於衡上鸞亦以金為鸞鳥而銜鈴焉施於鑣上動皆有聲以為舒疾之

也璜音黃瑀音居瑁音禹蚘音步干反

音禹蚘音步干反

音禹蚘音步干反

音禹蚘音步干反

音禹蚘音步干反

音禹蚘音步干反

疾田狩有三驅之制師古曰謂田獵三驅也三驅之禮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也飲食有享獻之禮師古曰以禮飲食謂之享進爵於前謂之獻

則木得其性矣若迺田獵馳騁不反宮室飲食沈湎不顧法度師古曰沈湎謂溺於酒食

矣蓋工匠之為輪矢者多傷敗如淳曰採輪不曲矯矢不直也及木為變怪臣瓚曰梓柱更生及變為人形

是為木不曲直春秋成公十六年正月雨木冰劉歆曰為上陽

施不下通下陰施不上達故雨而木為之冰霧氣寒師古曰霧音紛木不曲

直也劉向曰為冰者陰之盛而水滯者也木者少陽貴臣卿大夫

之象也此人將有害則陰氣協木木先寒故得雨而冰也是時叔

孫喬如出奔公子偃誅死師古曰叔孫喬如叔孫宣伯也通於宣公夫人穆姜謀欲作亂不克而出奔齊公子偃宣公庶子成公弟也豫喬如

之謀故見誅事並在十六年冬一曰時晉執季孫行父又執公此執辱之異師古曰行父季文子也十六年

秋公會晉侯于沙隨晉受喬如之譖而止或曰今之長老名木冰為木介介者

公是年九月又信喬如之譖而執行父也

甲甲兵象也是歲晉有陽陵之戰楚王傷目而敗師古曰晉楚戰于陽陵地屬常雨也

傳曰棄法律逐功臣殺太子呂妾為妻則火不炎上說曰火南方

揚光輝為明者也其於王者南面鄉明而治師古曰鄉讀曰嚮書云知人則

哲能官人師古曰虞書咎繇謨之辭哲智也故堯舜舉羣賢而命之朝師古曰謂稷禹

行焉可謂明矣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浸潤言積漸也膚受謂初入皮膚以至骨髓也賢佞分別官人有序帥

由舊章師古曰帥循也由從也用也敬重功勳殊別適庶師古曰適讀曰嫡如此則火得其性

矣若迺信道不篤師古曰篤厚也或耀虛偽讒夫昌邪勝正則火失其性矣

自上而降及濫炎妄起師古曰炎讀曰談災宗廟燒宮館雖興師眾邦能救

也是為火不炎上春秋桓公十四年八月壬申御廩災董仲舒曰

為先是四國共伐魯大破之於龍門韋昭曰魯郭門百姓傷者未瘳怨咎未

前漢二十一



復而君臣俱情內急政事外侮四隣非能保守宗廟終其天年者也故天災御廩呂戒之劉向曰為御廩夫人八妾所舂米之臧呂

奉宗廟者也師古曰一娶九女正嫡一時夫人有淫行師古曰謂通於齊侯挾逆心師古曰謂欲弑

桓天戒若曰夫人不可呂奉宗廟桓不寤與夫人俱會齊師古曰十八年春公會齊

侯于濼公與夫人師古曰言世子同齊侯殺桓公師古曰齊侯享公公

醉使公子彭生乘公拉師古曰言世子同劉歆曰為御廩公所親耕藉田呂奉烝盛者也師古曰

其幹而殺之公薨於車師古曰言世子同棄法度二禮之應也嚴公二十年夏齊大災師古曰嚴公謂莊

稷曰烝在師古曰言世子同劉向曰為齊桓好色聽女口呂妾為妻適庶數更師古曰

改曰嚴凡漢書載諡師古曰言世子同劉向曰為齊桓好色聽女口呂妾為妻適庶數更師古曰

姓為嚴者皆類此師古曰言世子同劉向曰為齊桓好色聽女口呂妾為妻適庶數更師古曰

曰更改也桓公之夫人三王姬徐贏蔡姬皆無子而桓公好內多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師古曰言世子同

生公子無虧即武孟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贏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師古曰言世子同

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太子易牙有寵於衛恭姬因寺人貂以為薦蓋師古曰言世子同故致太災桓

於公請立武孟公許之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適讀曰嫡下亦同數音所角反故致太災桓

公不寤及死適庶分爭九月不得葬師古曰魯僖十七年齊桓公卒易牙入因

齊立孝公不勝曰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敗齊師于廝師古曰魯僖十七年齊桓公卒易牙入因

立孝公而還八月葬桓公是為過於九月乃得葬也公羊傳曰大災疫也董仲舒

呂為魯夫人淫於齊齊桓姊妹不嫁者七人國君民之父母夫婦

生化之本本傷則末天故天災所予也李奇曰以為疫殺其民人釐公二十年五月

巳酉西宮災師古曰釐公曰穀梁曰為愍公宮也呂諡言之則若疏故

謂之西宮劉向曰為釐立妾母為夫人呂入宗廟師古曰僖公之母謂成

君而母遂同夫人禮文四年經書夫人師古曰僖公之母謂成故天災愍宮若曰去其卑而親者將害

風氏薨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賜是也師古曰僖公之母謂成宗廟之正禮師古曰愍公於僖

使立呂為夫人師古曰僖公初婢楚女為嫡齊女為媵時齊先西宮者小寢夫人

之居也若曰妾何為此宮誅去之意也呂天災之故大之曰西宮

也左氏曰為西宮者公宮也言西知有東東宮太子所居言宮舉

區皆災也宣公十六年夏成周宣榭火師古曰公羊經榭者所呂臧樂

器宣其名也董仲舒劉向曰為十五年王札子殺召伯毛伯師古曰

即王子捷也召伯毛伯周二師古曰天子不能誅天戒若曰不能行政令何呂禮樂

大夫也召讀曰邵後皆類此師古曰

前漢書卷之七

為而臧之左氏經曰成周宣榭火人火也人火曰火天火曰災榭者講武之坐屋成公三年二月甲子新宮災穀梁曰為宣宮不言諡恭也劉向曰為時魯三桓子孫始執國政宣公欲誅之恐不能使大夫公孫歸父如晉謀未反宣公死三家譖歸父於成公成公父喪未葬聽讒而逐其父之臣使奔齊師古曰三桓謂孟孫叔孫季孫三家俱子也歸父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宣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而宣公薨成公即位季文子及臧宣叔乃逐東門氏歸父還復命於介遂出奔齊故天災宣宮明不用父命之象也一曰三家親而亡禮猶宣公殺子赤而立師古曰赤文公太子即子惡也宣公文公之庶子襄仲殺赤而立宣公亡禮而親天災宣廟欲示去三家也董仲舒曰為成居喪亡哀戚心數興兵戰伐師古曰謂元年作丘甲二年季孫行父帥師會晉卻克及齊侯戰于鞌三年叔孫僑如帥師圍棘故天災其父廟示失子道不能奉宗廟也一曰宣殺君而立不當列於羣祖也襄公九年春宋災劉向曰為先是宋公聽讒逐其大夫華弱出奔魯師古曰華弱華耦之孫也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繼以弓楛弱于朝宋平公怒逐之遂來奔事在襄左氏

傳曰宋災樂喜為司城師古曰師城本司空避武公之諱故改其官為司城先使火所未至徹小屋

師古曰恐火及之故徹去塗大屋師古曰大屋難徹故以泥塗之令火至不可焚陳菴葦應劭曰菴草籠也讀與本同葦所

具綆缶師古曰綆汲索也缶即盎也綆音工杏反備水器師古曰盎瓮之屬也許氏說文解字曰盎備火金之長頸餅也畜水潦積土

塗師古曰潦行潦也畜讀曰蓄蓄謂障遏聚之也塗泥也繕守備師古曰繕謂補修之也修守禦之備恐因火有它故也表火道師古曰火之所起之

道皆立標記也儲正徒師古曰儲侍也正徒役徒也侍音丈紀反郊保之民使奔火所師古曰郊保之民謂郊野之外保聚者也使奔火所

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味曰出入火師古曰味音竹救反是故味為鶉火心為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闕伯居

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商人閱其翫敗

之釁必始於火是曰知有天道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亡象

不可知也韋昭曰大亂之君天下復告故無象說曰古之火正謂火官也掌祭火星行火

政季春昏心星出東方而味七星鳥首正在南方則用火季秋星

入則止火呂順天時救民疾帝嘗則有祝融堯時有閼伯民賴其德死則呂為火祖配祭火星故曰或食於心或食於味也相土商祖契之曾孫師古曰契讀曰傑音先列反字或作禹其用同耳據諸典籍相土即禹之孫今云曾孫未詳其意代闕伯後主火星

宋其後也世司其占故先知火災賢君見變能修道呂除凶亂君亡象天不譴告故不可必也三十年五月甲午宋災董仲舒呂為

伯姬如宋五年宋恭公卒師古曰伯姬魯宣公女恭姬也成九年歸于宋十五年而宋公卒今云如宋五年則是轉寫誤伯姬幽

居守節三十餘年又憂傷國家之患禍積陰生陽故火生災也劉

向呂為先是宋公聽讒而殺太子痤師古曰痤宋平公太子也寺人惠牆伊戾譖太子云與楚各盟平公殺之在襄二十六年

應火不炎上之罰也左氏傳昭公六年六月丙戌鄭災是春

三月鄭人鑄刑書士文伯曰火見鄭其火乎師古曰士文伯晉大夫伯瑕也火未出而

作火呂鑄刑器臧爭辟焉師古曰著刑於鼎故稱刑器法設下爭故云爭辟火而象之不火何為

說曰火星出於周五月而鄭呂三月作火鑄鼎刻刑辟書呂為民

約是為刑器爭辟故火星出與五行之火爭明為災其象然也又

棄法律之占也不書於經時不告魯也九年夏四月陳火師古曰董公羊傳董

仲舒呂為陳夏徵舒殺君楚嚴王託欲為陳討賊陳國闢門而待

之至因滅陳師古曰夏徵舒陳卿夏南即少西氏也徵舒之母通于靈公靈公飲酒于夏氏徵舒射而殺之楚子為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勳將討於少西氏遂入陳殺

先是陳侯弟招殺陳太子偃師師古曰招謂陳哀公之弟偃師即哀公子也哀公

皆外事不因其宮館者略之也八年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師古曰莊王初

雖縣陳納申叔時之諫乃復封陳至此時陳又為楚靈王所滅時陳已為楚縣猶追書陳國者以楚蠻夷不許其滅中夏之國左氏經曰陳災傳曰鄭裨罷曰五年陳將復

封師古曰裨寵鄭大夫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火水

妃也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陳逐楚而建陳也妃呂五陳故曰

五年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說曰顓頊呂

五年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說曰顓頊呂

水王陳其族也

師古曰陳舜後也舜本出顓頊

今茲歲在星紀後五年在大梁大梁昂

也金為水宗得其宗而昌故曰五年陳將復封楚之先為火正故

曰楚所相也天呂一生水地呂二生火天呂三生木地呂四生金

天呂五生土五位皆呂五而合而陰陽易位故曰妃呂五成然則

水之大數六火七木八金九土十故水呂天一為火二牡木呂天

三為土十牡土呂天五為水六牡火呂天七為金四牡金呂天九

為木八牡陽奇為牡陰耦為妃師古曰奇音居宜反故曰水火之牡也火水妃

也於易坎為水為中男離為火為中女蓋取諸此也自大梁四歲

而及鶉火四周四十八歲凡五及鶉火五十二年而陳卒亡火盛

水衰故曰天之道也哀公十七年七月巳卯楚滅陳昭十八年五

月壬午宋衛陳鄭災董仲舒呂為象王室將亂天下莫救故災四

國言亡四方也又宋衛陳鄭之君皆荒淫於樂不恤國政與周室

同行陽失節則火災出是呂同日災也劉向呂為宋陳王者之後

師古曰宋微子啓本出殷陳胡公滿有虞苗裔皆王者之後衛鄭周同姓也師古曰衛康叔文王之弟時周景王老

劉子單子事王子猛師古曰劉子劉獻公摯也單子穆公旗也皆周大夫也猛景王太子單音善尹氏召伯毛伯事

王子鼂師古曰尹氏文公周也召伯莊公奭也毛伯毛得也皆周大夫也子鼂景王庶子也鼂古朝字子鼂楚之出也師古曰姊妹之子曰出及

宋衛陳鄭亦皆外附於楚亡尊周室之心後三年景王崩王室亂

故天災四國天戒若曰不救周反從楚廢世子立不正呂害王室

明同臯也定公二年五月雉門及兩觀災師古曰雉門公宮南門也兩觀謂闕董仲舒劉

向呂為此皆奢僭過度者也先是季氏逐昭公昭公死于外師古曰謂薨于

乾侯定公即位既不能誅季氏又用其邪說淫於女樂而退孔子師古曰

曰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勸定公受之君臣相與觀之廢朝禮三日孔子乃行天戒若曰去高顯而奢僭者一曰門闕

號令所由出也今舍大聖而縱有臯亡呂出號令矣京房易傳曰

君不思道厥妖火燒宮哀公三年五月辛卯桓釐宮災董仲舒劉

向呂爲此二宮不當立違禮者也哀公又曰季氏之故不用孔子孔子在陳聞魯災曰其桓釐之宮乎呂爲桓季氏之所出釐使季氏世卿者也四年六月辛丑亳社災師古曰亳社殷社也董仲舒劉向呂爲亡國之社所呂爲戒也師古曰存其社者欲使君常思敬慎懼危亡也天戒若曰國將危亡不用戒矣春秋火災屢於定哀之間不用聖人而縱驕臣將呂亡國不明甚也一曰天生孔子非爲定哀也蓋失禮不明火災應之自然象也高后元年五月丙申趙叢臺災劉向呂爲是時呂氏女爲趙王后嫉妬將爲讒口呂害趙王王不寤焉卒見幽殺惠帝四年十月乙亥未央宮凌室災師古曰滅冰之室也丙子織室災師古曰織作之室劉向呂爲元年呂太后殺趙王如意殘戮其母戚夫人是歲十月壬寅太后立帝姊魯元公主女爲皇后其乙亥凌室災明日織室災凌室所呂供養飲食織室所呂奉宗廟衣服與春秋御廩同義天戒若曰皇后亡

奉宗廟之德將絕祭祀其後皇后亡子後宮美人有男太后使皇后名之而殺其母惠帝崩嗣子立有怨言太后廢之更立呂氏子弘爲少帝賴大臣共誅諸呂而立文帝惠后幽廢文帝七年六月癸酉未央宮東闕果思災師古曰果思闕之屏也解具在文紀劉向呂爲東闕所呂朝諸侯之門也果思在其外諸侯之象也漢興大封諸侯王連城數十文帝卽位賈誼等呂爲違古制度必將叛逆先是濟北淮南王皆謀反其後吳楚七國舉兵而誅景帝中五年八月巳酉未央宮東闕災先是栗太子廢爲臨江王師古曰景帝太子栗姬所生謂之栗太子呂罪徵詣中尉自殺丞相條侯周亞夫呂不合旨稱疾免後二年下獄死武帝建元六年六月丁酉遼東高廟災四月壬子高園便殿火董仲舒對曰春秋之道舉往呂明來是故天下有物視春秋所舉與同比者師古曰比類也精微眇呂存其意通倫類呂貫其理天地之變國家之事粲然音必

皆見亡所疑矣按春秋魯定公哀公時季氏之惡已孰師古曰孰成也而孔子之聖方盛夫曰盛聖而易孰惡季孫雖重魯君雖輕其勢可成也故定公二年五月兩觀災兩觀僭禮之物師古曰兩觀天子之制也天災之者若曰僭禮之臣可去已見臯徵而後告可去此天意也定公不知省師古曰省察也至哀公三年五月桓宮釐宮災二者同事所為一也若曰燔貴而去不義云爾師古曰燔音煩哀公未能見故四年六月亳社災兩觀桓釐廟亳社四者皆不當立天皆燔其不當立者以示魯欲其去亂臣而用聖人也季氏亡道久矣前是天不見災者魯未有賢聖臣雖欲去季孫其力不能昭公是也師古曰前是謂此時之前也見顯示也音胡電反次下並同至定哀廼見之其時可也不時不見天之道也今高廟不當居遼東高園殿不當居陵旁於禮亦不當立與魯所災同其不當立久矣至於陛下時天廼災之者殆亦其時可也昔秦受亡周之敝而亡呂化

之漢受亡秦之敝又亡呂化之夫繼二敝之後承其下流兼受其

猥難治甚矣

師古曰猥積也謂積敝也

又多兄弟親戚骨肉之連驕揚奢侈

師古曰揚謂振揚張大也

恣睢者衆

服虔曰自恣意恣貌也師古曰睢音呼季反

所謂重難之時者也陛下正當大敝之

後又遭重難之時甚可憂也故天災若語陛下當今之世雖敝而

重難非呂太平至公不能治也視親戚貴屬在諸侯遠正最甚者

忍而誅之

師古曰遠離也謂離正道者也

如吾燔遼高廟廼可視近臣在國中處旁次

及貴而不正者忍而誅之

師古曰次古側字

如吾燔高園殿廼可云爾在外

而不正者雖貴如高廟猶災燔之況諸侯乎在內不正者雖貴如

高園殿猶燔災之況大臣乎此天意也臯在外者天災外臯在內

者天災內燔甚罪當重燔簡罪當輕承天意之道也先是淮南王

安入朝始與帝舅太尉武安侯田蚡有逆言其後膠西于王趙敬

肅王常山憲王皆數犯法或至夷滅人家藥殺二千石而淮南衡

山王遂謀反膠東江都王皆知其謀陰治兵弩欲呂應之至元朔六年廼發覺而伏辜時田蚡已死不及誅上思仲舒前言使仲舒弟子呂步舒持斧鉞治淮南獄呂春秋誼顛斷於外不請師古曰顛請者不與專同不既還奏事上皆是之太初元年十一月乙酉未央宮柏梁臺災先是大風發其屋夏侯始昌先言其災日後有江充巫蠱衛太子事征和二年春涿郡鐵官鑄鐵銷皆飛上去此火爲變使之然也其三月涿郡太守劉屈釐爲丞相後月巫蠱事興帝女諸邑公主陽石公主師古曰諸琅邪之縣也公主所食曰邑故謂之諸邑陽石北海之縣字亦作羊丞相公孫賀子太僕敬聲平陽侯曹宗等皆下獄死七月使者江充掘蠱太子宮太子與母皇后議恐不能自明乃殺充舉兵與丞相劉屈釐戰死者數萬人太子敗走至湖自殺師古曰湖縣名也卽今閩鄉湖城二縣界明年屈釐復坐祝禳要斬師古曰禳古詛字也音側據反妻梟首也成帝河平二年正月沛郡鐵官鑄鐵不下

隆隆如雷聲又如鼓音工十三人驚走音止還視地地陷數尺鑪分爲十一鑪中銷鐵散如流星皆上去與征和二年同象其夏帝舅五人封列侯號五侯師古曰譚商立根逢時凡五人元舅王鳳爲大司馬大將軍秉政後二年丞相王商與鳳有隙鳳譖之免官自殺明年京兆尹王章訟商忠直言鳳顛權鳳誣章以大逆擧下獄死妻子徙合浦後許皇后坐巫蠱廢而趙飛燕爲皇后妹爲昭儀賊害皇子成帝遂亡嗣皇后昭儀皆伏辜一曰鐵飛屬金不從革昭帝元鳳元年燕城南門災劉向曰爲時燕王使邪臣通於漢爲讒賊謀逆亂南門者通漢道也天戒若曰邪臣往來爲姦讒於漢絕亡之道也燕王不寤卒伏其辜元鳳四年五月丁丑孝文廟正殿災劉向曰爲孝文太宗之君與成周宣榭火同義先是皇后父車騎將軍上官安安父左將軍桀謀爲逆大將軍霍光誅之皇后以光外孫年少不

知居位如故光欲后有子因上侍疾醫言禁內後宮皆不得進唯  
皇后顯寢皇后年六歲而立十三年而昭帝崩遂絕繼嗣光執朝  
政猶周公之攝也是歲正月上加元服師古曰謂冠也通詩尚書有明慙之  
性光亡周公之德秉政九年久於周公上既已冠而不歸政將為  
國害故正月加元服五月而災見古之廟皆在城中孝文廟始出  
居外天戒若曰去貴而不正者宣帝既立光猶攝政驕溢過制至  
妻顯殺許皇后光聞而不討後遂誅滅宣帝甘露元年四月丙申  
中山太上皇廟災甲辰孝文廟災元帝初元三年四月乙未孝武  
園白鶴館災劉向曰為先是前將軍蕭望之光祿大夫周堪輔政  
為佞臣石顯許章等所譖望之自殺堪廢黜明年白鶴館災園中  
五里馳逐走馬之館師古曰五里者言其周迴五里不當在山陵昭穆之地天戒若曰  
去貴近逸遊不正之臣將害忠良後章坐走馬上林下烽馳逐免

官

孟康曰夜於上林苑下舉火馳射也烽或作燧晉灼曰冠首曰烽競走曰逐師古曰孟說是

永光四年六月甲戌孝宣杜陵

園東闕南方災劉向曰為先是上復徵用周堪為光祿勳及堪弟  
子張猛為太中大夫石顯等復譖毀之皆出外遷是歲上復徵堪  
領尚書猛給事中石顯等終欲害之園陵小於朝廷闕在司馬門  
中內臣石顯之象也孝宣親而貴闕法令所從出也天戒若曰去  
法令內臣親而貴者必為國害後堪希得進見因顯言事事決顯  
口堪病不能言顯誣告張猛自殺於公車成帝即位顯卒伏辜成  
帝建始元年正月乙丑皇考廟災初宣帝為昭帝後而立父廟於  
禮不正是時大將軍王鳳顯權擅朝甚於田蚡將害國家故天於  
元年正月而見象也其後寤盛師古曰寤古浸字浸漸也五將世權遂巨孟康曰謂  
王五大司馬也師古曰謂鳳音商根莽也鴻嘉三年八月乙卯孝景廟北闕災十一月甲寅許  
皇后廢永始元年正月癸丑大官凌室災戊午戾后園南闕災是



時趙飛燕大幸許后既廢上將立之故天見象於凌室與惠帝四年同應戾后衛太子妾遭巫蠱之醜宣帝既立追加尊號於禮不正又戾后起於微賤與趙氏同天戒若曰微賤亡德之人不可以奉宗廟將絕祭祀有凶惡之醜至其六月丙寅趙皇后遂立姊妹驕妒賊害皇子卒皆受誅永始四年四月癸未長樂宮臨華殿及未央宮東司馬門災六月甲午孝文霸陵園東闕南方災長樂宮成帝母王太后之所居也未央宮帝所居也霸陵太宗盛德園也是時太后三弟相續秉政師古曰謂陽平侯鳳安陽侯音成都侯商相代為大司馬舉宗居位充塞朝廷兩宮親屬將害國家師古曰謂太后家王氏皇故天象仍見師古曰仍重也明年成子新都侯莽自代遂覆國焉哀帝建平三年正月癸卯桂宮鴻寧殿災帝祖母傅太后之所居也時傅太后欲與成帝母等號齊尊

大臣孔光師丹等執政呂為不可太后皆免官爵遂稱尊號後三年帝崩傅氏誅滅平帝元始五年七月己亥高皇帝原廟殿門災師古曰原廟重廟也高皇帝廟在長安城中後呂叔孫通譏復道故復起原廟於渭北非正也是時平帝幼成帝母王太后臨朝委任王莽將篡絕漢墮高祖宗廟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故天象見也其冬平帝崩明年莽居攝因呂篡國後卒夷滅

傳曰治宮室飾臺榭師古曰臺有室曰榭內淫亂犯親戚侮父兄則稼穡不成說曰土中央生萬物者也其於王者為內事宮室夫婦親屬亦相生者也古者天子諸侯宮廟大小高卑有制后夫人媵妾多少進退有度九族親疏長幼有序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若文王刑不得禮之中而失於奢則不如儉故禹卑宮室師古曰論語載孔子曰禹吾無間然矣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謂勤於治水而所居狹陋也于寡妻師古曰大雅思齊之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於家邦刑法也寡妻謂正嫡也御治也此美文王以禮法接待其妻妾及兄弟宗族又廣以政教治家邦此聖

人之所召昭教化也師古曰昭明也如此則土得其性矣若迺奢淫驕慢則

土失其性亡水旱之災而草木百穀不孰是為稼穡不成嚴公二

十八年冬大水亡麥禾董仲舒以為夫人哀姜淫亂師古曰哀姜莊公夫人齊女也逆

陰氣故大水也劉向曰為水旱當書不書水旱而曰大亡麥禾者

土氣不養稼穡不成者也是時夫人淫於二叔內外亡別師古曰二叔謂莊公二弟故應

仲慶父又因凶飢一年而三築臺師古曰謂二十一年春築臺于郎夏築臺于薛秋築臺于秦也即薛秦皆魯地也

是而稼穡不成飾臺榭內淫亂之罰云遂不改寤四年而死師古曰莊公三十二年薨距大水無麥禾凡四歲也阼流二世師古曰謂子般及閔公皆殺死奢淫之患也

傳曰好戰攻輕百姓飾城郭侵邊境則金不從革說曰金西方萬

物既成殺氣之始也故立秋而鷹隼擊秋分而微霜降其於王事

出軍行師把旄杖鉞誓士眾抗威武所召征畔逆止暴亂也詩云

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師古曰商頌長發之詩也虔固也此美殷湯與師出征固持其鉞以誅有罪威力猛盛如火熾烈又曰載戢

干戈載橐弓矢師古曰周頌時邁之詩也戢聚也橐韜也言天下太平兵不復用故戢斂而韜藏也動靜應誼說以犯難

民忘其死師古曰言以和悅使人難犯危難不顧其生也易兌卦彖曰說以犯難人忘其死故引之也說說曰悅金得其性矣若迺

貪欲恣睢務立威勝師古曰睢音呼季反不重民命則金失其性蓋工冶鑄金

鐵金鐵冰滯澗堅不成者眾師古曰澗讀與互同互疑也音下故反春秋左氏傳曰固陰互寒及為變怪是

為金不從革左氏傳曰昭公八年春石言於晉晉平公問於師曠

師古曰晉掌樂大夫對曰石不能言神或馮焉作事不時怨讎動於民師古曰讎痛怨之言

性師古曰信猶保也性生也一說信讀曰申言不得申其性命也石之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虎祁之

宮師古曰虎祁地在絳西臨汾水虎音斯叔向曰君子之言信而有徵師古曰叔向晉大夫羊舌肸也向音許兩反字亦作嚮其音同

劉歆曰為金石同類是為金不從革失其性也劉向曰為石白色

為主屬白祥成帝鴻嘉三年五月乙亥天水冀南山大石鳴師古曰天水之

聲隆隆如雷有頃止聞平襄二百四十里韋昭曰楸雞皆鳴古

冀縣南山也

曰維也石長丈三尺廣厚略等師古曰廣及厚皆如其長旁著岸脅去地二百餘丈民

俗名曰石鼓石鼓鳴有兵是歲廣漢鉗子謀攻牢師古曰鉗子謂鉗徒也牢係重囚之處纂

死梟囚鄭躬等盜庫兵劫略吏民衣繡衣自號曰山君黨與甯廣

師古曰甯漸也明年冬廼伏誅自歸者三千餘人後四年尉氏樊並等謀反

殺陳畱太守嚴普自稱將軍山陽亡徒蘇令等黨與數百人盜取

庫兵經歷郡國四十餘皆踰年廼伏誅是時起昌陵作者數萬人

徙郡國吏民五千餘戶以奉陵邑作治五年不成廼罷昌陵還徙

家師古曰初徙人陪昌陵者令皆還其本居石鳴與晉石言同應師曠所謂民力彫盡傳云輕

百姓者也虎祁離宮去絳都四十里昌陵亦在郊塹皆與城郭同

占城郭屬金宮室屬土外內之別云

傳曰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說曰水北方終

臧萬物者也其於人道命終而形滅精神放越聖人爲之宗廟曰

收魂氣春秋祭祀曰終孝道王者卽位必郊祀天地禱祈神祇望

稊山川懷柔百神亡不宗事師古曰懷來也柔安也謂招來而祭祀之使其安也宗尊也慎其齊戒致其

嚴敬鬼神歆饗多獲福助此聖王所曰順事陰氣和神人也至發

號施令亦奉天時十二月咸得其氣則陰陽調而終始成如此則

水得其性矣若廼不敬鬼神致令逆時則水失其性霧水暴出百

川逆溢壞鄉邑溺人民及淫雨傷稼穡是爲水不潤下京房易傳

曰顛事有知誅罰絕理厥災水其水也雨殺人曰隕霜大風天黃

飢而不損茲謂泰厥災水水殺人辟遇有德茲謂狂應劭曰辟天子也

用也師古曰過音一昌反厥災水水流殺人已水則地生蟲歸獄不解茲謂追非李奇

曰歸罪過於民不罪已也張晏曰謂釋有罪之人而歸無辜者也解止也追非遂非也厥水寒殺人追誅不解茲謂不理厥

水五穀不收大敗不解茲謂皆陰解舍也王者於大敗誅首惡赦

其衆不則皆凶陰氣師古曰凶讀與含同厥水流入國邑隕霜殺穀桓公元年

秋大水董仲舒劉向曰為栢弒兄隱公民臣痛隱而賤栢後宋督

弒其君師古曰宋華父督為太宰諸侯會將討之師古曰謂齊陳鄭也栢受宋賂而歸師古

曰謂部大鼎又背宋諸侯由是伐魯仍交兵結讐伏尸流血百姓愈怨師古

曰桓會宋公者五與宋公燕人盟已而背盟伐宋宋公燕人怨而求助齊衛助之桓公懼而會紀侯鄭伯及四國之師大戰故十二年夏復大水一

曰夫人驕淫將弒君陰氣盛栢不寤卒弒死師古曰已劉歆曰為栢

易許田不祀周公師古曰許田魯朝宿之邑而有周公別號桓既篡位遂召許田與鄭而取鄭之祊田故云不祀周公廢祭祀之罰

也嚴公七年秋大水亡麥苗董仲舒劉向曰為嚴母文姜與兄齊

襄公淫共殺威公嚴釋父讐復取齊女未入先與之淫一年再出

會於道逆亂臣下賤之之應也十一年秋宋大水董仲舒曰為時

魯宋比年為乘丘鄆之戰師古曰比年頻年也莊十年公敗宋師于乘丘十一年公敗宋師于鄆乘丘鄆魯地鄆音子後反百姓

愁怨陰氣盛故二國俱水劉向曰為時宋愍公驕慢賭災不改明

年與其臣宋萬博戲婦人在側矜而罵萬萬殺公之應師古曰萬宋大夫也戰敗獲于

魯復歸宋又為大夫與愍公博婦人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淑魯侯之美天下諸侯宜為君者唯魯侯耳愍公矜此婦人如其言顧曰此虜也爾虜焉故魯侯之美惡乎至萬怒搏愍公絕其脰而死事在莊十二年二十四年大水董仲舒曰為夫人哀姜淫亂不婦陰氣盛也

劉向曰為哀姜初入公使大夫宗婦見用幣師古曰宗婦同姓之婦也大夫妻及宗婦見夫人者皆令執幣

是踰禮也又淫於二叔公弗能禁臣下賤之故是歲明年仍大水師古曰仍頻也劉

歆曰為先是嚴飾宗廟刻桷丹楹曰夸夫人臣瓚曰桷榱也韋昭曰楹柱也師古曰莊公二十三年丹楹宮楹二十四年刻桷宮桷宣公十年秋大水飢董仲舒

簡宗廟之罰也師古曰簡慢也宣公十年秋大水飢董仲舒

曰為時比伐邾取邑師古曰比頻也九年秋取根牟公羊傳曰根牟者何邾妻之邑也十年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釋故云比年也亦見報

復兵讐連結百姓愁怨劉向曰為宣公殺子赤而立子赤齊出也

師古曰赤母姜氏赤死姜氏大歸齊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故懼曰濟西田賂齊師古曰宣既即位與齊侯會于平州以定其位元年六月齊人取濟西田為立公邾子獲且亦齊出也師古曰獲且邾文公之子邾定公也亦齊女所生獲音俱碧反又音獲且音子余反而宣比

故以賂齊也比類也邾子獲且亦齊出也師古曰創懲又皆賤公行而

與邾交兵師古曰比類也臣下懼齊之威創邾之旼師古曰創懲又皆賤公行而

非其正也成公五年秋大水董仲舒劉向曰為時成幼弱政在大

夫前此一年再用師師古曰成三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是也明年復城鄆以彊

私家師古曰四年城鄆鄆季氏邑音運仲孫蔑叔孫僑如顓會宋晉陰勝陽師古曰仲孫蔑孟獻子也成五年春仲孫蔑如宋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顓與專同專者不秉命于公襄公二十四年秋大水董仲舒以為先

是一年齊伐晉襄使大夫帥師救晉師古曰襄二十三年秋齊伐衛遂伐晉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後

又侵齊師古曰二十四年仲孫羯帥師侵齊國小兵弱數敵疆大百姓愁怨陰氣盛劉向

曰為先是襄慢鄰國是呂邾伐其南師古曰十五年邾人伐我南鄙是也齊伐其北師古曰十六年

齊人伐我北鄙是也莒伐其東師古曰十二年莒人伐我東鄙是也百姓騷動後又仍犯疆齊也師古曰十八年公會

晉侯宋公衛侯鄭伯同圍齊二十三年救晉二十四年又侵齊是重犯也大水饑穀不成其災甚也高后三年夏漢

中南郡大水水出流四千餘家四年秋河南大水伊雒流千六百

餘家汝水流八百餘家八年夏漢中南郡水復出流六千餘家南

陽沔水流萬餘家師古曰沔漢水之上也音彌善反是時女主獨治諸呂相王文帝後三

年秋大雨晝夜不絕二十五日藍田山水出流九百餘家燕壤民

室八千餘所殺二百餘人先是趙人新垣平曰望氣得幸為上立

渭陽五帝廟欲出周鼎呂夏四月郊見上帝師古曰事並見郊祀志歲餘懼誅謀

為逆發覺要斬夷三族是時比再遣公主配單于賂遺甚厚師古曰比類也

高祖使劉敬奉宗室女翁主為昌頓單于閼氏昌頓死其子老上單于初立文帝復遣宗人女為單于閼氏匈奴愈驕侵犯北邊殺略多

至萬餘人漢連發軍征討戍邊元帝永光五年夏及秋大水潁川

汝南淮陽廬江雨壞鄉聚民舍及水流殺人先是一年有司奏罷

郡國廟是歲又定迭毀師古曰親盡則毀故云迭毀事在韋玄成傳迭音大結反罷太上皇孝惠帝寢

廟皆無復修通儒曰為違古制刑臣石顯用事師古曰石顯宦者故曰刑臣成帝建

始三年夏大水三輔霖雨三十餘日郡國十九雨山谷水出凡殺

四千餘人壞官寺民舍八萬三千餘所元年有司奏徙甘泉泰畤

河東后土于長安南北郊二年又罷雍五畤郡國諸舊祀凡六所



